



THE NATIVE BOATS OF THE ISLANDS OF THE SOUTH PACIFIC



灘邊閑聊 劉抗



馬六甲鐘樓 劉抗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PP 127-12-84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焄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目錄 · 目錄

### 論述

李綠園及其小說『歧路燈』\*余崇生 2

### 詩

詩三首 \*戴畏夫 4

詩與曲 \*杜宇聲 6

問卷錄 \*鍾可斯 11

香水城 / 蝴蝶董 \*柔密歐·鄭 17

醒醉之間 \*程可欣 18

美麗與哀愁 \*方昂 30

### 風向

假文青 \*甄文仁 8

讀『雙黃月餅』有感 \*清羣 8

何謂好編輯? \*周懷瑜 9

### 散文

尾聲 \*黃子 10

死 \*苑草 12

### 小小說

逝 \*大浮 19

何事苦淹留 \*黃英俊 20

### 短篇小說

阿公的傷 \*小黑 13

### 中篇小說

解圍 \*洪泉 21

### 風聲

\*編輯室 28

### 專欄

五伯外婆 \*黃潤岳 29

灰燼裡的火花 \*梅淑貞 31

###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鍾瑜 32

###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五年一月號 三八零期

# 李綠園及其小說『歧路燈』

我第一次看到李綠園這本『歧路燈』小說是在日本國立大阪大學文學部進修研究的時候。後來由於工作回到台北，某天在書攤上我又發現了這本小說，它已經被出版商排印出來了！最近趁着課餘之暇再度地將這本小說瀏覽了一遍。『歧路燈』是介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間的一部極重要的作品，其內容主要是在描述十八世紀中國過去社會普通人民生活情形。這本小說的抄本流傳至今的多數不齊全，而且回次、章節、人物、形象也都被竄改或扭曲，現在我們在書肆上看到的是由葉縣傳出的一舊抄本及鄭州市圖書館所藏的一晚清抄本，都是一〇八回，並且是經校正過後的。

在這裡我想介紹及探討有關李綠園之歷史背景及其撰寫小說之緣起與流傳經過情形。『歧路燈』作者李海觀，字孔堂，號綠園，河南汝州寶豐縣人，西元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三年）生，西元一七九〇年（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八十四。綠園的原籍是河南新安，祖父李玉琳，他是個秀才，乾隆年間河南著名古文家劉青芝在『江村山人續稿』卷二「寶豐文學李君墓表」中曾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余嘗聞新安李孝子玉琳尋母事云：康熙辛未歲，大飢，玉琳兄弟，方謀奉母就食四方，會洛陽歲試，玉琳乃留試，遣弟玉玠負母赴南陽去矣。試後，持七十錢，星夜奔迹，抵南陽之梅林鋪，音問渺然。值日將暮，計窮情急，乃坐道旁呼天大號曰：「我新安李某也，尋親至此，已八百里，足滿囊竭，而親不可得，獨有死耳！」益大號。突有倉皇來前者，即玉玠也。玉玠已為土著延作塾師。坐間，忽心動若有迫之者，曰：「起！起！汝兄至矣。」急出戶。聞號聲乃前，與玉琳相持泣歸。

這段故事流傳甚遠，一直到後來編修新安縣志時，還被寫進去（卷十五雜記）。李玉琳被世人稱為「尋母孝子」。由這個記載中我們可以揣知其家境之一二，第一、是個讀書的家庭，第二、在當地來說應算是個小康之家。可是後來却遭到天災而無餘裕

應付，所以不得不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他這次逃離新安，再也沒有回到家鄉去過。在康熙辛未（康熙三十年），李玉琳又流落到汝州寶豐縣，於是便在澧水南岸，魚山腳下一個叫宋家寨的小村子裏定居了下來，大約是靠教書，慢慢地建立起了家業，晚年逝世後便歸葬於新安蘇園。關於玉琳的生卒，不可確考，約死於康熙末年或雍正年間。他長於『春秋』，著有「春秋文匯」，不傳，也能作詩，乾隆八年修的『汝州續志』中載有其詩作一首，題名叫做『魚齒山』。

綠園出生於宋家寨，時已移家十六年了。其父名叫李甲，寶豐庠生，但是事迹在『寶豐縣志』中並無記載，現存子孫輩的詩文中也甚少提到他。所以他一生中做過什麼事，也無法知道。他的志行事狀。僅有劉青芝在李甲墓表裡曾有所敘及，表中對其事母一事載記頗詳（注一）。看來也是一位孝子。

綠園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中，相信自小便讀了不少書。他在三十歲（西元一七三六年）時中試乾隆元年恩科舉人（注二）。但是在中舉後，科名上並不順利，從三十歲到四十歲前後曾三逢會試，然從未博半官一第，繼而死了父親，這十二年間，共逢四科會試（乾隆丁巳，己未、壬戌、乙丑），綠園當不止一次赴京考試，但均報罷。在他的小說『歧路燈』中，曾寫有一位讀書人，一生未考中進士、後來雖也做了官，不足以慰其平生，深以自己名字前不能寫上「賜進士及第」幾個字為恨，這或許是正描繪和表示綠園的感情，同時也可說是代表同時代多數讀書人的感情吧！

至於說到他登上公車，他可由『歧路燈』中取証。在小說中寫開封到北京的旅途，如此的詳盡細膩，應不是一位匆促於旅途一次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還有寫北京的生活環境也可以作為某些方面的指實。綠園一生在北京當有多次為期不太短暫的居留，現存有關於他寫北京或寫於北京的詩篇，大約共有六首，如：『綠園詩殘卷』中的『洗象』、『

石鼓篇』、『京邸庚伏憶家中農況六絕句』、『京師隆福寺養花□□□□□至後春花無不爛放爲□□□異觀』等。這幾首詩大約是李綠園疊上公車後的作品。

綠園中舉後，從事過什麼職業，傳紀並無記載，只有在開封居留的時間較在北平來得長久，這些都可從『歧路燈』取証。『歧路燈』這本小說中的故事是發生在開封，而書中人物的各種活動，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以開封城區爲背景的。他所寫的街市、里弄、官署、城闕、寺觀、庵堂、祠廟、古跡、勝景，其方位、座落、走向，經查找對比之後，均準確無誤。再而至於描繪世態風習方面，上至官儀，衙規，下至市塵、酒肆、里弄、博物，各色人物的服飾、舉止、口吻、心情，也都是同時代一個省城氣象的寫照。根據這些來觀察，如果是一位不熟悉開封的人是很難如此清楚地描繪鋪敘出來的。我們翻閱『綠園詩鈔殘卷』及清道光間楊准編的『國朝中州詩鈔』卷十四中有關李綠園寫開封的詩篇僅錄存一首，那就是『登大梁上方寺鐵塔絕頂』，現抄錄如下：

浮屠百尺矗秋光，螺盃盤空俯大荒。  
九曲洪波來碧落，兩行高柳入蒼茫。  
宋宮艮岳埋淤土，周府彫垣照夕陽。  
惟有城南岑蔚處，吹台猶自說梁王。

這首攀登大梁上方寺鐵塔詩應是中年時的作品，如果是晚年的話，在體力上可能無法「至絕頂」。

李綠園大約是在四十二歲時撰寫『歧路燈』，七十二歲時脫稿於新安，前後共寫了三十年，完稿後未曾出版，二百年間以抄本流傳。西元一九二四年洛陽曾出現過石印本（民清義堂本），當時並未作任何警勘。西元一九二七年馮芝生及馮沅君兄妹，曾以由家鄉所得抄本與石印本對勘，分段加上標點，交由北京朴社排印，且又得五四時期詩人徐玉諾及甲骨學專家董作賓先生的熱情襄助，但是那時僅印一冊（二十六回）便告終止！

其實『歧路燈』抄本，最早是由新安傳出，一直到晚清，流布遍兩河，很少傳到省外，所以鮮爲人知！除方志外，民國初年蔣瑞藻編輯『小說考証』時，才第一次著錄。自此而後，『歧路燈』這部小說才廣泛地受人注意和知著，接着後來，孫楷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也都給予介紹。孔書乃重錄了蔣書所收資料，而當時蔣瑞藻並未見到過『歧路燈』的原抄本，他只是引一「缺名筆記」的記載來的。

至於李綠園撰寫『歧路燈』的緣起是什麼？其

經過又如何？關於這一點他在自序中曾有很清楚地說明，現摘錄如下：

余嘗謂唐人小說，元人院本，爲後世風俗大蠱。偶閱闕里孔雲亭桃花扇，豐潤董恒岩芝龕記以及近今周韻亭之惘烈記，喟然曰：吾故謂填詞家當有是也。藉科譚排場間，寫出忠孝節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難保一身，使人讀之爲軒然笑，爲澹然泪，即樵夫、牧子、廚婦、鬻婢皆感動於不容己。以視王實甫西廂，阮圓海燕子箋等出，皆柔濮也，詎可注目哉：因仿此意爲撰歧路燈一冊，田父所樂觀，閨閣所願聞。子朱子曰：善者可以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友人皆謂，於綱常彝倫間，煞有發明。蓋閱三十歲以迨於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後豐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空中樓閣，毫無依傍，至於姓氏，或與海內賢偶爾雷同，絕非影射。若謂有心含沙，自應墜入拔舌地獄。

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節，碧園老人題於東臯麓樹之陰。其中提及乾隆丁酉，爲乾隆四十二年，上推三十年，則正好是綠園葬父之年，守制家居，一方面有的是餘暇，一方面是科名仕途淹滯，於是只好寄情寓志於筆墨。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歧路燈』的第一回，是寫譚忠弼「念先澤千里伸孝思，慮後裔一掌寓慈情」，這也正符合作者丁難守制時的種種心情。

到綠園五十歲的時候，『歧路燈』大約已經完成大部份，後來由於「舟車海內」（指「出仕」）的原因而停筆！我們詳細翻讀時不難發現在八十回以前，文章情節刻重細膩，筆意也酣暢，由此可知當爲十年間寫就的。至於八十回以後則逐漸顯得疏略草率，筆意已不比前面來得精緻與細膩，似爲老年續寫，到老年，綠園的仁恕思想也顯得更濃些，對前半部多給予貶斥，視作「公孫衍（厭）」、「匪人」的本階級子弟，譚紹聞自不必說，即如盛希僑兄弟，也給予寬宥，得以善終，不僅從筆意，就是從故事的發展上，也教人讀後有斷裂之感，這一點也可說明，八十回後的作品爲其晚年續作之另一証據！

綠園出仕將近二十年，他的官職都很小，津渡關隘却窮經，他在『丙申今有軒夢餘口上』一詩中曾作了某些自己生活上的寫照。詩云：

歸田賦就剩閑身，扶杖里門兩度春。  
友憶前歡如隔世，詩翻舊稿似他人。

老覺文章終有價，宦惟山水不曾貧。  
夢中偶到印江地，猶見呼呼待撫民。

(見楊淮編『國朝中州詩鈔』卷十四)

詩中的「宦惟山水不曾貧」一句便可以反映出綠園對物質生活欲望是極其淡泊的，綠園在乾隆三十九年(西元一七七四年)返抵家鄉寶豐。乾隆三十九年為甲午，後兩年為丙申，上面所提及的那首「今有軒夢餘口占」詩正是這時的作品，在詩的開始便寫到「歸田賦就剩閑身，扶杖里門兩度春」，由此也可知是他辭官歸來不久，後來他又寫了一首『襄陽發程抵新野北望口占』(注三)，這年綠園約六十八歲，自此開始了他的老年生活。當他返鄉後兩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年己未(西元一七七五年)，開始繼續寫小說『歧路燈』，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寫小說之外，同時也寫了不少詩作，計有：『乙未三月登村右魚齒山』、『立夏登村右魚齒山』、『丙申今有軒夢餘口占』、『辟邪歌』、『攬鏡』、『集陶』等，「今有軒」三個字為其老年時所取的鄉居軒名。看來綠園的晚年生活並不閒適，在家鄉住不到三年，後來又在乾隆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年)末到了他的老家新安。他與新安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呂公溥曾有過這樣的記載：「幼時曾來新」(綠園詩序)。

綠園此次到新安來，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居留的時間也比較久，將近三年。回到幼年時的故

鄉，主要是在省墓，探親以及訪舊，在故鄉族人留他長住，把子侄輩托給他，於是他就北冶鎮的馬行溝居住了下來！當了教書先生。在新安的第一年，他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一是編定了他的詩稿『綠園詩鈔』其次是續寫完「歧路燈」小說全稿。綠園在新安交游主要的為呂公溥昆仲及叔侄輩，呂氏為新安地望，明末南京兵部尚書，『音韻日月燈』作者呂維祺的後人，世以詩傳。公溥罵於友誼，在綠園詩序裡談及綠園的印象云：

遠官數千里外，日手一篇，於蠻烟瘴雨中，卒全其諸生之本來面目以歸。歸來依然故吾，見之者不知其為官，其胸中原自有不容己之情，故發而為詩，自有真詩，工不工非所計也。

二十年的案牘簿書生涯，未使他染上絲毫官氣，依樣本來面目以歸。「見之者不知其為官」，並且還寫了兩首詩贈送給他！詩云：

吾鄉風教至今醇，萬里歸來一故人。  
流水高山清以越，太羹元酒淡而真。  
忘言吻穆欣相對，得句推敲妙如神。  
惟我兄君弟我，榻懸更解詎嫌頻。

雲嶺虛懸待叩鐘，誰尋逸響躡高踪？  
兩齊弟子何須問，五柳先生未易逢。  
躡有通家孔文學，愁無仙侶郭林宗。  
南陽耆舊知存幾，最愛躬耕老隴龍。

## 詩三首 \*戴畏夫

### 我曾愛過

未曾有這段冷靜  
在一場大掙扎過後  
自戀結束

廿五歲前的都是夢  
某種輝煌的堅持  
想着東方，想着有海水處  
宗祠和中國人的神  
無奈呵無奈，這種堅決  
頭也不回，有點冷漠

哦，我曾愛過  
父親和祖父們的  
舊香爐，迷戀夕陽西下  
最後一刻的光輝  
斜照在破落的舊院

落根處竟見殘敗  
且擁抱過後竟是一堆嘲諷

想着東方，想着沙漠  
回歸想回歸，路並不為我展開  
哦，我曾愛過啊  
却不被愛過

我一邊走一邊拋棄  
有沒有根  
我照樣活下去

### 黑暗中的凝望

半夜回來  
最後一趙車在七里外

黝黑且收集些咳嗽  
我無心問候  
美麗的東海岸  
因我惦念我的小女兒

(贈李孔堂二首。見『寸田詩草』卷五)

在乾隆四十四年(西元一七七九年),綠園又由新安南返寶豐,在抵里門時曾寫有『己亥新安南旋過澧河即景』(注四)大約在返京後不久,又到北京,這應是最後一次了。在北京約住了四年左右,又於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八三年)再回到寶豐,就一直到了乾隆五十五年(西元一七九〇年),逝世為止,享年八十四歲,綠園一生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幾與十八世紀共始終,我們讀他所寫的這本『歧路燈』小說,它不僅給人了瞭到當時的一些社會寫照,同時更重的是作者純以布帛菽粟。家常瑣語,而間雜以經史掌故話頭,俚雅俗共賞,其次就是作者極力描寫家庭溺愛,世途險惡,如燃犀照渚,物無遁形,讓人知道一墮歧途,歷劫不復。如果不是大聰慧的人,回頭猛醒,知悔知恥,就不能易胎換骨,出生入死。

李綠園留存到後世的著作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歧路燈』小說之外,尚有『綠園文集』不分卷、『綠園詩鈔』四卷、『拾摺錄』十六卷、『家訓諄言』一卷等。

附注:

注一:綠園葬父時,曾請劉青芝為李甲墓寫碑文,其中有云:『及玉琳歿,仍歸葬新安祖塋,寶距新六百里,文學君春秋霜露,祇荐頻繁,歷數十

年不愆期,後以年暮,子弟請問歲行之,君已諾焉。夜半,忽招諸子至榻前,涕淚橫流曰:「吾適夢入汝祖墓中,面如生存,至今恍然在吾目」因仆地哭,不能起。黎明即就道,赴新安省墓。母病腿痛,君常翼之行,雨雪則負之,群兒相隨而笑,君亦笑謂之曰:「汝曹笑老叟負耶」時市果票納衣袖中,小兒女爭來索,母笑而分給之。母重聽,然喜聞里巷間好事,母坐臥指重,以色授母,母目之而省,時為頤解。其因時隨事,委曲以博高堂之歡者,多此類也。」

注二:清代科考,本有一定年份,會試逢丑、辰、未、戌年份舉行,鄉試則逢子、卯、午、酉年份舉行,均三年一科。如果朝廷有什麼慶典或特恩,則開恩科,乾隆丙辰為乾隆元年,是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即位後改元的一年,不逢鄉試年份,因而開了恩科。李綠園就在這一年考取舉人。

注三:『襄陽發程抵新野北望口占』:「半生擾擾幾關津此日方歸萬里身。老去渾無難了事,古來盡有未傳人。桃李園中花正好,鷄豚社里酒應醇,但知晚趣皆天與,臘鼓秋風總是春。」

注四:『己亥新安南旋過澧河即景』:「迤邐徒社跨碧溪,殘霞點綴夕陽西,西壁雲山曾鴻爪,一灣流水又馬蹄。荻岸漁竿泥滑滑,渺牧華草萋萋。居然大地丹青引,直向吟翁欲索題。」道光寶豐志卷十互藝文。

## 尋索者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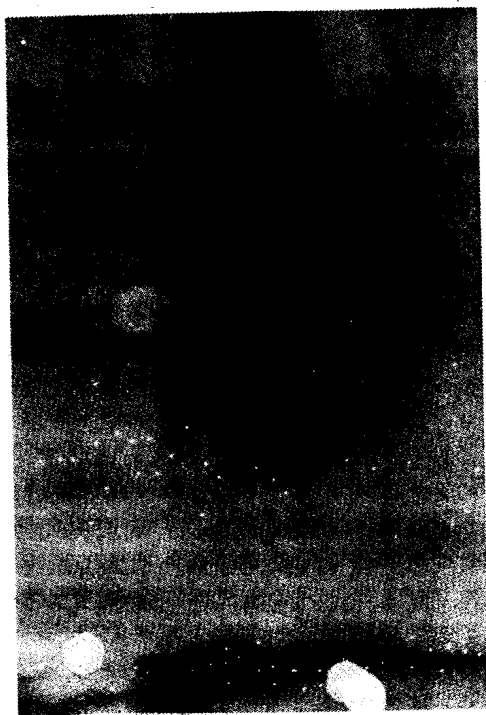
—— John Donne

每次趕夜色回來,想着  
組屋開銷,最壞的消息會傳來  
會議報告未寫成,禁不住  
凝望滿是道路的天空  
一顆星哭着回家

每一種過去和未來  
成爲一種張力

一個詩人的全部過程  
必溺于浪濯  
投影一盞茫然  
每當陽光的豐盈走過  
有復沓的聲響、光艷交錯  
面容猶在睡

縱有輓歌在耳際飄着  
他用雙腿  
枕整個思想的重量  
一面思維,總以爲  
天空一羣灰鴿在飛翔  
雲的一種命運,一面禱告  
午正時分,有人擦身而過  
說着感知的故事  
有一些歌總要唱  
有一些路總要走



日前吳岸兄送我的近作「達邦樹禮讚」詩集，裡面佳作甚多。其中一首「靜夜」詩意甚濃，很有節奏感，適宜入曲。因此我特地為它譜了一首短曲。同時依這詩的詩意也寫了一首相和。可惜班門弄斧，不及吳岸兄原作，其中「我不眠，夜亦不眠……」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

朋友問我：「為甚麼寫起詩來？詩是怎樣寫的？」這可把我難倒了！不知如何作答。想來想去，寫了一首「詩的誕生」，或者多多少少可能作個交代。不過，返過來也許越寫越糟，不寫更好。

有時我想，人生逃不過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這麼渺小，這麼短促，好像是沒有甚麼意義。不過再想一想，假如在一生之中有對別人關懷過，那麼每個人都有存在的價值。希望「人與愛」裡家家幾句能多多少少表達這個意思，和大家共勉之！

### \* 杜宇聲

## 詩的誕生

兩過天空  
詩人  
玫瑰的紅  
橘子的橙  
檸檬的黃  
幼苗的綠  
芳草的青  
綉球的藍  
羅蘭的紫  
天邊一送  
一道彩虹  
沿着  
化作

天虹  
青鳥  
一邊翱翔  
一邊高唱  
多彩人生  
的  
沿着

月明星疏  
詩人  
紅的珊瑚  
橙的瑪瑙  
黃的琥珀  
綠的碧玉  
青的翡翠  
藍的寶鑽  
紫的水晶  
天空一呵  
一道星河  
隔著  
化作

織女  
星河  
一邊盼望  
一邊低唱  
堅貞愛情的  
詩章

## 愛與人

有形  
有影  
有色  
有聲  
人  
無涯  
宇宙  
微塵  
一點  
永恒  
時光  
刹那  
瞬間  
無形  
無影  
無色  
無聲  
愛  
一點  
一點  
成線  
成面  
瞬間  
瞬間  
積分  
積分  
無限  
直到  
直至  
永遠

在  
據  
在  
佔  
在  
佔

加

到



# 靜夜

吳岸 / 杜宇聲詞

杜宇聲曲

3 6 <u>i</u> 7 6 - -	4 6 4 3 -	<u>2</u> 3 4 6 4 3	6 7 <u>i</u> 3 2 <u>i</u> 7 6	7 - 0
十年無音訊，	萬里江山，	夜 夜入夢來，	夢回燈殘牆高門深	鑽。
一別已經年，	海天遙遠，	正 擬夢中見，	更鼓頻聞澈夜夢難	圓。
3 <u>i</u> 7 6 - -	6 <u>i</u> 6 3 -	<u>3</u> 5 6 <u>i</u> 6 <u>i</u> 2	3 2 <u>i</u> 7 <u>i</u> 7	6 - -
我不 眠，	夜亦不眠，	聽牆外風 雨，	有萬 馬 奔 騰。	
夜如 冰，	孤燈隻影，	萬籟皆寂 靜，	無歸 馬 蹄 聲。	

有萬馬奔騰	聽牆外風雨	夜亦不眠	我不眠			門深鎖	牆高	燈殘	夢回	夜夜入夢來	萬里江山	十年無音訊	吳岸
-------	-------	------	-----	--	--	-----	----	----	----	-------	------	-------	----

無歸馬蹄聲	萬籟皆寂靜	孤燈隻影	夜如冰			夢難圓	澈夜	頻聞	更鼓	正擬夢中見	海天遙遠	一別已經年	杜宇聲
-------	-------	------	-----	--	--	-----	----	----	----	-------	------	-------	-----

## 假文青

\* 甄文仁

文藝青年是可愛的，但必須是真正的文青才可愛，至於那些死充硬充的，不但不可愛，反而是可憎、可厭、可怖再加上可惡這四大反面的「可」。現今現世，因為真的東西買少見少，因此假貨便趁機出籠，甚麼人造鑽石、人造魚翅、人造肉類、人造絲、人造皮、人造乜乜、人造物物便應運而生。這些假貨都有其經濟與實用價值，所以有人去人造一番，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把貨物移向人來說，有人冒充醫生、工程師、會計師、律師這些需要通過考試才能領取執業執照的專業人才，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名銜具有利用價值。可是竟然有人要冒認自己是文青，記住，是在這個高度商業化與金錢即是一切的社會，便不由得不令人百思莫解了。

鍾瑜先生的小說『迷情記』裡有一警句是：「凡年輕的人總有迷情於一旦的事。誰知道他這件事是對或錯呢……」，而做個文藝青年，也正是某些年輕的人才會做的「迷情於一旦的事」。等到他們年紀大些了，見多識廣了，發覺文字障是窮困的根源後，便會自然而然的擺脫文藝青年時代的執迷不悟，做個比較務實的人。他們仍然是愛書愛文字的，只是不再迷情了。既然大多數文青都會有悟昨日之「非」的一天，由此可見，文藝青年不是好做的。

可是他們當文藝青年的時代，確是曾經有過一段光輝燦爛的日子，等到有朝一日過氣後，還可以拿出來回味無窮一番。至於仍然是屬於現在進行式文青的一羣，他們有的是閃亮的青春，有着大把當文藝青年的資產。青春除外，他們也有品味、有鑑賞能力、把自己調理得齊眉齊貌、舉止溫文有理、不會放浪形骸、書卷氣濃厚、遠離一般陰陽怪氣的八公八婆等等，而且，寫出來的文章，不會讓人掩着嘴笑，或忍無可忍破口大罵等等。這樣的文青，才是可愛可親的。如果你現在的志願是做個文青而沒有以上的資格，那麼，一就趕快下苦功惡補期望有成，一就以壯士斷臂之志，徹底打消做文青的念頭。不然，若沒有這個料而想死充，一定會出洋相。

前面已經說過，做文藝青年並沒有甚麼利益，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要非做文青不可。大概他們以為做文青便是表示自己有文化吧，是高人一等的動物吧，正像台灣的歌女女星，皆以自認為「文藝女星」為榮，是一種扮嘢作狀的手段。不過，扮嘢也要扮得像才成，如果閣下的品味一如一些下三濫的人馬，喜歡上酒廊聽歌與胡扯黃色笑話，寫出來的大作不但言語無味，而且丟進廢礦湖裡還會發出「撲通」「撲通」之聲，那還是乖乖不要作假下去了，免得其他真正的文青以封上「文藝青年」的招牌而引以為恥。

## 讀『雙黃月餅』有感

\* 清羣

「弟弟買來一盒月餅，他說裡面藏着兩個月亮。我取來一把刀，小心地，想揭開月亮的真像；看像不像天上和水裡的那個。但我一直無從下手；月亮沒有軌迹，也沒有暗示，只怕一刀切下，害得月亮毀了顏容，腸破血流。」

上述的「短句」並非摘自一篇散文或小說，而是一首現代馬華新詩；祇不過筆者替它添了標點符號及連合在一起寫！

如果筆者這麼道：「現代的新詩，如果加上標點符號並將字句拼在一起寫時，遂成了一篇散文；若果分成行節寫時，又成了一首小詩」該是不會言過其實吧？或許，這到底是現代詩歌的一個特徵吧！

不過，詩歌是該以最精鍊、最經濟且富有音樂性的語言，傳達作者從生活體驗中誘發出來的思想感情的一種文學作品；詩之所以為詩，全在於它有着濃烈的感情在內。從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至元曲及五四時代的中國小詩，我們不難發覺其中的作品幾乎完全是情感的傾洩；那使是寫景的詩亦是「有景有情的篇章作品。如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就是一個例証。

再者，關於遣詞用字方面，應力求言簡意賅。一首詩未必得用一些古癖艱澀難懂的字來表現；須知即使是最淺白的字詞也可以寫下美麗的詩句。「風吹草低見牛羊」、「春風又綠江南岸」，都不是很美的詩句嗎？其中，那一個字不是淺白易懂的呢？尤其那「低」及「綠」用得最恰最妙，讓人讀後會自動去想像詩句中的美。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詩的最高境界之美」！

筆者不會作詩，不過倒很喜歡讀誦古辭新詩。但是，每每讀到現代的新詩時，總是覺察不出詩的境界美。或許，就是因為現代的詩歌往往缺乏了這種詩的最高境界之美，而引不起讀者對它的興趣。

筆者不是在此刻意地貶抑現代詩；只不過是抒發一些關於現代詩的讀後感想罷了。

\*請示地址。

## 何謂好編輯？

\*周懷瑜

有個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的報館最高領導人，曾說過一句可圈可點的話：「做編輯，最重要的是懂得如何改稿！」然後他慨嘆說，大多數編輯都不會改稿修稿，因為他們本身並不會寫！奇怪了，不會寫文章也可以做編輯嗎？人家連拍戲的，都有「演而優則導」這句話呢。這真是智慧之言，可不是嗎，如果導演不會做表情給演員看，又怎樣指導演員演戲呢？雖然做編輯的不是文藝青年導師，要出來寫示範文章，但是，稿到了他老人家的手裡，至少要分辨得出好稿壞稿，才算得上是一名稱職的編輯。不然，好稿固然是全盤照登，壞稿也一字不誤的照單收下，豈不是會誤盡蒼生？水準這樣的參差不齊，讀者怎會不倒盡胃口？

既然已說過了不懂改稿寫稿是壞編輯的特徵之一，那麼在談論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編輯之前，先說說壞編輯的其他特徵。(一)視作者為無物。作者寄稿來，並乖乖的寄上回郵，久久不用他的稿，也不關照一聲，害得那些「小作家」（至於大作家嘛，諒他是不敢的）整天在家痴痴的等，等待大作出籠；(二)作者寄信來，從不回覆。(三)口味偏向一邊，只採用合自己心意的稿，或自己老友の稿。(四)偷懶，沒有積極的去邀稿，只會以逸待勞的用剪刀來剪稿。(五)眼光低劣，差勁到十二分的稿也照用不誤。好了，如果閣下是一位編輯而又具有以上一種或數種特徵的話，就該坐下來，好好的檢討檢討自己的作爲了。

那麼，好編輯又是怎樣的呢？其實，這個世界上並沒有自稱為好編輯的好編輯，因為一個編輯的好處，很可能在短期內沒法看出來，或許需等上十年甚至二十年後，那些經他栽培或薰陶出來的新人創作有成，才看得出一個編輯的貢獻。可是在他任編輯的那段期間，編輯的質素，卻可以從他編輯的刊物或版位中看出端倪。以下幾點，可視為一個好編輯（還算不上是「第一流」）的試金石：

(一)取錄的作品無論如何要保持一定的水準；

(二)見刊的作者不要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因為這樣做，會使得其他作者以為編者有門戶之見，非他的「朋輩」就不錄用。除非，編者已盡了力邀稿，是其他作者有門戶之見才不寄稿來自己則可以問心無愧。

(三)要有自動自發的精神。萬一遇到缺稿時，便動手做些專輯，或自己翻譯或邀人譯介，這總比剪稿走捷徑強些。作為讀者，最討厭就是看到你剪我也剪的現象。

上面所說的幾點，都是一個普通的好編輯可以做得到的。編輯也是一種良心工作，你準備付出多少，完全由你決定。

# 尾聲

致施依凡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基督耶穌

閣上詩刊，雨細了，我也必須走了。

候車亭內等巴士的人繼續等着，等雨停的人也繼續等下去；而我，我必須走了。路，遙遠的坦開去直到不見盡頭的地平線，我必須邁步出去；許多的約會等我去赴，許多的電話等我去撥，許許多多的格子，等我一格一格去填滿。

頁十八，眉清目秀一派書生仿宋體五號字印着你的詩『尾聲』。那該是一九七六年的作品。頁五十有你的照片，斜躺在草地上；雖然不致褪色模糊，却已失去新鮮的光彩了。照片底下三段短短的感言，是參加一九七七年全國新詩創作比賽獲獎後所寫的。

「在我的文字底下有我的影子；在我的影子底下有我的文字。」

兩邊往下拉的嘴角，微微翹起的下巴你的神態孤憤不屑，立體活現你的文字。懶懶雙肘支撐斜躺的姿態，正如你月初寄來的信。我們原該見面，在金馬崙。拖延至今，在這風雨如晦的候車亭避雨，在這灰黯的下午，才乍然見到你已然晦黯的照片，在這本薄薄的詩刊中。從書架和擺台上移下來，擱在書架下甬道地板上，一堆一堆無助的任步履來往輕輕揚起又落下的塵埃覆蓋。星幣五十分，大減價。南洋大學詩社出版；銀灰主色，設計清雅

又富現代藝術風采的封面。那年，你才十五或十六歲吧？是封面剛剛破土而出的一枚綠葉，一點綠在灰底黑線的泥土根莖層層交錯兩種晦黯色調中，冒出一點生機。應該是蓬蓬勃勃綠意盈然生機旺盛的青青少年日子，你却寫下『尾聲』；你的意象是破舊的古樓，有一盞燈，映照的是滿臉皺紋。燈熄之後，青山也終須老去……。悲起李白高堂明鏡裏的白髮，淒然湧動整幅沙漠的荒涼；而你才十五或十六歲？那年。

去年，初初在你的散文中看見你；眉頭深蹙，困頓在化不開濃濃的憂鬱裏，重門院深鎖在孤高的小樓口，倚遍欄杆

兀自神傷那憔悴形容；那不只是你，我見到的，也曾是我自己。湮遠了，為賦新詞愛上層樓的千種閒愁。

一隻蛹的脆弱和無助，苦苦的以血肉掙扎，翩翩飛起美麗的蝶之前。顧影自憐，對鏡不倦在閨幽的斗室中。那種靦腆心境，七年了，你猶未自痛苦的繭縛困境中解脫出來；叫人困惑又心驚呀！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下來吧，走下閨幽的小樓；走入陽光走入大自然，晒晒太陽呼吸新鮮空氣，留在體內的混濁必受潔淨，蒼白的膚色就會紅潤古銅起來。走入人間看看塵世衆生，向世界坦開坦蕩蕩的心胸你就會活潑起來。



## \*黃子

問問看——世界，我能為你作一點點什麼嗎？只是一點點。從此，沒有時間再倚欄杆臨風悲泣了；當生命的力量充份發揮，存在的價值會被建立和肯定。要收割，必須栽種；要捕獲，必須把船開到水深之處。正如當年，加利利海邊門徒們終宵澈夜在淺水處撒網，勞苦達旦一無所獲；耶穌出現，吩咐他們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一下網拉上來是幾乎裂網的豐收！杏林子，一個不能走動，難握管執筆的長期病人，寫下許多感人動人造就人的文章；更發揮她強大的生命力影響力建立起一座收容訓練殘缺人士的伊甸園，在台北。不完美，甚至醜陋的人間會變成天堂樂土，當一個生命的潛在力發揮到極至時。

步下吧那座闇幽又混濁的古樓吧，讓那一座殘破成為記憶裏的歷史陳跡；打開心扉，走出來走進陽光；解纜，放舟到水深之處。我的弟兄，我已開始適應這陽光的溫度，在漸深的海上，舟中已開始堆積收穫了！還不是豐盛的境界，正朝向那應許的豐盛前進。

提着兩袋書，步出候車亭；細雨突然驟雨，濕就濕，不能回頭，回頭會變成鹽柱。家人等我，工作等我，不許回頭的前途等我，掩好塑膠袋中的書，踩出篤定的步履；雨便悠悠然洒在臉上身上，沁入肌膚適意的涼快。雨和陽光，忽然同樣令人喜悅；只要坦然和篤定面對，走在風中走在雨中，走在陽光中就能把蒼白的歲月走成尾聲。

不是因為風的緣故  
影子與風燈  
手掌攤開問卷，所謂的書香  
是現代亦是古老  
昨日的豪情壯舉  
你甚至渾然忘我去追溯  
漏夜讀燈  
以及燈下江湖。讀罷  
願不願意握筆代劍  
七步為詩吟

不要因為李白而年少  
風花雪月之  
眉眼悲歡歲月，冷落了華髮  
答案是對抑或錯  
明朝散髮弄扁舟  
有人嘗試棄書行千里路  
舉步天涯  
問從前的山水。倦憊  
不曾蓄意舞動干戈  
笑做人世間

杯酒可以當歌  
莫要學李白醉了，水中撈月  
淹沒我一顆素心  
心裏懸月  
月自然在心  
敢情問卷，所謂的功名  
生死皆可拋棄  
出外門  
一把鎖遺落  
想啊！坐對一山愁  
甚麼時候問卷  
一頁頁焚燒化蝶。蝶飛

# 問卷錄

\*鍾可斯

# 死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是以這種很塑像式的姿勢佇立着，從開始到現在，都是以這種姿態，站在那披上白色的床邊，望着床上仰躺的人，看床上的人的臉。是一張我畢生難忘的臉，如今却和白色的床布一樣的蒼白地掛在吾眸裏，什至我還感覺到自那白色的空氣中，透露出一股令人心冷的寒意。很濃、很濃的。我深深感覺到。

我還是保持那原有的狀態。一句話也沒有說。不，該說是我不曉得怎麼去開始說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才好，畢竟我還很年輕。而他也和我一樣的年輕。但是，從今以後，我還能夠擁有自己的年輕，他却永遠都不再年輕了。

他躺在白色床上的軀體愈來愈冷。他的家人也和我一樣，一直都沒有說，一直都以淚水代表一切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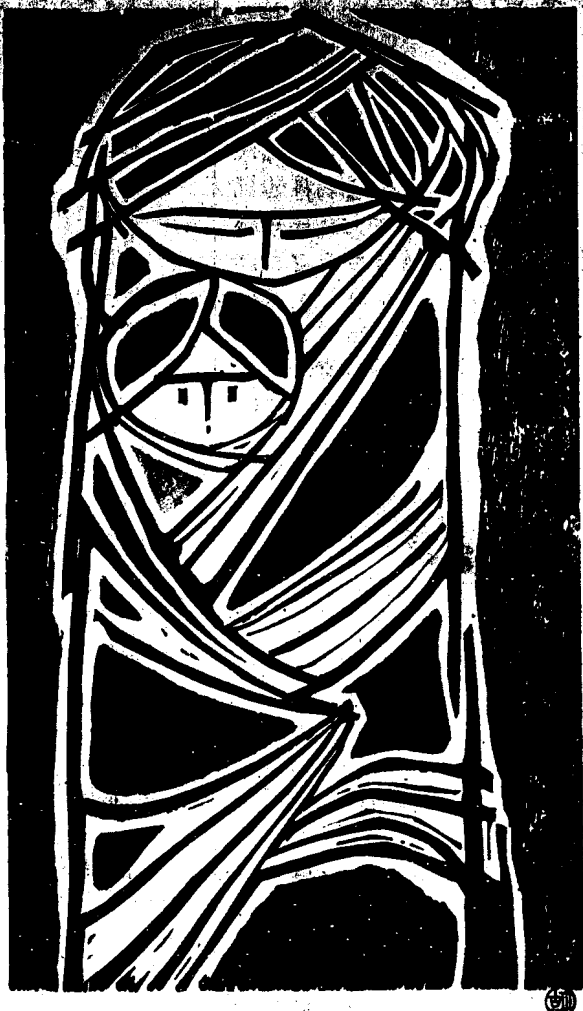
他很安祥的躺在床上。他也是一句話也沒說。

我很想問他許多許多的問題，許多我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但是，他已完全不能開口說話了，既使他三番四次的想啓口跟我說話，無奈却發不出聲音來。我知道他有許多話要跟我說個明白，却若於無聲，就像在發一場惡夢時想喊却喊不出來般的痛苦。兩顆眼淚流出了他心中的痛苦，好長好長的淚水慢慢的自臉頰上滴落下來。他是很痛苦的。

我們都知道他是很痛苦的，然而，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痛苦些什麼。我們一點頭緒都沒有，因為他連一點可以告訴我們的心事也沒有留下。我懂得他寧願自己痛苦，也不願別人去為他的痛苦而擔憂。所以，他選擇這條不該這時候走的路。他連想一想那種後果亦沒有，就想悄悄一個人帶走那壓抑已久的痛苦。臨走的時候，他還在咀嚼着那份痛苦。

我的堤崩了。我的眼淚淌落下來。

他輕輕的啓動雙唇，讓它泛起一個極牽強的微笑，然後安祥的閉上雙眸。那臉頰上的淚痕還沒有



乾。那最後一顆眼淚還在緩緩的流着，自他的咀唇邊滑過，然後滴落在他的頸項上。再後來那顆眼淚滴落在那軟軟的白色床上。那是他最後的一顆眼淚。

他的母親失去了知覺。

廿一年的含辛茹苦，如今都被那一襲白布掩蓋了。我看到的只是那一張空蕩蕩的白色的床。我的心緒好像那白色的床。

那張臉不見了。而我這麼問自己，還有多少的時間可以讓我的臉，我的一切留在這世間。而以後，我會不會像他一樣，寧願自己痛苦而不希望別人擔憂，然後選擇那條路，廉賣我的魂呢？那還是個未知數。

答案是需要自己去找。

\*小黑

# 阿公的傷

記得當我還在唸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有一個夜晚，我和阿公站在屋簷底下，看着馬路上疾馳而過的車燈，我問阿公：「爲什麼我們的書店叫文遠軒？」

阿公在我的刺蝟頭上撫摸，給我一種非常溫馨的感覺：「阿公當時也沒有想到今天的生意會做得這樣大。起初的時候，阿公只是租一個攤格子賣點文具與圖書。店又不像店，倒像個書房，索性就叫文遠軒。」

「爲什麼不叫書攤？」

「書攤不是好難聽？我們是讀書賣書的人，應該有一種獨特的性格才是。你不覺得文遠軒具有民族色彩嗎？」

阿公驕傲地指着那塊高高地懸掛在門樑上的招牌。街燈雖然在不遠處散發幽幽的光芒，却給過低的屋簷摒擋住了。即使如此，黑底金字的招牌，還是在黝黑的空間併發出它那迷人的風采。那是阿公親手寫的三個大字。左下角還有阿公殷紅的豆乾印呢。招牌雖然是舊了一點（怎麼不舊呢？阿公寫這幾個字的時候，阿爸才像我這麼大，而阿爸今天也做阿公了。）偶然還是會吸引路過的知音佇足抬頭欣賞。有一次，有一個背着相機的外國人甚至走進我們的文遠軒，向阿爸探問寫那門樑上三個大字的書法家是誰？阿爸問他有什麼意見，是不是太難看了？誰知道那個外國人竟然講得一口流利的華語：

「秀麗之中兼有遒勁的氣概，我真想認識這位書法家。」

「什麼書法家？不過是會寫幾個大字的老頭兒罷了。」阿公停止了他撥弄算盤的手，徐徐地說。

「老先生您說錯了。你看，這麼俊逸瀟灑，多像趙孟頫的書法。在這個地方是越來越難遇到了。您這樣說就太不應該啦。」

阿爸大笑起來。他指着阿公說：

「那個書法家，就是我的阿爸。你看他像嗎？」

阿公與那個外國人從此以後還通過幾回信呢。原來那外國人是德國什麼大學的漢學家，他是來我們的國家收集招牌書法的。在我們這麼一座小城上

發掘阿公這位默默無聞的書法家，真令他雀躍萬分。然而，他又感到氣憤填膺。好像阿公這麼出色的書法家，社會人士竟然沒有人認識，那真是太不公平了。

「這個社會，充斥着儘是欺世盜名的傢伙！」那個麥哥恩多斯先生說。他還盛意拳拳要阿公拿出他這一生的作品來，交給他去舉辦一個書法展覽會。阿公却笑着說：

「我又有什麼墨寶了？就只有這一幅招牌了。你要，我又不能送給你。真對不起。」

「阿公你不會隨便寫幾張讓他去展覽？阿公就是國際書法家啦。那個招牌也可以拆下來借他拿去擺；過後再還給你也不遲呀。」

阿公寒下了臉，在我的頭顱上敲了一下（那一下真痛死了。即使今天再摸那處，似乎還隱隱作痛呢。）：

「招牌可以隨便拆與人家的嗎？」

招牌不過是一塊木頭，只因爲上面有阿公寫的幾個字才有個名堂，又有什麼稀奇？拿去亮亮相也不可以？

我爭辯：

「但是，麥哥恩多斯先生是你的好朋友呀。何況，他又可以幫你揚名海外。」

「雖然是朋友，還是沒得商量的。知道嗎？出名又有什麼用？能當飯吃嗎？」

阿公在我的頭顱上剛剛他敲過的地方揉了揉，淡淡地說。他又抬頭向上凝視：

「真的迷人嗎？」



如果問我，誰是我心中覺得最偉大的人物？我在唸小學時回答是阿公，現在我唸中學五年級了，我依然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除了阿公，還是阿公（古龍式的對白，對不起）。

阿公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了，但是你絕對猜不出他有這一把年級。過去的艱苦歲月，並沒有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跡。相反的，阿公始終是最歡愉的心情來迎接明天。這是阿公處世的哲學，他時時都這麼告訴我們：

「愁眉苦臉，解決不了問題，那又何必繃着一張臉過日子呢？」

阿公最強調的就是這一點。他覺得，如果前面真的有困難，如果我們逃避不開，那麼我們就要做好準備，接受這個事實，想辦法再開開心心地走下去。

「難題是人製造出來的。辦法也是人想的。我們不必因為有難題而逃避。」

阿公還告誡我們：

「其實，有些難題並不是難題。只要仔細的觀察，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阿公生的一頭黑得發亮的頭髮，還有他那穩健的步伐，令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活力充沛，思想前進不亞於年青人的成功人士。

事實上也是如此。阿公除了是地方上的鄉團領袖之外，一直到去年他自動引退讓賢，他都是歷屆的商會的會長。

阿公不但統領着我們一家大小，在社會上，他更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去年，當他以健康為理由，宣佈辭掉社會上幾個社團，包括商會主席時，報章上立刻刊登了好幾篇挽留他的公開信。然而阿公還是不為所動，在決定的日子退休了。

這又是阿公最令人激賞的一點。當他決定了一件事，是絕對不會反悔的。何況阿公的目的是要給社會上其他更有才華的青年俊彥有機會磨練挑大樑，阿公更不會自食其言了。

可是，社會上的麻煩事件實在太多了。阿公雖然說得明白白要做個清閒的人，社團裡還是有人希望阿公出來斡旋一些他們解決不了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之下，阿公當然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解決得了的事，阿公也不推辭。這一下可好了。阿公要解決的事居然常常都有發生。令人覺得，究竟是商會的人材太不濟了？還是真的社會問題太多了呢？

❀ ❀ ❀

自從招牌事件熱哄哄地、亂糟糟地發生以後，我們家差不多已經變成城裡第二個總商會了。

這都是因為總商會鬧分裂的緣故。

據說，總商會這個團結各流派的最高機構，因為這件事情，像一粒西瓜被人一刀切成了三塊。

第一塊西瓜，敵對的稱呼他們是「出賣民族利益的應聲蟲」。這一個流派的人馬却理直氣壯地分辯，「我們住在這個國家，就得奉行國家的章法。既然政府要我們這樣做，我們能夠不聽從嗎？」當然，在這群人之間也有不明不白的「胆小如鼠」（

第二派的人下的評語）的「無囊政客」（又是第二派的人說的，當然）。他們遵守政府的指示，只是因為不想要節外生枝，想順順利利地「搵食」，過安寧的日子。

第一塊西瓜的人，反過來却稱呼第二塊西瓜是「不肯跟着時代的步伐前進的石頭」。這一派的人，「都是一群食古不化的老古董」。「社會的安寧都讓他們破壞了，更不要提起種族的和諧」。「萬一事情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們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給臉不要臉，你們究竟要什麼？」「這裡可是多元種族的社會，既然人家好意地向我們商量，真是天大的榮幸！為什麼我們不能遷就一下





呢？」「這裡並不是唐人街，更不是大陸台灣！」  
「我們在維護自己的語文的同時，也要顧慮到人家的感受呀！」當然，以上這些話都是第一派的人責罵第二派的話。

最可憐的就是第三塊西瓜了。他們雖然也有代表來我們家，却一句話也不敢說。既使有話講，也沒有一點份量。「隨便怎樣都好，大家怎麼樣處理，我們就跟大家。大家團結在一起才有力量呀。」他們的沒有立場，其實就是他們的立場。其他兩派的人馬都怒罵這一派是茅草派。風向那裡吹，他們就倒向那裡。雖然第一派與第二派的人互相指駮，却有一個給他們唾棄的共同的幫派。

這三派的人這樣沒休止地爭吵，當然得不出一個結論來。何況大家都執著於自己的意見，誰都不肯讓步給誰。最後，遭最大的殃的還不是我的阿公？

因為這一次事件，阿媽說，我們家門口的草坪都快給他們踐踏死了。當然，這一句話是背着阿公講的。要是讓阿公聽見的話，不罵死阿媽才怪呢。

市政局治戶派送的第一道文告，無異是一輛坦克車開進了我們這個熙攘然而太平的小城。恐懼與驚慌，是無以言論的。

文告的措詞也太嚴峻了。難怪商會裡頭的人都異口同聲，反對「這麼無理取鬧的命令」。當然，這時候的商會還沒有瀕臨崩裂。

「這樣的命令，豈不是欺人太甚嗎！」錫山老叔的手掌拍擊在桌子上，茶杯跳了起來。錫山老叔從頭到尾都是那麼慷慨激昂。他老人家有一條像松一樣直的腰。人也長得像松一樣高。那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是那麼高不可企及。他老人家無論走到那裡，協下總是挾着一把破陋的油紙傘。有一次小叔曾經考問過我：

「天又沒下雨，你知道老叔為什麼老是帶着雨傘嗎？」

「為什麼？」我也時常在納罕。

「那是老叔從唐山賣豬仔過番，他媽媽給他帶的。」

雖然我今年已經唸高中了，但是我還是不能以科學的頭腦來分析它的真實性。故事也許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的吧，我的缺點就是太迷信科學了。

既使是胡民大哥，這個後來變成第一派的人（他後來沒再來我家開第二次會議），也對第一個文告感到憤慨。

「招牌是萬萬不可以拆下來的。」他說，吐了

一口煙。

「難道說，第二個條件寫上顯著的國文你就可以接受嗎？」焦孟焦大哥很魯莽地指着胡民大哥的鼻尖。他們兩個，一個滿臉青春痘留下的坑，一個却是光滑無痕，相映成趣。

「我想，那也是應該反對的。」胡民大哥的頭點了又點。

「您老人家市政局裡面認識的人多，這一次一定要勞動您老人家了。」原林叔叔說。

「我是沒有身份的人，如何去講呢？」阿公擺擺兩手，說。

「您是商會的名譽顧問，我們絕大部份的人都站在您的後面。您的聲音就是我們的聲音。」

「如果我這麼冒冒然去過問，未免太不給阿團面子了！」阿團是商會的主席。據說他還是絕不妥協的死硬份子。奇怪他到目前為止，從來都沒來過我們家討論這麼重大的課題。

「您愛護民族的心意，阿團兄一定會瞭解的。我們爲了民族的尊嚴，各自想辦法，尋出路。彼此都沒有衝突。您老人家可以放一百個心。」

「我也是這麼說呀。爲了民族的千秋大業，我隨時都可以做跑腿的。問題是，我已經不是商會的職委，這樣草率行事，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阿公語重心長地說：「我的煩惱，比你們還深一層呢。」

「是的，是的。您老人家一路來就照顧地方上的民族利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惦念您呢。」

阿公給纏得沒有辦法，終於答應了他們。

「再過幾天，我們再詳細地研究一下。讓我們先觀察市政局下的這一道棋究竟是怎麼殺着，好不好？」

大家於是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他們似乎因爲有了阿公的應承，也不怕屋外的幽黯，放心地向明天踩過去。

那已經是夜闌人靜了。星星在夜空中閃爍，似乎爭着想要爲這一樁歷史的集會做見証人呢。

在一旁收拾狼藉的杯盤的二姑却在那裡嘀咕：

「談來談去，總是不着邊際。還死賴到這麼遲才走！」

阿公倒沒有生氣二姑的無禮，他轉過來向正在注視着門口那株街燈的小叔說：

「志華，你在想什麼？」

小叔比我大十歲而已。這幾年，我們的文遠軒就是他與阿爸二人在主持料理。阿爸是個沉默的人，他一直看顧着店面，從早上到傍晚。小叔呢，却

是文遠軒的外交家。附近一帶的工廠林立，一切的文具用品都由我們一手包辦，應該記小叔一個大功。

小叔想了想，說：

「我們再等一陣子，看看局勢怎麼變動再表態吧？」

阿公點點頭，語氣深重地說：

「三國的局面就要出現了。我們要小心行事才好。」



誰也沒料到商會居然會在這節骨眼上一分為三。既使聰明如阿公曾經做出魏蜀吳的預言，老實說，當晚我站在他與小叔的身邊還大不以為然呢。還不是嗎？那個晚上的氣氛真是太感動人了。大家拍肩搭膀，敵愾同仇，大有「肩並肩站在一起反抗市政局至死為止」的就義精神。誰又會料到這只是瞬息間的事呢？就像樹林裡玩遊戲的孩子，聽見雷鳴，轟然一散，只剩下幾個在等看雨究竟有沒有傾盆而下。

不過，儘管後來的分裂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商會一開始時的團結一致總算是爭取到了一些成績的。

市政局針對商會的強烈抗議，馬上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在不到一星期內，第二道文告發出來了。

他們已經不再堅持華文招牌必須取下來。這無疑是極大的讓步。也看得出大家都是有心想將這件事平心靜氣地解決的。

「哼！要不是我們堅持立場，他們會這麼好死嗎？」

錫山老叔初了一杯茶說。當然啦，他的得意盡寫在臉上呢。其實真正的功勞是應該歸給阿公的。

市政局同時却也修改了第二個條文：

如果不肯將舊的華文招牌換下來，商家一定要另外懸掛一面有顯著國文的招牌。

這也是市政局最後的決定。

問題也出在這裡。

「這個市政局也太毒了。既然答應我們不必取下舊的招牌，又何必多此一舉？」玉嘉伯伯說。

「說來說去，他們還是不甘願讓我們的華文招牌掛在店舖門口。」焦孟大哥講的話更加劇烈。

「你們也太小心眼了吧？」另外一位張充敏叔叔半帶玩笑地說。「人家既然讓步了，只做這一點要求也不算什麼。」

「哦？照你這樣說，你是接受啦？」焦大哥真是一點幽默感也沒有。

「我嗎？我是覺得無所謂的。只要舊的招牌不必拆下來，要我掛一個一百尺的國文招牌也不要緊的。」張叔叔說。有點不高興。

「啊，原來你還這麼進步呢。」錫山老叔的話有點冷。

「那麼叫你割掉你肯嗎？」焦大哥也太過份了。他竟然這樣凶狠地刺傷張叔叔。

「你這是什麼話！」果然張叔叔怒容滿面，站了起來。

「要不然，為什麼你是這麼懦弱無能，硬不起來？」

「硬雖然是好，胡亂地硬，看你鬧不鬧出事件來！」

「鬧就鬧，難道我怕了他們？」焦大哥真個是鬚眉怒張。

「焦贊，你這樣魯莽是辦不了大事的。」阿公一直坐在沙發椅上看他們在吵架。這時候也許擔心焦孟大哥再放肆下去，不得不出面講了一句。阿公常叫焦孟大哥為焦贊。因為他有「焦贊的勇氣」，阿公說的。我倒覺得焦大哥應該姓張，因為張飛比焦贊還要兇猛。

「事情可以好好商量，何必大聲吵小聲叫呢？」阿公在猶自氣喘吁吁的焦大哥肩上拍了拍。

「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條憲法可以阻止我們自由使用華文。現在這些官員任意頒佈法令，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行政上的偏差，往後他們再向前踏進來一步，我們還有路走嗎？要懸掛國文的招牌，也是應該的。但是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接受。」玉嘉伯伯慢條斯理地說。別看他老人家天天在園坵裡勞碌，只見樹林不聞人聲。其實，他的交遊可廣呢。據說他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商會的麻將枱上消磨。另外三個晚上就在俱樂部的牌桌上玩真那美。陪他玩的還多的是大園坵的經理與法律顧問呢。所以玉嘉伯伯講起話來，儼然就是大律師的口吻。可惜人家背地理總要稱呼他「倫敦大學畢業的」，唉。

「其實，招牌的事件，是見仁見智的。如果我是市政局主席，我也會下這道命令的。」小叔突然這麼說，的確令錫山老叔等人大吃一驚。這幾天來，小叔一直默默坐在一旁聆聽。一下子開口，意見却是那麼異端。

一陣沉默。可以聽見隔壁的錄影聲，是「苦心蓮」。

「我倒覺得張大哥的見解是對的。掛一個國文的招牌，又有什麼了不起？玉嘉大哥您也是贊同的。既然同意了，為什麼還要反對呢？」小叔環視眾

人。

我看見錫山老叔的喉結在上下起落，像隻青蛙，但是他終於沒有說話。

阿公一臉不高興，叱罵小叔：

「窩仔人，不懂事莫亂講！」

又轉過頭來，向錫山老叔與玉嘉伯伯致歉：

「小孩子，真不知民族事業的嚴重性。你們莫要怪罪他信口雌黃。」

玉嘉伯伯冷冷地說：

「志華是土生土長的亞答，見解自然比我們獨特了！」

原來玉嘉伯伯今年都快六十歲了，無奈他的輩份和只有二十八歲的小叔一樣。玉嘉伯伯是坐船從大陸過來的。當年還是阿公幫的忙呢。

「你們去爭取吧，」小叔突然將頭轉向門外。門外有什麼風景，是小叔沒有見過的？

「如果人家要強硬實行，只要發一道命令下來，你們還不是照樣遵從？現在講禮貌，有商量，你們就反對反對。到最後，我敢打賭，你們也得乖乖聽話的啦！」

小叔站起來，非常無禮地向廚房走去：

「阿爸，我們的招牌也應該換了。」

不用說，這樣地結束這個晚上的會議當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尤其是錫山老叔他們幾個人，最近幾天雖然也

沒有從阿公這裡吸取什麼金玉良言，但是當他們跨出我家門檻，步伐是那麼輕盈兼具信心。這一次，他們不但走得快，而且意興闌珊。

「小孩子口不擇言，你們千萬不要見怪。」阿公還在那裡道歉。他的手搭在老叔的肩膀上。

錫山老叔將兩傘揚了揚，無意間掃落了阿公那雙纖弱的手。

玉嘉伯伯一言不發，開動了他那輛破舊的車子。吼聲愈弄愈大，終於呼嘯一聲，像獅子吼一般響亮，車子緩緩開了出去。我始終覺得那輛破車的吼聲比諸它的衝力是囂張了一點。

阿公踱進屋裡，大家密切地注視他臉上的表情。我真害怕阿公會大發雷霆。也替小叔捏一把冷汗。

恰恰相反，小叔從廚房裡出來，還臉無懼色問阿公：

「他們回了？」

「給你一頓教訓，誰還敢呆在這裡？」阿公說。

「哼！」小叔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難怪人家都說阿公最寵的就是小叔。

「不管怎樣，你這麼做的方法是不對的。」阿公和顏悅色地說。「至少，我們還不需要這麼急於表現自己的立場！」

「等下個月新的市政局主席上任，他們就知道

## 蝴蝶董

雨洗月後  
仍未剝愁的一株  
蝴蝶董  
在李賀  
石破天驚中  
敲擊  
心處的一個  
不忘

猶之一個初戀  
在象徵中、未之休的  
嘔心瀝血中

(一種夢的得失)

\*柔密歐·鄭

## 香水城

過客不許  
旅行家不許  
男人們的荒唐甚或他們的白鼻  
亦不獲許可

早屬於這座城的  
這些香水  
投河的窈窕身段  
以屍回應  
整生的愛情

注：印尼東爪哇的外南夢，也稱為香水城。神話中有某公主跳河殉情，遍尋不到她的遺體，但該河河水却因此特別香郁、歷久不衰。

厲害了。」小叔嘆了一口氣。

世事常出乎人意料。就拿這次招牌的事件來說。事情並沒有像小叔想像的那麼壞。市政局在發出第二個通告之後，就消沉了。

據說這是因為有某某在背後斡旋，局面才暫時緩和下來。究竟是空穴來風，還是政黨往自己臉上貼金呢，大家只能坐在咖啡室裡胡亂揣測。讓傳言與口水一起濺落杯底，再吞進肚裡去。

當我覺醒過來時，才發覺這段日子裡，錫山老叔一班人竟然沒有再來我們的家開什麼大會了。人總是這樣的，煩惱一解除，就不會再來打擾阿公。

招牌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嗎？

這時候，我們的新招牌已經掛上去了。好像書包般大的國文，還是我翻譯的呢。

在市議會工作的查卡利亞來複印文件時（他們的複印機都壞了），抬頭望了望，伸出大姆指：

「這樣最能表現愛國思想。」

「就是這樣嘛！」阿公笑嘻嘻地說。「我也是這麼對孩子們說，我們應該全力支持市政局的政策，大家可以過得更加開心！」

「阿伯真有眼光！」查卡利亞大大的讚揚。

「那裡！那裡！」阿公突然放低聲音悄悄地問：「新來的主席好嗎？我還未去拜會呢！」

「哦，他好兇啊！」查卡利亞說完話，似乎市

政局主席就站在背後，匆匆忙忙趕出去了。

從此我們的店舖就有兩塊招牌在陽光普照的大地上散發着光輝。兩相比較，究竟是新的豎立在陽光底下那塊顯得比屋簷下幽黯的文遠軒更明亮璀璨。

有一天，小叔與我的華文老師馬老師進來買了一些文具，突然問起阿公：

「生意辦得好好的，怎麼換成有限公司啦？」

阿公笑瞇瞇地指着阿爸與小叔：

「嗨！年青人的主意啦。一定要我在還沒有去之前分產業給他們。我老了，不再管事囉。」

「舊的招牌擱着不是碍眼嗎？」

阿公却不理會馬老師話中有話。

「怎麼會？這是我們的文化呀！」很明顯的，阿公的語調是略帶愠怒的。但是，他儘量將它壓抑下來。

在黃昏的風裡，我聽見有人捎來這樣的消息：

「那老頭子究竟是那一派的？」

「第四派的，有限公司。」

什麼意思嘛？我問阿公。

「燕雀焉知鴻鵠志。」阿公淡然地說。

被人誤解是很傷心的。我深切感受阿公的悲哀。因為這份激情，更令我對阿公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是最敬仰的人！

## \*程可欣

### 1 啓幕

當車燈與街燈  
交疊  
是我醉  
抑或你醉？  
我們的天和地  
竟是一體

延伸至永恆  
許是你手心的暖意  
如一抹晚雲悄悄  
游過天空  
游入心中

### 2 落幕

夜空冷寂  
晚雲  
它已去  
街燈漠漠地靜立  
車燈  
流失在高速公路

是夢吧  
曾經如斯溫馨  
那麼是我  
或是你  
先醒來，獨對一窗夜色

## 醒醉之間

## \*大浮

## 逝

秋菊坐在常坐的書桌一角，背靠着百葉窗。左手邊的桌緣貼着牆壁，壁上張着一幅馬來西亞地圖，旁邊伴着一幅女子半身像。像是一片黑的側面輪廓，腦部浮現一池藍藍的清水。這幅像，秋菊從北縣帶到東縣，再由東縣帶回南部的家，一點也不嫌麻煩。她坐着，看看擺在桌面上熱鬧的聖誕卡，從左壁上掛着的信篋裡，抽出一封封的信，翻兩翻，撕了。新的一年乘着聖誕鈴聲，頂着滿街的燈綵，一步一步的趨近。

每年的這個時候，秋菊總不忘清理信件，並且當這是一年當中堆積下來的清除工作，慢條斯理的進行。她對於「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句話，深信不疑。去年，總算把積放了七八年的情書一一用火焚盡。前一年，只撕去兩三封，再也下不了手。就在去年，燒信之前，她再把舊信展讀，看不了幾行，就作罷。過去的一切真的過去了，再想做啥。展信的那一剎那，她心頭就十分明白，一切都成假象。再想做啥。當下心一狠，看也不看的統統撕碎往火裡丟。她凝視着鐵罐子裡默默在燒的信紙，腦海中竟然沒有任何意念。燃着的紙漸漸萎縮，化為炭黑的灰燼，默默的，不知是不是在悼亡什麼。



今年，她把信件撕成兩截，扔在袋子裡，紮緊，拋進垃圾桶。這一拋，一年當中的紛擾也隨着脫身而逝。年來年去，她也跟着轉，轉回許多年前的起點。許多年前她急煎煎的想脫離的一切，許多年後又圍繞在她身邊。哈，她冷冷的笑，用不着再感嘆造化弄人，那無異於老來賣嬌。想着，翻翻留下來的三兩封信，秋菊燦然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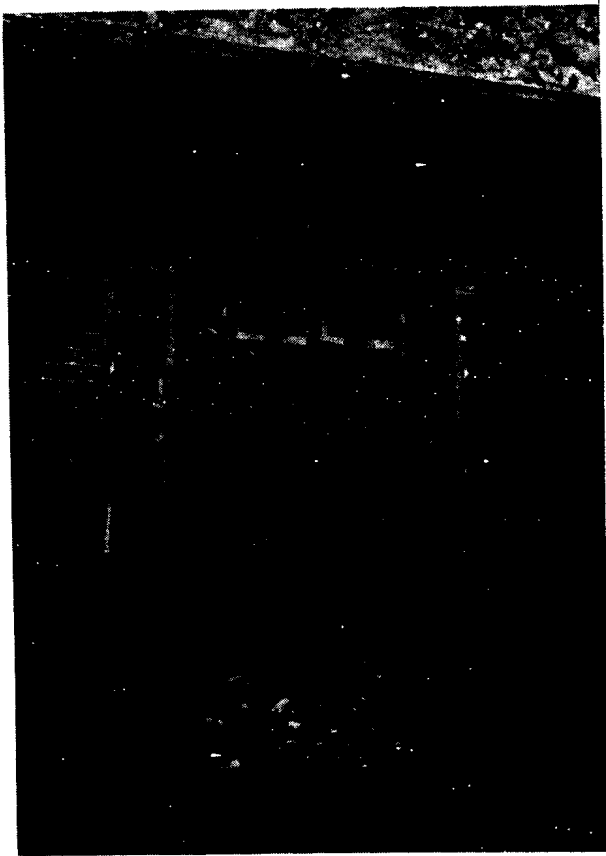
收拾好桌面，她不經意的步行到操場上。和許多年前沒兩樣的環境，如今多了一座還

未完工的大樓。最近她出來散步圈子，不知不覺總會在嶄新的大樓前駐足，看看粉刷不久而且有一股清新氣息的門窗和牆柱。她走着看着，毫無意識似的慢慢的繞過大樓，返回書桌一角。翻開厚厚的書，秋菊悄悄的伸出手指在書面上摩挲。恍惚間，她似乎看到有個人影在字裡行間對着她輕輕的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一陣涼涼的風從窗外吹進來，秋菊打了一個噴嚏。

已經下午六時卅分，雲霧層層，風力似乎正在加強。當飛機開始低飛，在空中磨擦着發出極沉悶而嘶啞的聲響我心也似在風中的陷落，尋找着著陸的跑道。

人群熙熙攘攘，木偶般移動，在那些鑲滿落地長窗的長長走道上，陽光雖然已經黯淡了，就像揮別時憂鬱的眼神；然而仍遺留幾絲眩目的光亮，在逐漸沉寂的黑海中浮沉。走到入境大廳，我游目四顧，焦急的尋找等待我的白。他在出口處的右邊揮着手，世界好靜。大廳外面飄飛着冬雨，白白的風，白白的水。我推着行李向右方走去，穿越人群。他跑過來，有些張惶和驚喜，而大廳裏似乎什麼聲音都失去了，那麼多雙呆滯的眼睛，推擠成山谷。我和他在這裏相會，就像在外太空的土地上，跑過來互相擁抱一樣，我握到一雙好冷的小手。

「你姐姐呢？」她輕聲地說，並依戀地握着我的手。



\*黃英俊

## 何事苦淹留

「沒來。」我簡短地回答，低頭吃力的把行李搬上車廂，中興號馬上要開行。我們是最後上來的乘客，剩下的兩個位子是分開的；我又沉悶的陷進煙霧裏。鄰座的搭客很快睡着了。還有四十五分鐘的車程。今天在飛機上七小時卅分，真是百無聊賴，除了回憶——然而也沒什麼好回憶的。白也許還想着我姐姐呢！

寒假時候急着要趕回千里外的家，是接到家人拍來的電報，說父親給流氓打傷了。在醫院中看到憔悴而瘦弱的父親，心中疾痛，懊悔和惶恐；當初興沖沖的出國，深造進修的理想與豪情，是否都成了錯誤？在那白色的病院中呆坐了無數個日子；那狹長而空洞的走廊，像極了自己的心，就算是有人偶而走過，都還是寂寞落拓的。父親有時候午夜夢迴，赤裸裸地把五十餘年的積憤，化成了廊中寒夜的叫喊和迴響：

「我做牛做馬，勞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場，我恨我恨啊！……………」

悲哀不斷漫延，就像一棵淒涼的兩樹，冬天的日子裏總是佇立在你的玻璃窗前。

父親病情稍好，就割牌出院，回家裏休養，那時已臨近新春佳節，左隣右舍早把庭院清掃潔淨，心裏眉上，似乎都有大鑼大鼓，醒獅喜龍的期待和喜悅。我們沉默在灰塵微揚的廳房，聽着虛弱的父親，在精神稍微振作時候，談論姐姐未來的婚事，軟弱的呢喃着。有時候聲帶嘶啞了，扭曲的臉和急劇的比手劃腳，仍能讓我們讀出他的憂心。姐姐的年華就像老家的牆垣，由青綠變為斑斑駁駁，剝落了，灰白了，而今尚有什麼可以瞻望和繫念？她的生活似乎只是爲了那麼一疊遠方航寄來的信箋，疊起來還不到半尺來高！她一直生活在無數的等待之中，三年的等待，却只像日曆般，一天天撕去；一天天薄瘦，留下來的却不是水綠年華。父親不停叮嚀着，要我接她來台，見見那男孩，無論有無好結果，都可速作了結。機票在一個月前訂好了，是在三月四日離馬飛台。

「你姐姐呢？」

我突然心中充滿了悲憤，車窗外是雨霧籠罩下的桃園田野，在中興號時速一百公里下飛撞而過，雨水好像更大了，車頂的金屬板被敲擊得「咚咚」作響，這是普天同慶的春節的鑼鼓聲嗎？還是清明節日的山路上，急驟地從山下淹向山頂的狂雨？車子衝向隧道深遠的底部，黑暗猝然一大片襲來，惶恐中我似乎又看到一扇奇異的牢門，隱藏在潮濕而粘冷的青苔牆後，那裏的世界無聲無息的，有一堆呆滯的眼神，堆積成山谷。我又想到每夜的惡夢：姐姐用骨瘦的手扯着我張惶的髮，淒厲地嘶叫起來……………」

\*洪泉

# 解圍

徹夜，風雨在山頭飄搖，站在破曉曙光裡，感覺到整座山丘，四方八面的含滿水份，落入大地的雨水，無孔不入。風雲逐漸消失，陽光照滿大地。扶南和立信沿着黃坭小徑漫行，陽光從葉隙間照射在他們身上。斑駁的閃爍、葉上的水珠、流水的迴光、泥土的潤澤、和他們涉水的足跡，污濁的流水，水冷四闌，寒意都坦露在抖擻的林裡的陽光之中，陽光，令叢枝頭飛過的鳥兒，不再被冷冷的水滴濺撲，鳥兒和陽光化為樹林青黃的報曉者。今早，橡膠樹幹上不再流一溝白乳，報曉的鳥兒把它吞吐為水，水混淆了樹幹上的顏色，又和了石草和黃坭，由山丘的小徑間的水道或急或緩或迴或頓地向丘下流去；蛙鳴和虫聲相送。

扶南和立信偶而佇立在寒冷的流水中，興緻盎然地看流水下坡，把能夠載動的枯枝落葉送走，兩人沉默地跟隨水流走下坡，在陽光，水珠，崢嶸，斑駁的樹陰底下，風一直由那邊的山麓吹過來，立信在落下的水滴中打了個冷顫，扶南驚覺，看他一眼，立信尷尬的笑一笑；望向從樹林間可見的隱現的丘下長溝。我們到那邊去。立信指那橫在樹幹間的耀光長溝說。好冷的早晨。他們跟隨着林中的流溝向遠處的長溝走去，有時候長溝失落在起伏的山丘，但，他們只要轉過叢林又看到它了，它一直索引着他們，把他們的心事也牽引向可及的隱現山水。在這山丘，生命總是斷水更流。立信抱臂胸前，回頭向扶南說。司豐太幸福了！他能夠住在這山丘上。扶南回答立信，又對立信說。你是不是感到很冷。是呀！水在鞋子裡凝着冰寒，冒上來。立信說着，禁不住打了個冷顫。司豐見到你這副模樣，他一定笑話你的。扶南調侃着說。如果在戰爭中，你怎樣逃難，怎樣反擊，看你這副模樣，看起來穿的比誰都暖和安。

別說戰爭好不好，我們這兒只有競爭，也有些兒可說是鬥爭吧！不流血的，像這山丘，寸土必爭，只讓水流過，還要流血嗎？

可是情形並非如此，你看，土地還是被流蝕成了溝，所經的土地，也形成了分界，把不需要分的都分了界限。

扶南指着斜坡下的湍急長溝向立信說，立信看了一回才說。

那急流底下並沒有分界。

倆人各懷心事看山水。

晨陽底下光耀的流溝橫劃過丘林，把土地和林木分離成兩岸，揚威耀武地揮現出山河的氣勢，看它高漲的水勢，水岸兩旁崢嶸的石塊，粗大的樹幹，還有水中狂晃的野樹叢，它們都是屬於旱季裡生生不息的生命，更有土地連根隨波逐流不去的野草，當千源萬注流盡的時候，它還是一片土地的山林。

這就是司豐作品中的生命力，現在我才知道他陶器的穩重壯大，雕塑裡蘊藏的激動生機，和這自然息息相關。

立信對扶南說，扶南注視他一會回答。

你的畫和小說缺少這些。

是的，謝謝你，扶南，你把我帶到這兒來，我領略到生命在大地上生長和流失。

流失並不是消失，水中還有生命，順境和逆境的活力，你辛勤工作，拼命生長，但你還不知在自然中的戰爭和情感的輪迴。

我不想一個人再聽你重述戰爭生涯，你也應該放棄困纏着你的愛情，多可憐的愛情，都已經許多年了。

或許你說的是，但，很多事情是不能解說，說明白了也不能表示已經理解了，這片大地你看了，說出了感覺，你理解了它存在你眼前的意義嗎？

立信沉默，扶南也不再說話，他們都在聽四周的聲音。脈搏和眼耳共享某種寂靜的動盪。天空的兩在跳動，雲一直墜落坭裡，長溝水中的流木和飄葉，消盪着或灰或紅或黃的流水，它們從樹木間擦身而過。

許久，立信突然對扶南說。

你懂得愛情嗎？

你懂得很多嗎？你這混帳王八蛋，你以為你那兩個情人就是愛情？

別激動，扶南，我們來找司豐的目的，不是來

爭辯某種變化，我不曉得我為什麼會跟你來，來這兒住幾天的目的，就是讓自己冷靜嗎？能夠使自己變成旁觀者，把事情看的更清楚嗎？

我很想回去，家鳳一定在為她回國個展焦急。

何家鳳！她是個美麗女畫家，也不至於叫你牽腸掛肚。

你不瞭解我和她的事。

遲早我會看穿你們的圍幕，你們將會把因果演出。

我相信你的話。扶南露出苦笑。噢！司豐去了那裡，一天清早把我們留在屋子裡，他到那裡去了？

我們繼續走呢？還是回去？

我很想回辦公室，家鳳一定在等我。

說不定司豐已經回小屋裡等我們。

家鳳一定很焦急，她需要我的幫助。

那你為什麼又離開她，她需要你，你可以一走了之，以前，你是不是這樣對待她？

她現在需要我。

那你不應該要我陪你來找司豐。

你不滿意嗎？

他很有信心，對他自己的作品，他很有信心。

可惜我們這環境裡的藝術家，對自己缺少自信。

不見得，他們對自己的作品都表現得很自信、滿意。

那是自誇、自滿，真材實料的，對藝術和時代有責任感的，寥寥可數。

可是司豐沒有好名氣、好表現。

最少他不是蒼蠅和蚊子。

奇怪，這裡怎麼沒有蚊子？

大概是風勁大，又冷的緣故。

立信搖搖頭，對扶南的話不置可否。他們繼續沿着長溝向下游徒行，風與樹聲與蛙鳴虫叫相伴，流水蕩過溝去，滑個姿態，長溝，就在山丘邊轉個彎不見了，他們爬上兀突的小丘，又看到另一段蛇行的長溝，迂迴而去，又在小丘的斜邊失落行踪，他們似乎不想再追尋長溝的去處，他們往回走，在一座較高的山丘上駐足遠眺，那長溝載着耀眼的驚鴻，光閃閃地，又婉婉轉轉，失落又重現，在曲彎之間，樹陰之中，叢林之後，逐漸遠去，消失；那山丘重疊重疊，一座又一座，丘上的林木是一片入灰的青山意象，山上的樹，樹林中的霧，在晨光中變成迷糊的堡壘，雖然輕飄飄地掛在眼臉，却那麼重重疊疊叫烈陽百般真實地，光明磊落的壓在心頭。樹在天地之間的宣紙上，誰也拒絕不了這是山川

，拒絕不了真實的土地，會產生多少氣息；誰也拒絕不了真實的土地，會影響多少生命。領悟事物形態和生機的發生，創作的生命、情緒的明黯，皆可化為一胸臆的青山大地，放不下它，也帶不走它，它成了歷史，成了愛，被圍成囚，被解成意，活在這兒變成了山川的孤兒，走在山外，也蛻變為孤兒。扶南心事重重，立信看看山和天空，自言自語；怎麼山和天空是同一種顏色，雨的顏色。

陽光從那兒照來？我們陷入重圍之中，扶南，我們陷入重圍之中！

立信驚慌的向扶南大聲說。

敵人在那兒！

扶南心不在焉回答。

在鯨吞蠶食，在何家鳳的愛情。

對敵人你是太懦弱了。

你和我本來就是沒落的民族嘛。

開什麼玩笑？

狗咬狗骨還是玩笑的好題材呢！

這個玩笑開得離譜，那來的狗骨？誰殺狗？狗呢？

狗病死了，餓死了，受傷死了，自相殘殺或殉情而死。

你殺過狗嗎？

開玩笑！我扮過狗，吠了兩聲，先警告，又搖頭擺尾，然後乞憐。你吃過狗肉嗎？

我憎惡牠們，那個時候，我們等待時機反擊，可是，那隻突然出現的狗吠了，我差點死在亂鎗之下。

那時候何家鳳是不是已經離你而去？

可以這樣說，我們回去吧！

我們回到那兒？

司豐的早餐桌上。

噢，我還以為是流浪漢的日子。

扶南和立信背道長溝而行，他們一路談笑，談自己族人的笑話，扶南忽然對立信說。

我們的族人真是一盤散沙。

不清楚，大概是吧！因為沒有凝聚的大地，凝聚的空氣。

什麼凝聚的大地，凝聚的空氣？

團結的象徵。

莫名其妙的事！

總有個理由呀！

那些高談闊論的人是個好領袖嗎？他們沒有可團結的特徵和象徵，他們說鄉團和社團能夠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有這麼多有才幹的小領袖嗎？

大概有吧！現在他們不是存在嗎？



可是他們並沒有團結呀！有的是飯桶，有的為私利，不學無術，年老昏庸，沽名釣譽，人云亦云，騎在牛背上要馬快跑。

是呀，太多分化，就有許多自命不凡的人，太多這種人，就更分化，分而治之，治而分之，越分越多，支離破碎。

有必要把這些人的嘴臉記錄下來。

還有，我曾從報上看到一個鄉團的族人大發偉論說，是要加上洋灰就行了，民族就能團結。

這種洋灰大概是他抹臉的粉吧！

那些自命不凡的小領袖會聚集一堂等候洋灰來團結他們嗎？比我們還可憐的幻象人生，我們還能自覺自說。自說精進而為。一群腦滿腸肥的人，只能在小集團裡自慰。

一群不自量力的同性戀者。

那不是吳可春的最佳搭檔嗎？

為什麼？

洋灰從那裡來，誰來下洋灰。

這跟吳可春有什麼關係，那些小人物還不配和同性戀者相提論呢！我看，倒是你那兩個情人，珍和慧貞才有相似之處，你倒下洋灰把三人結在一起。

難怪很多小領袖們都風流自賞。

像你一樣，有小老婆還要情婦。

我不是領袖，我沒老婆，沒情婦。

她們都是你未來的妻子？

我想，你和吳可春蠻親熱嘛！何家鳳怎樣了，你不如洋灰三結合嗎？

家鳳是個自強自立的女人，我愛她，敬她，她已有家庭和愛情。她曾使我頹喪，却也使我振作，儘管我們分離，我仍在冥冥中得到她的鼓勵。

真不可想像。

吳可春是個玩沙的人，你把洋灰給他，他把它們一堆一堆地製做，分而治之，並且還自鳴得意向你誇耀。

看來還是找司豐。

司豐？他行嗎？

他不行，司豐，他不是團結的好話題，但他的工作是好啓示。

怎樣講？

他把沙混在坭中，制成陶坯在洪爐火中燒它，結成堅硬的石質，成器。

好主題，對了，他已為自己的展覽訂下日期了？

你不是要為他主辦嗎？如果你不知道，難道我有先覺先知？

他總是說不夠作品開個展，你知道什麼原因？他可能要負最大的責任，展出最好的作品，因為這是他的第一次個展。

但，你能在數個月內完成作品展覽，他怎麼不能。

下不為例了，那個展覽對我是個大諷刺。

希望家鳳不要有你這種心理。

我猜想她會比我強得多，她能量力而為。

她比我強得多，她從來就如此。

何家鳳小姐。哦！十年前她一定是個自信心很強的人。

那時候她比我更有信心，我們常一起出外寫生。

那時候的生活大概沒我們現在這麼狼狽吧！又冷又餓又濕，雙腳泥濘，還有，蚊子也來了，真糟糕，真是個時代的處境。

精神還很飽滿，這點你總有自信吧！

我感覺得奇怪，你是她個展的主辦人，現在她一定在為她的展覽焦急，而你却拉我來這裡看司豐，真不明白，你到底在搞什麼玩意。

你覺得我和家鳳之間有什麼不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我們有什麼共同點？

我不瞭解你們的關係。

這件事叫我猶豫不決。

感情的？

是的！

你們戀愛了？

是的。

她也愛你？匪夷所思！

我們很早以前就相愛了。

哦！我還以為你們一見如故，原來是一對分散的情人重逢。

別說風涼話，我要你陪我來，是要你和司豐相處，從他那兒吸收一些你所沒有的創意，創作概念和意志。也讓我自已冷靜地想想和家鳳過去的事，過去的關係，現在的處境和未來我該怎樣做。

過去的爱情，褪色了的，你還這麼多情，你們現在的關係怎樣？你是難得的角色，還念着舊情。

我們會愛過，現在我仍然愛她。

一廂情願嗎？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以為我們在玩政治把戲，她是家鳳，一個女人，她現在仍然和我生活在一起。

那不是很好嗎？掌握住現在，還有什麼比目前更重要。有了愛的男人。

我明白你所要說的内容，目前是存在了，將來呢？她有康本第。

將來？你還感到我們有將來嗎？

你不想活了？想不到你這麼頹喪。

將來是一個未知數，我們是善忘的人，而且容易跟隨環境改變觀，連自己的前途都遷就了又遷就，別說愛情。

你遷就了愛情？愛情把你改變了。

是的，那是黑色瓶子裝着的白色改正水。我們的生活時刻却會被改正。

你想得太繁雜了。你把歷史也搬到愛情的庭園裡來。

你肯定你的將來不會改變，你肯定你還擁有十全十美的愛情，當年的愛情，像改正水那麼純白。

爲什麼沒有？

你很感情用事，和我們沒有兩樣，另一方面，你對事的另一面總是深思遠慮，講得好聽，你很理智，可是面對了問題，猶疑和矛盾跟在你面對的事情後面而來，我知道你處事的作風，能夠搪塞而過，就不了了之，能夠拖就拖，一直見不到明天，也就算了，或讓事情給忘了，一切都像不應該存在，存在了也可以改變，似乎也不再關你的事了，你照樣可以和吳可春去享受時光，沒有一定的價值，原則性的。

原則是個人化的。

我明白，個人和歷史總是格格不入。社會和個人也是如此，原則性的價值是事情的本質，正如你所經過的戰爭。

你和珍和慧貞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沒有意義，這只是個人的生活價值。我感到我們都是被權威拋棄的孤兒。

你是虛妄的人。

我們的社會就是虛妄的。

那我們活得是夠徒勞了，……的確夠徒勞了，看戰爭，那場戰爭，我們的奮鬥和生命都是徒勞和虛妄，整個人生是多餘的。

不！我們必要生活着，我們都是這個人生，這個社會組合的架構，人生的空架子，我們都是虛構人物，在人生和社會如同虛設。在這個時代，歷史可以否定，經濟爲了平衡可以固打，可以特別附加政策分享成果，但是某些領域，却特別強調了單方面的發展和行政，中央權威的決策和說法是一套，地方領域的行政又另一套，中央中正不阿，地方上歪曲篡改，改變指示和方針，套私利而偏差，領袖要公正，廉潔，信任和團結，基層在地方上的感受呢！上情下達像自來水，下情上達像閃電，閃光之

後又是一片黑暗。你只要翻閱報紙雜誌，看電視時勢和聽收音廣播，你只要對事件深思，你的良心就會閃亮，領袖要國家，大眾要社會，這些是徒勞和虛妄嗎？人有兩面作風的手法，在官僚，在企業行政，在團體，在個人，也都流行兩面作風的手法，在公眾，在私人的機構中自我決策，各自爲政，這就是奮鬥的原則嗎？一個集團的結構，職員影響上司，上司影響當局，行得通嗎？反過來說，又行得通嗎？看來大家都能得利，得利不忘藏私，有了錯誤，黑狗擋災，會捉老鼠的就是貓，使人的情緒混亂，得不到利益的就刻意破壞，誰對誰錯呢！最後也分不清了。事件的本質影響了原則，我們也虛妄了，你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話，總覺得這個時代分而治之，像這些樹各自生長，看來是一片森林，結果只是爲了陽光而勞累吧了，像愛情，可以爲國，爲家，爲個人，結果只是徘徊在勞累的途徑吧了，我們如同虛設，在這處境裡頭，沒有精進的因素鼓舞我們，我們總是遇到漩渦，在處境裡充當門面，站在這樹林裡，你我走開了，生命也演完了，佈景也折了，我們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謊言的一份子，撒謊和聽信，無關大局，我們手上沒有大刀和闊斧，我們自作多情成爲社會和自然的份子，却不是參與的份子，就像在愛情時間裡闖入頭動物來分享一樣，我們在爲矛盾和參與而勞累，因爲我們會一無所得。

扶南默默走着，他想像立信所說的背景，自己的經歷，目前，自己只不過是個販賣舊文化的古董商人，多麼可笑的角色，立信也扮演可笑的角色，他喋喋不休地說，可是，他說出來語言能影響什麼呢？絕對沒有產生影響，他是個無聊而刺耳的噪音，他寫的文章刊登之後沒有反應，沒有受到踐踏，也沒有表揚，更沒有落葉所賦於的安寧。像這個人根本沒有存在，他投出去的心機如入死墓之中，他的畫使觀看的人更加麻木，他是個起不了作用的人。而自己呢？連立信那種在迷亂中清醒的情緒也沒有，自己也曾寫過文章，但那只是戰爭中的報導文告，至於看書只是爲了古董才參與文化知識，爲了生意上的話題，其餘的呢！真的是虛設和勞累嗎？家鳳對自己的愛並沒有這份負擔，但她有另一種處在森林的理想，她要走自己的路途，自己是不是跟隨家鳳掉入另一種處境，入深淵是不能自拔而出，爲了家鳳，讓自己的兩個孩子投身在陌生的森林中嗎？他們還不足十歲，他們對家鳳的闖入會不會感覺得像立信所說的，置身在虛設的處境之中嗎？家鳳喜歡這兩個孩子，但她會更愛她的生活方式，她還有個康本第，她已經不是十多年前可以爲愛而犧

性的女孩子，然後再為理想放棄一切的女人，現在，她已經像立信一樣，總是有著變態的情緒，出乎意料的行為，對自己的意念為所欲為，她不適於生活在兩個孩子的圈子裡，孩子們需要在沒有時代比較的壓力之下生活，或要負擔莫須有的担子，安靜地，心平氣和地生活在安詳的天地間，而自己和家鳳不同，自己曾在戰火瀰漫的環境裡經商，出生入死，富貴榮華都可在幾小時之內發生，目睹任何事物的結局，像自己過去和家鳳的愛情一樣，以前她真摯，現在，她十多年的國外變遷生活，她只為繪畫而奮鬥，十年對藝術只是個初步，對她個人却像鷄蛋的變種，逐漸變化，一旦演出就是結局，康本第的介入並非她的結局。她曾為愛情痛苦，為生活煎熬，為學習苦撐，現在回來看愛人的處境，過去都是徒勞嗎？以前美好的印象，一下子都消失了，從體型、眼神、動作都變了另一個模樣，那不是愛情的模型了，已是中年，她會在暗地裡為自己的失望而另作打算嗎？她不會全為了愛情留下來，兩個人的愛可能只建築在過去的日子，為了過去曾經相愛而互相尊重着對方而已，像歷史裡的和平論調一樣。家鳳是個不忘情、不被忘情的女人。

過去我們也翻山越嶺，尋找繪畫的泉源，從穹鄉濱海走入城市，你不相信我和家鳳在十年前所過的日子，過得貧窮而且快樂。

扶南忍不住向瞪着他的立信說，許久，立信才迸出一句話。

多麼精緻的愛情。

扶南只笑了笑，他不再為了立信話中的含意自衛。

喂！已經走了很久，不會迷了路吧！司豐說這塊園坵的邊緣就是森林。

再繼續走，你害怕了？

怎麼還看不見司豐的房子？

哪，你看，那不是？

擘，還這麼遠，這不算晨運。

扶南和立信站在高處向那離兩座小丘遠的屋頂張望。

還是再走，站在這裡不會看到司豐的。

兩人繼續前行，一會兒，立信忍不住對沉思中的扶南說。

喂，談談你那精緻的愛情好不好。

家鳳想再回到歐洲去！康本第的身邊。

她不留下來嗎？誰是康本第？

留下來？康本第太太，留下來。

為什麼不留下來？

詳細的原因不便言明，你本身也有確實的感受

，我們的社群對一個名目是敏感的，尤其當你擁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和名稱，你便會被指控，變成一種橫植的移民，一種被非常主觀指摘的殖民客，外來的文化，在觀點以外，必須放棄而不便收留，那不是文化，文化必須是存在這個社群的樣板，還有遷移來的歷史文化有必要排拒，這是某部分人建立文化的思想。這就是自大社群離去接受另一個社群的觀念和價值，再回到這個社群，比較之下，這個社群的觀點是狹義的還是寬達的，一下子就感受到，在公眾事業，群眾聚會，文化論題，政治策略，經濟行為，文化語言，我們都會感到個人的自由，意念也受到某種無形的箝制。

這些都是我們的環境，是不是傳統使然，每一個社群的價值觀不同，她能夠接受那個觀點，為什麼不能接取她原本接觸的觀點呢？

這是一個人兩個文化裡比較之後的主觀，只要一個社群的價值觀給予你更強烈的啟示，更自由的創作啟示，那你的選擇不會是自認錯誤的。

她會在將來認識到我們社群的優點，我們適應能力強，忍受惡劣壓力夠堅韌，她可能不透徹認識到我們的社群，她離去的時候已是十多年前，那時候她的思想還不成熟，只是一腔不安的熱血在心胸翻騰，青春的不安，還有不知名堂的創傷，使她更不理瞭這個社群。

你理解這個社群嗎？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強勁。

強勁的風力是不是會使人有窒息的感覺。

那就看你對自然的適應。

你講的相當青春，充滿理想和活力。

這樣才能對這個社群有熱力的反應。

只怕你力不從心而委屈了，感情被相應的反彈力窒息而亡。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為我是遲鈍的嗎？

不是你遲鈍，而是你盲目，滿足於現狀，使到自己麻木，家鳳是比較之後被一方面麻醉了而已。

你也跟她去歐洲嗎？

我考慮，我捨不得這裡，站在這塊土地的逆風道上和綠樹林裡，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另外一個世界也是一樣有問題，不是人體的死亡就是精神永遠處在被鬥爭的圈套之中。

你還那麼年青。

不是年青，而是再激不起相應的力量。

難道這地方沒有使她更刺激意念的嗎？

這些都不是我和她在一起的相拒理由，真正理由落在她是康本第太太和我那兩個孩子身上，這才是現實。

如果你要去歐洲，可以帶他們去，這跟家鳳和康本第沒多大關係。

家鳳有自己的理由，她可能不回去了。這片大樹林不可能把我們留下，我帶兩個孩子到樹林裡去嗎？他們會在不成熟的自我之下長大在家鳳走過的社群世界。

你要把他們塑造成典型的東方孩子。

不是這樣，他們正如你所謂的青春，可惜他們離青春還有一大段日子，他們連比較的能力也沒有。

講的也是，他們不能自立，何家鳳有自立的青春。

她是個自強不息的女人，並且果斷，她能夠把父親給她的嫁粧當成出國的費用。

你們曾經討論過結婚嗎？

扶南忽然間沉默不語，立信的問題觸動他的心事，他蒼白的臉上浮現被攻擊的神情，四十歲的臉上出現古董的蒼老，破損。他根本就是古董商。立信心裡想。這大概是職業印象。扶南再沒有向立信說話，他像陷入冰冷的寒風中，像棵老樹在山嶺上沉思。他們跨上另一座小丘，司豐的房子就在對面山坡；司豐的工作室佔了整個建築的三分之二，除了銜板的屋頂，只有三尺高的圍牆，圍牆的上部份都是從山林裡砍伐來的樹幹；這些手腕粗的樹幹間隔地把工作室圍起來，風可以由林中呼呼而來，前闖後出；或與陽光十面埋伏，把工作室照得明亮，或與陰影同謀；常把工作室組成楚歌四面，司豐就在這陰晴不定的環境裡創作。遠遠望去，司豐正在工作室裡，他站在一個雕塑前，手在雕塑上移動，或停下沉思。工作室確三分之一建築是司豐的宿舍，被風吹雨打的板壁上呈現斑剝的深色，分不清那是什麼色層，但看起來那麼堅強，服貼着任風蹂躪的工作室，也和司豐同站在山坡上，和山林相依相伴。

你看，司豐在向我們招手。

立信向心事重重的扶南說，也向在工作室裡的司豐招招手。

你先回去吧！不必等我，你們先用早餐。

扶南說着向左邊山坡的小徑走去，他滿懷心事，立信想跟隨他，又覺得不便干擾他，望着他的背影在樹林間內失而行，回頭看到司豐已經走出工作室，向他走來，即忙向他揮揮手，迎上前去。

扶南走在小徑上，它們似曾相識，和家鳳相處那幾年，他在一家美術學院裡兼課，那時候連自己都認為自己還是學生，不是身負教職，給予學生教導和訓練，家鳳是這群人的一份子。他向家鳳說，



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又是好同學，家鳳也不置是否，更常說他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不配當她的指導，而只是她的朋友或同學。久而久之，他們相處在互相鼓勵的日子裡。相差八歲的年齡，那時候還是屬於年青人的天地，創作的意念還是非常熱情，常結伴出外寫生，漁村、礦場，旅遊勝地都走遍了。那個時期，扶南的薪水只夠基本開銷，每當假期他必須到鄉下去，那是一處有山的鄉村，他在那兒有個遠親，這位遠親有間粗陋寬大的屋子，他就在那屋子渡過他繁忙的假期，在屋子裡雕刻粗獷的木雕，原始藝術的造型，仿造從書本上看到的各地土著的原始作品。當作品完成之後，由遠親送去都市出售，一年裡頭可以賺額外一、二千元，生活才不至於陷入窮境，更可以在學生面前自誇自己為了藝術不在乎生活的貧困，這遠比那些一天到晚忙着為廣告社工作或畫插圖的同事來得光彩，他刻意把生活粉飾得優哉遊哉，更美其名自己在假期裡埋頭工做，作畫。這些假期秘密，只有家鳳知道，那是一次和家鳳爭論原始藝術對現在繪畫的影響時洩露的。家鳳研究原始壁畫，她把原始壁畫的風格融化入她的油畫作品，他們也討論原始藝術的創作心理。在原始意念之下，沒有創作預見可言，只有環境的影

響和意識。他向家鳳說。當你手中有一根木材的時候，你會隨着木材的彎曲形態而做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形象。扶南記得當時很自信地向家鳳推出他的見解，可是家鳳不領情，她的回敬使扶南不得不暴露自己的底細。她說。你講的是一套，最少我有走向這種創作的方向意圖，我有經驗，我知道一種創作的衝動並不是由外在的環境來促成作品。家鳳的話使扶南更不服氣。好。扶南說。假期裡我帶你去經驗一下原始創作的自然環境。於是他把自己的假期生活毫不隱瞞的告訴了家鳳，並要家鳳守秘密。家鳳遵守了她的諾言，每當他們在旅遊商店看到原始的木雕時，總會相視而笑，家鳳甚至仔細地欣賞它們，然後用嘲弄的笑愛向扶南求証那是不是他的傑作。

假期，扶南在鄉下屋子裡工作，總是有家鳳陪他，帮他，扶南教她雕刻的技巧，她以自己的創作意圖雕刻，然後把作品拿到一家畫廊去展售，所得的報酬和扶南徬仸的酬勞相等，於是兩人更努力工作五天，另外兩天畫畫去。

他們常到樹林裡去，收可資利用的木材。在鄉下的林木區裡，他們看到未看過的植物、昆蟲、動物和景色，他今收集標本，畫風景，做速寫，他們更進一步把這些景物變形，組合，然後雕刻在木頭上，再把木雕擱在當風的地方陰乾。木頭變成了這個山區的圖騰。

家鳳給扶南帶來極大的創作啓示，都是扶南始料不及的，木頭上的形象不再是原始民族的人形或動物或舟子或魚穫或屬於信仰的圖騰，它已變為生活。生活在大自然的原始形象事物裡。一根根的木頭在小利斧和小刀之下，呈現他們倆人合作的結晶。當時，兩人興緻勃勃地專注在作品的出現和展售，也不理睬各方反應，更不珍惜每一件合作的作品意義，也沒發覺把原始的土著木雕變了樣，他們只希望能賺些錢，為理想的將來鋪路。

日子在山間渡過。

我不希望永遠過這種日子。

有一次，家鳳和扶南在一條靜寂的山路上說。這種生活也不錯，安靜，平和，每天都在創作。

扶南說出心底話，他望着家鳳，伸手牽家鳳的手，兩人並肩而行，但家鳳却搖頭說。

我還年青，我們還有更多的天地去見識，很多知識我們沒有去求知，接觸，它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啓示。

你太年青了，年青到不能掌握現有的見識和創

作，只想着書本裡的理想，沒有節制地狼吞虎嚥，這樣會淹沒在知識和理想裡，不再有你現在清醒地工作的時機。

你滿足現狀嗎？

扶南以搖搖頭回答家鳳。

那我們應該出去闖出另一條路，扶南。你真的不想新的天地嗎？我覺得你對事物的醒悟太遲緩，沒有藝術家的敏覺，太墨守在即有的形式中，這樣是不能進步的。

不，或者是因為我們的年齡和生活背景不同，見解不見，千變萬變，變不了創作的心理和行爲。墨守在一種素材裡並不是沒有創見，因為我還沒有把木材的創作意識淋漓發揮到極點，當我需要另一種素材的時候，我的作品會是另一種風格。

這是原始的印象，自說自話。

我們有了新意，你知道嗎？我們新的作風已經減少收入，個是我很滿足。

扶南永遠不能忘記那時刻，他們互相抓握着手，手掌貼着手掌，她豐滿的手盈溢着富貴的創作氣質，他知道，她會離開他而去，她是屬於筆和思想的創作，並不是使雙手起繭的勞力創作，他們緊貼手掌，家鳳眼中充滿豁達的笑意，他知道，她會離開他而去，走向與他背道而馳的道路，而自己的創作生命在她炫耀生命的理想裡消失。

扶南珍惜任何與家鳳相處的時光。

他們會花半天時光和在山林邊緣牧放羊群的女人交談，家鳳的氣質總是能使人向她傾訴，由生活談到心底裡的話。也和她交談的人，會一點一滴洩漏他們的生命。在山林裡界立碑石的測量員，家鳳會和他們傾談，從多風的山上談到沼澤的生命存在，樹木的種類，木材的性質地等等。牧羊人更告訴他們這個山林的草類和氣候變化，牛的疾病和牠們的生長過程，甚至那個到山林來的獸醫對他的牛隻的評語。那個戴眼鏡的獸醫，扶南難不了他，他永遠帶着收音機，他常用挑戰的口吻對扶南說，什麼叫藝術，除非到戰爭的烽火中找生命的意義，那才是藝術的生命。家鳳告訴他，卡繆曾經表示過，藝術必須分享時代的不幸，藝術家是時代的實踐者，他要家鳳重覆說了兩次，當時，扶南一直把家鳳的這句話牢記在心裡。家鳳也告訴扶南，村裡的花農詢問她花朵為什麼要離枝掉落呢，開花的為什麼不是葉柄，好讓花朵代替葉子的功能，那不是花朵常在，那不是更美好？家鳳接着問扶南，這是不是時代的不幸？扶南搖搖頭說，時代的不幸是付出血淚的歷史被否定了。

待續

● 風聲 ●

## 五月詩刊 ②

出版：五月出版社

May Poetry Society

50 Sims Drive, #14-146,

Singapore 1438

定價：S\$1.00，M\$1.20

## 風月集

(雜文集，厚144頁，草根書室出版。新馬發行：New Cultural Organisation, No 21 & 23, Amoy Street, Singapore 0106。售價：S\$4.20, M\$4.60。)

## 作者簡介：

英培安，筆名孔大山，一九四七年於新加坡，廣東新會人，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畢業，現專事寫作。

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手術枱上》，《無根的弦》；什文集：《安先生的世界》，《敝帚集》，《說長道短集》，《園丁集》，《人在江湖》，《拍案集》，《破帽遮顏集》等。

## 阿信 —— 少女篇、結婚篇、流浪篇、人生篇。

阿信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電視劇與暢銷書。全書分成少女篇、結婚篇、流浪篇、人生篇四本。描寫阿信從七歲到八十三歲的一生奮鬥過程。每一章都令人一掬同情之淚，而又為她的勇敢與力爭上游所感動。她，正是充實人生的寫照。

本書探討了求學、戀愛、婚姻、家庭與事業種種問題，書中也給我們很多很多好的啓示。

本書提出「我們好像遺落了重要的東西」這個課題，實為當代人值得探討的精神問題。請和阿信一同來思索。

原著：橋田壽賀子

譯者：鍾肇政

出版發行：白鴿出版社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定價：S\$2.30，M\$2.60

# 五伯外婆

## • 閒思錄 •

五伯外婆有一幅福相：國字形的臉，耳根長，耳珠圓，眉清目秀，皮膚雪白，而且沒有甚麼縐紋。左手戴上一個大玉鐲，更顯得富泰。和五伯外公一比，黑白分明，肥瘦立見。在我的記憶中，只有夏天的印象。白竹布衫又漿又燙，潔白平勻；又大又長的黑綢褲，走起路來，褶褶有聲。看來總是格外高貴。五伯外公去之後，她與承繼過來的孫兒毛四仔子相依為命，寢食與俱。那就顯得非常孤寂冷寞了。於是我們這批小孩既是她孫子的玩伴，在她家再吵再鬧，都受歡迎。她從來不發脾氣，總是滿面笑容。我們在她家，毫無忌憚。當我們尚未進小學校的時候，要小便時，站在院子裡，把褲子一扯，就撒起尿來。（在家裡，決不准如此放肆。）如果大人走過，不是視若無睹，便是作射擊狀：「不害羞！打掉你那隻小鳥鳥」。我們頑起皮來，乾脆轉過身來，面向他撒。那時我不叫小便，叫做放水，或者救火。「張家裡失了火」，便是要小便。說不定兩三個男孩，站在一排，一致行動。這時最苦的是那些女孩子，雖然也不過三五歲，她們必須自行迴避。否則她們反會遭受大人的責罵。我們男女界綫分明，很不喜歡在一起玩；因為大人常常會取笑：那個和這個配成一對。令人討厭。

我的爸爸非常嚴肅，和我們講話都是不苟言笑。但是他却不時會對某一個女孩說：某妹子，來，來做我的媳婦好了！我只好裝作沒有聽到，那女孩却飛也似跑開了。如果多講幾次，那女孩看見我爸爸就跑。我覺得這是很有趣味的事。這不過是講着玩的，何必怕呢。但是這類的玩笑開得太多了，我曾想：還是抱獨身主義的好。

我家原有兩個丫頭，大的送給五伯外婆；可以幫忙她洗衣煮飯。大概是我媽媽非常同情五伯外婆。裕祿堂的主人雖然是四伯外公與五伯外公兩家，五伯外公死了之後，雖然沒有分家，五伯外婆就沒有地位了。他們婆孫吃飯，便是簡簡單單的。她要留我吃飯，我也不要。倒不是嫌菜少，而是四伯外公那邊熱鬧，小孩們圍成一大桌，由兩個舅媽照料。我是外來的外孫，格外受到愛待。

不僅是我們小孩們喜歡到五伯外婆這邊玩耍，許多大人也愛來這邊閒聊，尤其是那些不夠資格坐花廳的客人，在四伯外公那邊，簡直是無處容身。他們和四伯外公打一個招呼之後，便說：我到五伯媽那邊去看看。來到五伯外婆這邊，自由自在，隨便就可坐下來。那間房相當大：大牀一張，書桌一張，到處有櫥子椅子。這一間房便是在伯外婆的天地，吃飯睡覺，休息會客，全在這裡。

在許多客人中，有一位桂三爹，很會說笑，又會煮菜。親戚家請客，多請他去掌鍋。我家也不例外。我不喜歡吃魚，因為魚骨太多，我們叫它魚刺。鯁在喉頭很痛，很不好受。他每次到我家煮菜，總會買兩尾「桂魚」，沒有小骨。用油炸熟之後，兩面都是魚肉，一根小刺都沒有。這道菜專門為我留一尾。桂三爹之會討人歡喜，由此可知。

請桂三爹來煮菜，先給他一筆整數，讓他先去買菜。請完客，他便交上賬單，找回零錢。然後再送他一個紅包。如果在請客的先一天他就來了，那就問題來了。多半是他把菜錢輸光了。大家曉得他這一套，也只好笑笑，再給他一筆錢。煮完菜要走，他一定說：這次真不好意思，紅包是決不受的。主人也一定會說：下次再扣就是。桂三爹便說：那我就依直。微笑地拿着紅包走了。

我在這件事上深深的感到華人往來的人情味。桂三爹決不因為別人如此厚待，他就常常藉此揩油。別人也不因此而與他作難。雙方都心照不宣的互相尊重。這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我後來遇見的某些好賭的人，賭輸了，到處亂借錢，毫無信用可言，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五伯外婆自然不用請客，桂三爹來坐坐，也只是如老家人一般，談談家常。有一晚，他急急忙忙要走。大家都知道他是要去趕賭局，偏偏留他講笑話，五伯外婆對他說：是不是要去趕熱被窩？

這是一句大人的笑話。想不到會出自五伯外婆的口中，我感到非常驚奇。我們小孩的男女界限分明，提到男女有關的一切，都是犯了罪似的。記得那年到英國南部參觀某小學，一位女老師在休息時，要我和她坐攤一點好談話，我感到有點不自然。接着一個女孩走上前來問我有幾個小孩。我答覆之後，那位老師問她：你要不要結婚？要生幾個小孩？她說要結婚，要生兩個女兒。我聽了這段師生對白，一直在提醒自已：這是在英國，英國就是英國。

在五伯外婆家，充滿了人情味。沒有虛文俗套；沒有矯揉做作；也就是說：沒有形式上的客氣！愈是古舊的家庭，愈講究外在的儀節。例如坐席，讓位就得讓半天。都表示謙卑，不肯上座。小時候，我代表父親去拜客。主人也堅持要我坐「上位」，我也學會了如何謙讓，如何對答，如何端茶，都有一定的規矩禮貌。如今在大馬，要飲茶仍得客客氣氣和大家說一聲：飲茶。在台灣請客，每位客人要輪流向全桌敬酒。這些都是古風古禮。

我習慣了這一套：「請問 貴姓」？「不敢，姓黃」。「請教 台南」？「小字潤岳」。「尊寓」？「蝸居在某街某號」。「令尊可好」？「家父託 福」。「有幾昆玉」？「共三兄弟」……稱對方總是貴、令、尊；自稱便得敝、家、舍。如果沒有訓練，不免鬧笑話：我的令尊，順口而出。於是，在親朋戚友中，我既善於應對進退，大家都稱讚我懂事，也就是懂得規矩禮貌。常常引為模範：你看，像某某，年紀小小的，多麼懂事。爲此一來，養成了我的雙重生活。在成人面前，我是循規蹈矩的。和小朋友在一起，我就天真幼稚，一樣的頑皮和吵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於我來說，一點也不矛盾；而且可以協調。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故意做作，在成人面前裝模作樣。大人不在面前就原形畢露。事實上，兩者都是我的本來面目。我在成人面前有禮貌，原不是爲了要討好。我只是感到：我應該那樣。主動的，視爲當然的，順理成章的便那麼守規矩有禮貌。有時大人罵他的兒子：你看，某某和你一般大，他就不像你這樣搗蛋！如果我會一樣的搗蛋，我就很不自在。我會紅着臉，小聲說：我也是一樣。那位罵兒子的遇上這種場面，不免尷尬。只好自己打圓場：好了，去玩罷，以後別再這樣了。這時我的心裡也很高興，我的坦白使玩伴免掉一場責罰。

五伯外婆對我們非常寬容，對她的孫子更是放縱。毛四仔子脾氣壞不打緊，個性強，心胸狹，並不是好玩伴。有些玩意他不敢，有些遊戲他不會。他又害羞不願和女孩子在一起。跟着我們，有時成爲一種負擔，有時成爲一種拖累，有時他在事後告密。不過，我們還不知道記仇，也不想要報復，大家玩得很好。五伯外婆更喜歡我們了。

## \*方昂

我心目中的美麗  
 是她顧盼室內梳粧台前  
 橄欖油厚厚塗着一層  
 的黑髮上細細編就的一朵  
 蝴蝶結  
 一只飛不起的蝴蝶  
 馴服的匍伏在油亮的髮絲中  
 無翼，無雨，也無陽光

我心目中的哀愁  
 是午後夢醒了紅樓  
 想起黛玉與寶玉

想有情與無情之間  
 恁的如許界線模糊  
 究竟菩提是不是樹明鏡是不是台  
 我因此無心修剪  
 東籬的菊

唉，我的美麗與哀愁……

# 美麗與哀愁



• 人間集 •

# 灰燼裏的火花

我們最害怕的事終於發生了：『學報』自去年十月起已經無限期的「暫停」出版。我們說「暫停」，原因是還抱着一線希望，『學報』將會繼續在我們的面前出現。根據我們所知，出版人也有申請一九八五年的出版准証，但是目前尚不知結果如何。現在這個灰暗的時刻，我們只有希望故人無恙吧。如果『學報』是一隻鳳凰，她一定會從這連場大火後的灰燼中重新開始新生命的。

沒有了『學報』，天地驟然間都變得黯然無色。最令我感到心痛的是，莊若在『文藝青年』裡剛把『學報』列為他愛得發燒的項目，不久後便發生了這樣悲傷的事。我們這些厚着臉皮霸住地球一角的老油條，在這個年紀裡，再受多些打擊也不算得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是莊若，那麼年輕，還是一個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哥，便要面對這樣殘酷的悲慘世界，真令人感到心酸。當然還有很多愛護『學報』的人在傷心難過，就如那一群我常常見到的友仔，且讓我們一起祈禱吧。至於那些從未以行動支持而只作口惠之勞的，也希望他們不要再說些無聊又無謂的話，因為這對整個事實完全無補。至少在目前來說，我們並未完全絕望，也許日後會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像從前那一波過後又一波一樣，到頭來還是安然渡過。我們對於火鳳凰出現的殷望，絕對不是神話中的理想。

有些自以為已修成正果的傢伙怕要笑不攏嘴了，因為他們以為『學報』是二十五歲之前的少男少女刊物，凡是超過這個年紀還在上面亮相登場的，都是死霸住小輩的地盤不放的老柴。現在連這片乾淨土都沒有了，這些自以為早已得道的過氣文青，一定是得償所願了吧。其實，這些傢伙才是真正的可惡兼可恨。試問大馬有哪幾個文藝青年，不論是過去式的抑或是現在進行式的，不是從『學報』這個搖籃裡搖出來的？不管這些人日後在文學創作上是否有成，『學報』當初所給於他們的栽培，發表他們不成熟的文章，或由「魯閻王」指點一番，大作才得以出籠，這些，都是這本令人感到溫暖，又溫馨刊物的功勞，假如他們不是那麼容易健忘的話。那些自吹自擂甚麼「如果沒有某某，我便沒有今天」的厚臉皮之輩是可恥又可笑的，因為他很容易便被人冷冷的刺上一刀：「閣下今天也沒有甚麼嘛！」不過，如果有人說：「如果沒有『學報』，我就不會寫作」，却一定不會有人向他嘲笑，因為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翻開馬崙著的『新馬華文作家羣像』，我們就會驚覺到，自五十年代開始，竟然有那麼多的寫作人是從『學報』醞釀出來的產品。自一九五七年創刊，到一九八四年為止，二十七年來『學報』對馬華文學的貢獻，真是難以估計。

事實上，喜歡並支持『學報』的人，是永遠都不會過時的。黃潤岳校長已經六十六歲，還是『學報』最熱誠的作者之一，而他的文章，又何曾令人覺得不合時宜？不錯，『學報』在每隔三數年，就有一批新的作者出現，因為舊的已經退隱了，退隱的原因可能是畢業了，出來做事了，已經沒有興趣看這些學生哥學生妹的文章；或是文筆成熟了，嘗試把作品投給一些水準比較成熟的刊物去。雖然新人不斷湧現，但還有些老臣子，願意留下來，和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生活中的甘與苦，如邁克、如公羽介、如方榮、如拾一果等等等等。也就是這些人的「犧牲」，使我們在這片乾淨土上感到格外的親切與溫暖，因為他們並沒有由於另有天地便拋棄了『學報』，仍然衷心願意的回來作出奉獻。我在上面寫出「犧牲」和「奉獻」這些字眼，是有所根據的，原因是『學報』近幾年來由於經濟困難，已停止付出稿費。換言之，這些作者多年來，並沒有收到任何酬勞，反而要貼出郵票、稿紙、以及遞送稿件的車油錢。在以前尚有能發出稿酬時，每期的總稿費也只不過是三百塊錢，我還親眼看見張愛倫和黃協海等小編輯像做數學中的未知數一樣，每期都要花費一番心機把那三百塊分來分去。可是愛護『學報』的人都從無怨言，而且認為這種奉獻是值得的。

『學報』的屢遇困難到現在的暫停出版，都在在的說明了出版「健康有益」刊物的不易。『學報』一期可銷一萬多份，如果再在推銷上多下些努力，銷數一定不限於此數。這樣，『學報』便可以在不賠錢的情況下繼續出版。如今唯一可以挽救『學報』的人，是她的股東，希望他們不會令我們失望。

\*梅淑貞

\*378期的『零打洋上嘆零打』，是文天祥的詩句，在交去付印時已發現錯誤，但已來不及修改。在此也謝謝陳應德先生的指正。

# 茫茫夜

鍾瑜

偉良黯淡的臉色，使他的妻子麗芳，頗為關切和體諒的說：「偉良，你不要難過，輝兒只是不懂事。他其實是天天在惦記着阿爸的！——」做母親的，這時候又俯身呵哄着孩子，說：「快叫阿爸，輝兒，叫阿爸！——」孩子這時候，在母親的呵哄下，略為移動了一下腳步，用羞澀的眼光，仰望着高昂而碩壯的偉良。後者伸揚着手臂，用眼光鼓勵着他，對他說：「輝兒，阿爸好疼你，好想念你哦！——」孩子在雙親的呵哄下，終於向前傾抱着偉良的腿膝，他嘟囔着小嘴，在說：「阿爸！——」

菜市上經過昨宵的淫雨，溝渠上溢出的污水，沿街漲滿在路面上。幾個清道夫，在忙於掃潔路面上的穢物。一輛巨型的垃圾車，在經過菜市時，漫天噴射着廢氣。街上的攤販在怨聲載道，行人也頻頻感眉。幾個挽着竹籃的婦人，在路上走避時，一時脚下閃失，幾乎把偉良他們的罐頭雜物檔絆倒了。偉良連忙用手，扶着搖搖欲墜的攤檔。婦人很感歉疚的，對偉良和他的女人，作一個苦澀的笑意說：「真的對不起！——」菜市在隣近廟宇的煙漫下，四處都罩着朦朧的氳氣。市聲的嘈雜，越來越甚。偉良正向麗芳說着：「這菜市真的越來越亂了！」他還未說完，遠處街頭上，已傳來一片雜沓聲，有人扯着喉嚨，在叫嚷說：「警察來了，快走，快走！——」一時間，菜市在亮麗的陽光下，亂成了一片。攤販們惶亂地，收拾着各自的攤檔。有些把貨件頂在肩上。有些則挑着扁担，或者把貨件堆在三輪車裡。人們在雜喊着：「走哇，走哇！警察來了！——」在人群如避難的奔走中，遠遠地傳來警車的笛鳴聲。十幾個手持警棒的印度警員，在連迭的吆喝中，把攤販或上菜市的婦人或行人，驅趕得七零八落。一輛載滿鷄鴨蛋的三輪車，被人群推翻在溝渠裡。攤販是一個白髮的老人。他正用沙啞的聲音，向印度警員抗議着。印度警員則無動於衷的，手持着警棒，向老人和其他攤販揮揚着。整個菜市，一瞬間變成災難似的紊亂。有一個婦人，被挑扁担的小販絆倒。她匍匐在濕漉的地面上，滿身沾滿泥污的啜泣着。一個小女孩被大人掉散了，正在菜市如潮湧的人流中，扯裂着喉嚨嘶喊。

整個菜市，宛如天崩地裂似的，四處都是追逐的警員，和逃避的攤販。一個背負着一籠鷄鴨的中年攤販，正向扣逮着他的印度警員抗議着。後者毫無憐憫的，把中年攤販和他的鷄鴨，押送上警車去。車前站立着一個英國警官。他一雙蔚藍的利眼，在警帽的陰影裡，不住的震動。並不時，有一種曖昧的笑意，在他的嘴角逸出。人群在震天價響中，互相推擠和踐踏。人們把所有的菜和水果，也有一群鷄鴨，和一整盤鮮活的魚蝦，被傾滿地。那個英國警官，正在用手指揮着幾個印度警員，把一個馬來攤販和他的麵食檔搬上警車上。馬來攤販掙扎着的同時，和印度警員嘈罵了起來。印度警員用馬來話對他吆喝說：「你們阻碍交通，你們是無牌小販！你們統統都要押送警局去！——」英國警官顯然聽得懂馬來話，他揮手對印度警員說：「不需要對他們多費口舌，一律把他們送到警局裡去！——」可是，菜市四周都是群情洶湧的攤販和路人。有人不知在咒罵什麼，隱約間可聽聞，那是對英國警官詈罵着。後者在帽簷下的一雙眼睛，在骨碌地掠動着。他把嘴角彎扭着，用憤怒的聲氣，對印度警員說：「把所有的攤販，都押送到警局去。一個也不能放過！——」可是，印度警員之一，趨前對他說：「警官，那輛警車載不了這許多人！」英國警官揚動着眼眉，對他瞪視一眼，說：「快電告總局，多派幾輛警車來，快！——」英國警官在下達命令時，不時的用他皮革的鞋子，在濕濡的地面上敲動着。

菜市內惶張的人，在各自向街衢的出口奔去。印度警員們，把各出口都堵截住。一大群的攤販，都由陸續駛達的警車運走。一輛警車上，擠滿着各族的攤販。他們在警車上，猶緊抱着各自的貨物。一個女攤販左右手，各抱持着一只公鵝和母鵝。另一印度女攤販，頭際上則頂頂着一籃水果。攤販們在早晨的陽光下，隨着警車的緩緩開動，而扯裂着喉嚨，在大聲叫罵和詈罵着。菜場上，在警車逐漸開走後，只剩得滿地的菜果和魚蝦。一片豬肉攤被推倒在溝渠裡，四處都是肉塊和秤鉞。有幾個衣衫襤褸的小童，正蹲匍在溝渠畔，翻檢滿地散落的錢幣。

市場上逐漸平靜後，到處所見，都是攤販們奔逃後，所呈現出來的殘敗景象。一片攤檔上的遮陽篷，被印度警員們，用警棒搗毀了。攤檔的木柱，也被蠻力的推倒。一個年老的攤販，在尙身往地上拾掇自己的鮮菜。他的肩膀不住搖動，顯然是強抑住自己的哭泣。周沿的行人，除了低迴的愁嘆了一聲，大家都只是，無奈的搖晃着頭，然後提步向陽光璀璨的所在走去。

偉良在這一片動亂的時候，早已把攤檔上的罐

頭和雜品，趁着人群湧湧的時候，用三輪車推向橫巷的一棵紅豆樹下。他用茂密的葉叢，把三輪車掩蔽住。他的妻子麗芳和兒子若輝，就在臨街的公廁屋簷下隱蔽着。人們在相交奔逃中，彼此推擁而發出着喧鬧。樹下的葉叢裡，除了偉良和他的三輪車外，也聚集着各族的流動小販。幾個中國人背負着沉重的菜果。印度人則挑着滿担的羊肉，馬來人則拽着一輛拖車，車上林總地堆滿各式乾糧和用品。

警車在街外漸然遠去之後，一個販賣豆腐漿的小販，憤然地說：「幾乎隔三幾天，就來抓我們做小販的。這是不讓我們活下去吧！——」另一個賣炒花生米的印度人，則口嚼着檳榔葉，說：「我上星期才被抓逮了一次，罰了五十元才放人！——」不知是誰在說：「謀生真的好難喲，要做小販，也真的是不容易！——」衆攤販盡管埋怨着，但各人却忙着手腳，把各自的攤檔，重新佈置開來。一個賣鷄鴨蛋的婦人，用疑惑不定的口氣，詢問着旁人：「會不會，他們又會再來？呃！」他問的是印度肉販，後者聽不懂中國話，只是向她瞪眼睛。婦人不得要領，又轉頭問偉良。這時候，偉良正俯首整理着攤檔上的罐頭雜物。他內心有一種蒼涼的感覺。他感到世道日艱。人們要出賣勞力，求取兩餐溫飽，也端的不容易。在這個繁華的大城裡，人們要靠擺賣維生，也不易有個立足的所在。在失業浪潮湧下，滿街都是失業的人，也滿街都是流動的無牌小販。他們要多大的壓力下，多少的担驚受恐下，才可以求取三餐一宿的起碼生活！

偉良想到有些迷惘，內心的錐痛，也使他罔顧於周圍的聲動。他對婦人的問題，也像是聽懂聽不懂的，凸露着呆滯的眼光。婦人對他有點困惑的，用眼睛盯望一眼，然後說：「這個人一臉癡呆的，是幹什麼的嘛！——」在周遭市場內，已有小販們，重新在叫嚷着兜攬生意。市場上逐漸回復了生氣，鄰近的廟宇，把冥紙焚燒得更其熾烈。一天都是如披紗的煙霧。一群白鴿，穿越過破舊樓宇上的屋脊，在咻咻不已的啾鳴着，恍似地面上一切都不曾發生過。菜市上的人流如梭，攤販們的叫賣聲直透雲端。

偉良推着沉重的三輪車，和妻子麗芳兒子若輝，三人越過雜沓的人群，向隣街的家門拽去。麗芳滿臉熱汗的，一手推着三輪車，一手拖着兒子。她噤默不語的，向丈夫覷望了一眼。憑諸多年的夫妻瞭解，她知道偉良又被沉重的心事困住了。她邊推着車輛，一邊自語似的說：「每星期來抓小販三幾次，還是今天早些收市吧！——」在她說着的同時，路上已有各族的攤販們，把自己載滿貨品的三輪車或拖曳車，一直推着或拽着，向各自的居停處走去。早上陽光晃照下，把各人疲倦的臉容，映照

得汗珠涔涔而下。一個攤販用沙澀的聲音說：「這樣的日子怎樣過哦！三幾天就要走一次警察！——」這時候，人們才注意到，有幾輛小販車，在急遽奔跑中，被推翻在路畔的電燈柱旁。攤販中男的女的都有，他們正蹲匍在路面上，拾掇地面上的菜果和鮮魚。行人中，有人悄悄地，俯身拾起了幾只水果，趁人不覺，就揣在闊衣袋裡，然後就在人影綽綽的街頭上，消失無踪。

推着三輪車，在洼洼坑坑的路面上走着。偉良迎着晨光，看到高空的街頭，橫掛了各式的標誌和口號。一面碩長的橫條，揚跨了整片馬路，在高空上飄揚地寫着：「投某某政黨一票，為你的生活和前途，謀取福利和保障！」旁及的，是各式競選時的諾言。一面某政黨的旗幟，在一幢陳舊建築的屋簷上飛揚。一幀碩大的黨領袖的肖像，有意地高掛在破牆上。肖像周沿綴着亮麗的鮮花。有人在牆上，用油漆書寫着：「國家民族的鬥士，一個你可以完全信賴的領袖！」不知從那一幢建築物的窗戶裡，傳來一片鬥志昂揚的政黨黨歌。

偉良一路上噤默不語，使麗芳不免好奇的，開腔對他問說：「偉良，你有什麼心事嘛。最近，你比往時沉默得多了！」麗芳說着的同時，佝身撫摸了一下孩子的頭顱。孩子仰臉迎向着陽光。他眯細着眼，對母親笑着。母親的一路咪笑着，孩子則不住揚晃着手中的連環圖。他一連串天真的動作，逗得母親麗芳，和父親偉良，都樂孜孜的嬉笑起來。偉良第一次，自陰霾似的臉龐上，綻露出珣燦的笑容。在朝陽的俯照下，他的笑容難免還是隱含着苦澀的。偉良說：「輝兒真乖，真的！——」麗芳把笑靨迎向偉良，說：「你的心境開朗點了，偉良！——」後者推着三輪車，無可無不可的，澀笑着說：「真的對不起妳，麗芳。我實在太多的掛慮了！——」他說到這裡，嘴唇輕微的搐動着。他像有好些話要說，但最終強嚥在心腔內。他把眉絲緊扣在一起，表示了他內心負載着沉重的愁情。

麗芳迅速地聯想到生活上的種種。她在推動三輪車時，隨着使力的去勢，在喉腔裡迸出嚶叫似的聲音。她搖搖腦勺，用手揩拭了一下額上的汗珠。她無言張望着，煙霧瀰漫的街頭。在街衢後的陋巷裡，一片鋸木廠，正在焚燒着木屑。鄰近的鐵器廠，正在錚錚地錘打着鐵條。廠房上的煙囪，正一蓬蓬地冒着又濃又濁的污煙。

偉良帶着愧疚的神情，向麗芳覷望了幾眼。他把腳步稍為放緩，伸手撫按了一下麗芳的肩膊。他舔弄着唇，把想說的話，略為躊躇之後，至終還是沒有說。他用嘆氣，表示求取麗芳的諒解。後者也感激的，感到偉良的手心，傳來了巨大的溫暖和情意。那種男女相悅的感情，一瞬間如陰陽電的相觸

，而發出燦亮的光花。他倆彼此瞅望着，而又彼此體諒的，內心溢起一重濃甜的蜜意。

街上馳騁着各式的車輛。一輛巴士車因為拋了錨，在路央造成了嚴重的交通堵塞。交通警察在指揮着車輛和行人。轎車和三輪車的笛鳴和鈴聲響歇不休。人群在匆匆趕路中，也不覺的佇下腳步，仰脖向雜沓的街央上看熱鬧。——偉良和妻子兒子，聯手推動三輪車，最於在街市兜環了一匝，而回抵家居的陋巷裡。偉良在人聲車聲喧雜中，對麗芳問了一句：「阿媽的病好些了嗎？我真的是惦記她老人家！——」一刻間，他想起病榻纏綿的阿媽。已經是七旬的人了，患了半身的癱瘓，在陰暗潮濕而不通風的閣房裡，在和最後剩餘的歲月，作最終的掙扎和搏鬥！

一家人都讓同樣的心事困擾住了。偉良和麗芳，同時想起那臉容枯槁，體質孱弱的阿媽。孩子若輝，也饒能懂事的，想起那終年不起，並不時輾轉呻吟的阿婆。他把愁悒的臉孔，仰視着父母，正用低沉的聲氣說：「阿婆——」偉良夫婦兀地，二人同感心痛的，臉上表情痛苦地歪扭着。夫婦二人同時止住了腳步，彼此眺望並吟嘆了一聲。一種無言的愴痛，把他倆的內心，糾絞得難以開釋。偉良只是低喚了一聲「阿媽！——」人就隨着三輪車，顛簸在細碎的石子路上。這裡是一片闊大的舊樓房。一樓一底的。在大門處望過去，只見各家各戶，在窗外張晒着各式衣裳和日用品。每一戶人家，都在窗沿上豎插幾柱清香。有一個梳髻的老婦，正在合掌虔誠的向蒼天禱拜。一群家鴿，在屋簷的橫樑上飛躍。一群孩子，在樓房的狹道上遊戲。幾個推着手車的中年人，一路上向孩子群吆喝着。手車上堆疊着各式日用品。推車的中年人之一，在走出過道前，和偉良一家人遇上了。中年人之一說：「噢，偉良，今天是放假回家嗎？好幾天不曾見到你了！——」中年人是一個溫煦而懇切的人，他和另兩個中年人，共同堆着手車。他們顯然是共同，出門找生活去了。他們和偉良一家，都是這敞大而陋敗的樓房的住客。他們說着，其中一個中年人，仰脖對窗戶內，正向蒼天焚香禱拜的老婦說：「阿媽，我要出門找生活去了！——」他把嗓音提得極高，讓隣居的住客們都聽到了。樓房的四周，幾乎每一個窗戶內，都有人伸出頭顱來，用好奇的眼光，向樓下推着手車的中年人眈望着。可是，仍在當天禱拜的老婦，並未聽清楚中年人的喚叫。她仍是合掌默默的，在專注的禱告着。中年人無奈的，只是聳聳肩盪笑一下。這時候，樓房下一個嬉戲中的孩童，用手勢比劃着耳朵，對他的玩伴說：「他阿媽是個聾的！——」他說的雖然低悄，但中年人顯然都聽清楚了。他兀地瞪目揚眉，對那孩子吆罵了一句：

「這東西，沒有家教！——」他罵着時，口吐沫屑，把自己手車上的日用品和部份乾糧，都濺濕了。

偉良正和另一個中年人寒暄時，麗芳已聯同兒子若輝，合力把三輪車推向鐵棚下。這裡堆放着大小的腳車三輪車。一個憔悴的老人，正在蹲匍在地上，修理他殘舊的腳踏車。孩子們這時候，在狹隘的過道上踢皮球。在一聲嘩叫中，皮球跳在老人的背脊上。但他宛似毫無反應的，仍在仔細地修理着他的腳踏車。麗芳把三輪車在鐵棚下擱好。她一手拎起一箱籠的罐頭和用品，和兒子一道，搬向樓房門內，臨街的一片小房裡。那黑漆漆的長廊後，可見到相繼間隔着一排房宇。每一房宇都披着花彩的門簾。大部份房宇都鎖上了門扉。人們在門扉上貼着鬚髯飄揚的門神，各家也貼上「出入平安」等揮春。偉良家也貼着筆勢遒勁的「四季如春」。門扉後是侷促狹小的房間，在板壁一隅，高聳地搭起一片閣房。那裡用深褐色的布幔垂掩住。在布幔的一角，凸出了一只皮黃骨瘦的手臂，一陣隱然若無的呻吟聲，不歇自布幔後傳來。

麗芳臉色凝重的，舉手撩起深褐色的布幔。那裡陰黯的所在，橫躺了一個白髮蒼髯的老婦。她因長久沒經太陽，肌膚如霜白的佈着青筋。她青癩如骷髏頭的臉龐，嵌着兩只透出紅絲的眼睛。眼眩內貯着一泓清淚，欲流不流的，在虛黯的閣房內閃灼着。——麗芳輕輕把她橫岔在外的手臂，重枕在她的胸腹上。老婦不知要說什麼，口唇蠕蠕而動。她呆滯的眼光，望着人使人愴痛和寒慄。麗芳低吟似的，呼喚了一句：「阿媽！——」孩童也站在麗芳的腳畔，他用稚嫩的聲口說：「阿婆，阿爸回家了！——」他說着，屋內人聽到樓房的雜院外，除了孩童們追逐嬉戲的聲音，就是偉良和幾個中年的隣里在絮談着。有人好像在提到最近的政治大選。這是殖民地統治，行將消失前的自治政府大選。每一個政黨，都在滔滔議着，民選政府的到來，人民自治當家的日子就快到了！有些政黨，將在日內派出候選人，沿戶訪問民家，以瞭解民瘼，解決民困！一個中年人推着販賣成衣的手車，在臨走出街巷前，對偉良說：「今晚對街的草坪上，有某政黨的群眾大會。希望你能去聆聽，偉良！」另一個推着滿車兒童玩具的中年人則說：「偉良，你應該去聽聽，據說，那個政黨是一直為工人子弟說話的！——」另一個小販，推着他的手車。他的軀影逆着陽光，在街巷內看他的偉良，只感到視線迷糊的，有些看他不清楚。只聽到他在說：「你信不信呢，偉良！自治政府一朝成立，我們窮苦人家，就有翻身的一日了！——」隨着中年人推動着轆轤的手車，他的聲音被街外疾馳而過的聲響掩沒了。街外人潮熙攘中，只見小販們向人衆麇集的街頭趕去。有些小販臨街搭着篷帳，在扯裂着喉嚨，喊着「大減價！」

。各族人等，在街上穿梭着。有軌的巴士車，載滿男女搭客，在街巷外馳過。偉良看到，在巴士車之後，一輛載滿青年男女的貨車，在沿街緩緩而行。車上一群人，擎着一面飄揚的旗幟。某政黨的候選人，站在車斗前的階梯上。他手持着喇叭筒，在向街上的人群演說着：「各位市民，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本屆自治政府的某黨候選人，也是本區尋求你們委托的民主代議士！本黨的競選宣言，相信大家也略知一二。本黨是一群勞動工友和各業專職人士，組成的政黨！我們來自社會各階層，因此，也能瞭解各社會階層的痛苦和意願！——」那候選人是一戴眼鏡的青年人。也在喧嚷不休的街道上，張起喉嚨、揮着熱汗，在向街上的行人演說着。他背脊後的一群支持者，在發力地揚動着該政黨的旗幟。他們在七嘴八舌中，沿街向車輛上的駕駛者，或街上偶過的行人，分別遞送着，印刷粗糙，但各種語文俱備的傳單。幾個印度人馬來人，各人手裡，不知何故竟手握着一疊。他們搖晃着頭顱嘆着氣，把手上的傳單，義務的送遞給身畔的人。偉良也在他們傳送中，接過一幀。

雜院的過道上，幾個鄰里的婦人，在各提着水桶，往路畔上的水龍喉裡提水。這裡住了二三十戶人家，家家的用水，全賴這路畔上的水龍喉提供。這是上午最雜沓的時候，整十個婦人和小孩，在提着水桶輪候。麗芳也在人龍之中。她提着盛水的鐵罐，對偉良眺望了一眼。她愁白的臉，反映了她在生活的重擔下，人有一種未老，而嶄露出來的倦態。她和偉良彼此張望，一種無言的夫妻情意，在他們的眼光中傳遞着。一對貧困的夫婦，有着一種人世極其珍罕的感情。他們在苦澀的生活中，絞擰出一種濃郁的愛意。

偉良心緒複雜的，提步向自己的家門踱去。他一眼望向手上的政黨宣傳單，那上面清晰的鐫印着：「工人兄弟的政黨，人民大眾的政黨！投本黨一票，扭轉你的命運，創造你的新生活！——」偉良兀地，想起建築工地裡的工人群。也想到，工人們在工地上流汗苦拼中，旋即變成斷肢折腿的血染縱橫。資本家在連迭的鈇令下，工人們孜孜吃吃的，咬着牙齦趕工。可是，工傷事故發生後，資本家却罔顧工人們的福利。工人們在死亡後，要工人兄弟籌資收殮後事。工人們負傷後，資本家却一紙敕令停職！

一萬種苦澀，湧上偉良的心頭。在今晨離開工地宿舍的時候。他的摯友阮坤，正和一群情緒高漲的工人，在喧嚷的商討着罷工事項。不知那裡來的支援隊，是一群身著工裝的工人群。他們是支援工人兄弟，對頑固的資本家鬥爭來的。他們的工裝徽號，表示他們是本市某交通總部的工人。他們熱情

的，用小型貨車或三輪車，運來了各式乾糧。粗看上去，有罐頭食品、米包和菜果。幾個工人搬運着沉重的擴音器。一群工人正掄着鐵錘和螺絲起子，在滿地混濁的工地周沿，搭起了一座碩大的木棚。有人用各種語文，在書寫着斗大的字樣：「工人階級一定勝利！罷工，罷工，堅決罷工！」各種顏色的旗幟，在晨曦迷濛中，迎着陰颯的清風，習習地飛揚着。

在阮坤迷惑不定的眼色中，在工人們高潮迭起的，叫嚷着「罷工」的喧鬧中，偉良踽踽獨行地，踩過這沙礫和泥漿，攪拌得一塌糊塗的建築工地，而向晨霧低垂的街外走去。在他的身畔，各族的工人們，正在協力地，在工地周沿，豎立起罷工糾察的哨崗。一群印度工人，在高叫着「罷工」的口號中，把一匾木牌，用起重機吊揚在半空上。上面畫着一幅漫畫。資本家用水草吮工人們的血。另一個資本家，在腳踩着死傷的工人時，左手擎着酒杯，右手却摟着一個妖嬈的女人！一群臉容瘦弱的工人，他們被資本家，吮盡了血，顯得奄奄一息。資本家却笑逐顏開的，在開動巨型的轎車，把工人們砸扁在輪胎下。

偉良抬頭望向這飛揚在半空的漫畫。由於印度工人們設計得當，在場的所有工人，從喉腔裡，發出由衷的一句歡呼聲：「好呵！——」接着是手舞足蹈，和雷吼似的鼓掌聲。太陽的光絲，越過對街高聳的高樓大廈，把第一道亮麗的陽光，投射在工地上，每一個淹在亢奮和激揚情緒的工人臉龐上。他們振臂疾呼着「罷工！」而偉良在群情的湧湧下，人已漫步走出喧鬧不休的工地。他的背脊，有一種麻癢的感覺。他感到，他陷在一種喧嘩中的寂寞。他感到良心欠安。他感到，在這如濤的鬥爭開始時，他離開了工友群。他感到愧疚和羞赧。他在這個時刻離開工人隊伍，他是背叛了工人和出賣了工人！

——一整幢破陋的樓房，空氣都是潮濕和侷促的。樓房街外，傳來住戶們，輪候貯水的聲音。遠街外車聲隆隆。街巷內，各戶人家已忙於一日的生計。隣屋是一打鐵店。不住錘敲的聲響，一聲迭一聲，敲在偉良的心頭。他偎在窗沿上，眼望向街外灰塵翻滾，各式的人，做各式的事。但他們都有一個目的，朝生活邁進！生活是一種無形的驅策力。每一個人，爲了三餐的飽暖，都把體力和腦力，傾注在熙熙攘攘，幾乎使人心智麻木的生活洪流中。

偉良對着樓房外的對街，用完全癡迷的眼光眺望着。他感到內心一種刺痛。從今天起，他又再失業了。他離開工地的一瞬，就已決定了離開建築行業。他不願意捲入工潮的鬥爭中。他天生不是一個激越的人。他雖然是工人福利代表之一，但他多少

時候，都感到自己不能適應潮流。在全市到處鬧工潮的時候，他反而感到，加資本家鬥爭，罷工不是唯一的有效途徑。他感到，也許循序漸進的桌面談判，是一種比較文明和合理的鬥爭方式！

可是，他的溫和主張，被澎湃的工人熱潮淹沒了。他在工人群中，是一個被隔離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同情他，即使他多年的摯友阮坤，也不主張他的懦弱鬥爭。阮坤曾經敲動桌子，裂眦的對他說：「工人和資本家，是天性的對立階級。階級的鬥爭，有時候會在濺血的情況下進行的！——」阮坤的激昂說話，引動了工人群吶喊似的迴響。有人在喧鬧中，用吭亮的聲音呼叫說：「我們支持阮坤，和資本家進行，階級不兩立的熾烈鬥爭！——」

偉良把政黨的宣傳單，揉搓成一團，扔在樓房陰冷的牆腳下。傳單上一排文字，使他眼眶酸澀的，內心裡感到迷惘和難受。那上面又寫着「和殖民地主義者鬥爭！把一切殖民地主義的官僚和走狗，徹底的殲滅掉！」偉良腦膜裡感到混亂。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睜眼所見，聳耳所聽，無不是充滿戾氣的「鬥爭」！每一個人，都像被「鬥爭」的巨潮淹沒了。每一個人，好像把「鬥爭」都奉為生活的目的。他們在不歇的「鬥爭」中，發洩剩餘的情感。也把「鬥爭」權作一切進步和改良的主要手段！

太陽已逐漸游近當空。空氣也漸然的燥熱起來。孩子若輝，匍在臨窗的木桌上，做他的學校功課。房子內，趁着一絲一縷的陽光流瀉，偉良望了望壁上的日曆牌。他仔細一算，才想起孩子是在校假時期了。他移動腳步，走近孩子的身畔。在半明亮的光照下，看到孩子聚精會神的練習楷書。他感到，內心有一種親情的溫馨感。他看着孩子，感到生命仍然是充盈着希望的。他這一代是苦盡了失望了。但下一代呢？也許他們珣爛的明天，能夠彌補他失落的一切！

偉良想到入了神。他想到，生活着爲了下一代，奮鬥和掙扎，仍然是值得的！他對自己的消極和懦弱，不覺的暗恨起來。他抓緊着拳頭，把牙齦咬得嗞聲響。他感到自己，性格上的脆弱，使他無法在事業上振奮起來。他人過中年，事業一無所成。而如今，他轉眼又陷在失業中。一個人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毫無所成，他唯一要埋怨的，只有自己的潰惰和消極！他如果肯埋頭苦幹，成功仍然是屬於他的。在大都會的傳奇裡，許多人轉瞬裡成功，靠的就是專心一致的剛毅和奮勇！

孩子仰起頭，用凝定的目光，望向半熟悉半陌生的阿爸。他握着毛筆管，用沉靜而親切的聲音，說：「阿爸！——」偉良有點激動的，把孩子的頭

顛環抱着，說：「輝兒，過去阿爸時常出外謀生，很少接近到你，這是阿爸的錯。阿爸答應你，以後時常和輝兒在一起。阿爸不會再離開輝兒！」偉良說着，聲音也不免黯啞了起來。他不知何故，今朝回家之後，感情特別易於激動。他從未想到，自己會對孩子說這些話的。他到這時候，才感到親情是那樣的震撼人心。至親骨肉的愛，是世上無可替換和改變的感情！

父子二人相擁了片刻。偉良感到自己的臂肘，浸着溫溫熱熱的暖流。他俯身細看，才看清楚了，孩子滿眶的熱淚，紛紛地洒滴在自己的臂彎上。這孩子早已成熟長大了。他已不再是稚童。他已經懂得體會至情之愛了。他伸出幼稚的臂膀，把阿爸的腰圍擁抱着。他在無聲的啜泣中，用低沉的聲氣說：「阿爸，阿爸，你不要再離開我，離開阿婆，離開阿媽！——」偉良內心有刀戮的愴痛。他幾年來，隨着工作隊伍，到處飄泊，給家庭的關懷和溫暖實在太少了。他感到欠家人的實在太多。他幾乎不能原諒自己的，有開聲吶喊的衝動。但他沒有，他只是愧疚地，俯下頭顱對孩子說：「輝兒，阿爸答應你，以後要和你，和阿婆，和你阿媽，永遠在一起！——」偉良邊說，自己鼻子乍地酸澀起來。他的語音有點沙啞，眼眶裡升起了一重淚霧。他看四周的景緻，有些含混不清。但他耳際裡，聽到門扉輕輕地推開。麗芳捧着一盤菜餚，擱在木桌上。她顯然聽清楚了偉良和兒子的說話。她耳根子一陣熱燥，臉龐上一陣酡紅。整個人岑默的站立在那裡。房子內一時噤默無聲。街巷外傳來隣舍的錘銼聲。樓房上下都有孩童的嬉鬧聲。幾個婦人，不住吆喝着自家的孩子。屋前屋後湧來隣里的炊飯聲響。

偉良的樓房內，這時候傳來，老婦在隔着深垂的布幔，在輾轉呻吟着。她在微弱的呼喚着：「偉良，是你回來了？——」她沉吟呼喚中，夾着輕淺的嘆氣。她把一只乾癟的手，試着要撩開床沿的布幔。她的手是顫抖的，顯示出她的病象，是無比的沉重和痛楚。偉良兀地一驚。他剛才進房裡來，曾經撩起布帷探視她老人家一次。因爲她在沉沉的酣睡中，偉良沒有出言驚擾她。如今，被她阿媽呼喚着。他有說不出來的惶恐。老人的聲氣，聽着使人聯想到某種的預兆。一個垂暮而重病的人，真的使人想到危在旦夕的處境。一個老人這樣的呼喚着親兒，這種感覺，無疑會使到每個做兒女的，感到淒酸和心痛！

偉良和麗芳、孩子，一起圍着病態懨懨的老母親。對着她，三個人都有一種淒楚的感覺。老人躺在閣房已逾多年。她的癱瘓病，使她在生和死之間，徘徊轉側無法自棄。一個老弱的人，本想死亡是一樁自然的事。但是，這樣的病態，又使她不能迅

速自去。一個老年的人，眼睜睜地，躺在終年不見陽光的閣房上，讓病苦咬噬着自己的心。也讓自己，在呼吸着生人的空氣，而渡着死亡似的日子！

全家人眼看着病容蒼白的老人，每個人都吞嚥着哭聲，把所有的痛苦和牽掛，都在無言的哭嚎中，半隱半現的浮露出來。偉良用淚眼望向老母親。麗芳把頭側倚在偉良的肩胛上。孩子在拭淚和擤鼻涕的，在用低沉到近乎無聲的口氣，在連迭的呼喚着：「阿婆，阿婆！——」這樓房二三十伙人家，在大白天幾乎盡出而謀生。只有隣房的婦人，在開動縫紉機在替人裁補。另一隣家是做小食生意的，傳來了男人和女人在敲動鏟鍋的聲音。

房間內的病弱老人，終於用顫巍不定的聲音，對她身畔的兒子、媳婦和孫兒說：「我看我這一身病，也捱不了多少日子了，偉良和家嫂！——」她說到了這裡，連迭的咳嗽起來。口沫自她的嘴角溢出，眼眶內的酸淚，也涇涇地撲向蒼白的臉門上。麗芳這時候，很迅速的，自床沿的一頭，為她遞送了一口痰盅。老婦人匍下頭顱，向痰盅內吐了一口。她緩緩地抬起頭來，用感激和愧疚的口氣，對着兒媳二人說：「我給你們的拖累，實在是不少了！我，我真的是對不起你們！——」老婦人說着，咳喘得厲害。她還要說什麼，麗芳早已伸手，在她老人的胸脯上撫摸着，她說：「阿媽，妳好好憩着吧，妳的病，一定會治好的！——」麗芳的語調裡，飽含着無盡的心酸。她記得，週日前伴着老婦人去看病。那是政府衛生署的診療所。她携着老婦人：在焗熱的診療所內，足足苦候了兩小時，才輪候到她們進入診療室。那幾個披着白袍的護理人員，用冷峻和漠然的眼睛，對每一個扶病進來的病人，投以卑蔑和無情的眼光。有一個患了哮喘症的老人，在診療所冰冷的椅墊上，四肢不歇的打顫，和嘴沿裡噴着涎沫。他的眼皮在翻掀着。一種呆滯而駭然的眼光，無意中碰觸到任何人，都使人打從心底裡，湧起一種莫名的懼意。他在微然的痛嚎時，幾個護理人員，七手八腳的，把他昇進隣室緊閉的病房裡。在門扉仍未扣緊的一剎那，麗芳和幾個病患者，同時聽到幾個護理人員在咒罵着。他們在用尖厲的聲音，在斥罵說：「這老蠢的東西，每次來診病都讓人帶來麻煩！——」

麗芳心頭痛悸不休的，讓那印度人醫生，半冷漠半在意的，替老婦人草草注射了一針。又迅速的寫了藥單子，遞給麗芳，用馬來語對她說：「以後不必帶她來了。只要每星期，托人帶這藥單子掇成藥就行。這種病，是完全不能根治的。她只能長期在家裡調養。藥物只能防禦她的病情惡化！——」印度人醫生戴着碩厚的玻璃眼鏡。他說話時，只顧在藥單子上書寫，眼睛也絕不抬望一下麗芳和病人

。診療室裡，因為放着微涼的冷氣，麗芳只感到背脊上，仍然涇涇的滲着半溫凍的汗水。那種汗濕貼在人的肌膚上，使人有一種泛身麻痺和難過的感覺。

老婦人如瞌睡的，半垂着眼臉，在呻吟似的嘆氣。麗芳一時也沒有說話。她只感到印度人醫生的那句話「這種病，是完全不能根治的！——」像重錘似的敲在自己心坎上。她的臉色鐵青，用急遽而近乎哀求的語氣，對印度人醫生說：「醫生，能不能請你設法，把我阿媽荐進醫院裡留醫？——」她瞪弄着一雙泛淚的眼睛，望向印度醫生冷凜而黝黑的臉孔。診療所內外，除了護理人員的走動聲，就是病患們的痛吟聲。在幽涼的診療室外，透過玻璃窗扉，可見醫生到外面的草籬上，綻放着漫地耀眼的八仙花。

印度醫生還是沒有說話，也不曾放眼看看麗芳那副哀求的神情，也不關心老婦人的痛苦病吟。他只是用黝黑的手，按揷一下桌沿的喚人鈴。鈴聲叮噹驟響。一個表情木然的護理人員，從裡間踱步出來。她是個女的，眼睛却像鷹隼似的，對麗芳和半瞌睡似的老婦人，寒着臉的瞪望一眼，說：「又是妳，妳不是要求過好多次囉。我們沒有辦法幫助妳。醫院不收容長期難治的癱瘓病人！妳只能把她送回家裡去，每個星期來診療所掇取成藥！——」她說着時，印度人醫生，用馬來話補充了一句：「告訴她，病人不需要再來了！——」他冷澀的聲音是對護理員說的。說完，他托了托沉重的眼鏡框，身軀倏忽消失在診療所裡間。診療所內，空氣岑靜得使人難堪。

——偉良和麗芳進罷午膳，孩子則仍在桌面埋首功課。老阿媽仍然讓深垂的褐色布幔掩蔽着。她在幽黯和潮濕的閣房內，用沉滯和無望的眼光，望着斑鳩不清的樓板。那上面是一個鞋匠的住客，在不時敲着單調寂寞的聲響。那聲音「篤、篤——」迴響不休，伴着壁上的老鐘，聲音頻仍「的答」地在老阿媽的耳畔奏起。她無奈而難過的，長長的吟嘆一聲，把兩泓淚絲，涇涇地流向枯瘦的頸背間。

偉良在樓房前的水龍喉處，略作漱口和拭臉之後，他才感到身心舒暢的，伸伸腰幹，和麗芳夫妻二人，一同靠在樓房前，佇存腳踏車和三輪車的鉄棚下，談起老阿媽的病況。麗芳一口氣，把診療所的的遭遇，完全的告訴了偉良。她特別着重的說：「怎麼辦呢，偉良！我聽着了就感覺到了心酸。印度人醫生對我說，阿媽的病，是根本不能夠治愈的！——」她說時，眼眶內閃着淚花，眼皮外已逐漸泛紅。「真的，能有辦法，把阿媽送到醫院裡去嗎？」偉良也知道自己的話，根本是多餘的。他說時

搖晃着腦勺。麗芳幽幽地，吐了一口酸氣。在悲哀的冥思裡，她想到生活和前途，不覺掩鼻，而讓淚水簌簌地流淌下來。

樓房的內間，有一戶人家在雜院內，養了一群鷄鴨鑽在溝渠裡，覓食嬉戲。一個婦人在雜院裡劈柴。這時候，樓房內的一個老者，提着布袋和藤椅，從陰黯的內間，墮下石階，走近正在劈柴的婦人的身畔。他說：「阿大，我要出去做生意了，阿小回來的話，讓她燉一盅熱粥，給我送到檔位裡去！——」正在劈柴的婦人，惱怒的揚着手臂，把劈柴刀在陽光下揚晃着。她碎了一口涎沫，大罵說：「整天就是惦記着你的阿小、阿小！她是你的心肝寶貝，我是人老珠黃的老老婆！——」婦人說罷，跌了蹣腳，把劈柴刀「咯啣」一聲擱在地上，人就扭着顫抖的厚臀，向樓房的內間走去。

老者提着小布袋，上面清晰的寫着青墨字：「鬼谷子算命卜卦」。他略為尷尬的，站在雜院的路中央。他身畔走過一騎腳車的青年。他是樓房內間的一戶單身客。他調侃的，在老者的肩膀上，着地的拍擊一下，揚着聲氣，說：「有大有小，鬼谷子，齊人之福不好受喲！——」說罷，人和腳踏車，像一陣陣風似的，消失在塵埃瀾漫的街巷外。老者滿脖子漲紅的，切着黝黑的牙齒，痛罵說：「要你多管閒事，小子！——」在樓房的二樓，窗扉這時候，在陽光傾照下，兀地推開，並露出一個橄欖形臉龐。他手裡擎着一只鐵錘，對地面上的老者說：「鬼谷子，人家都說，妻多夫賤哦！——」那男人一臉嬉笑的，使勁搖晃着手上的鐵錘。老者在雜院上，提腳踩着地面，說：「臭鞋匠，誰說的？狗屁不通！——」可是，他才把話罵完，四隣裡浮出了一群好奇的臉孔。人人都感到，這個一夫兩妻的算命先生，一直是大家取笑，並且懷有多少艷羨的對象。有幾個人敲着掌說：「鬼谷子，你的阿小，在內房裡喚你呢！——」這一下，連着掌聲來的，是群體爆炸出來的轟笑聲。不知那一個作謔的青年人，做着女性嬌嬌的聲口，在嚙聲地，對雜院上的鬼谷子，傳聲地說：「你來嘛，鬼谷子！——」這些話說了出來，一片如堤崩似的謔笑聲，幾乎把整幢樓房震塌了。有人還比劃着手勢，嘴裡說着污穢的髒話。另外一些人，則在說鬼谷子天生異稟。有人說得太露骨，使到本來湊着看熱鬧的婦人女子，她們撇撇嘴，漲紅着臉，把頭顱退隱在窗扉後。幾個老邁的婦人，則楞瞪着眼，對懊惱中的鬼谷子瞅望着。

可是，鬼谷子在陽光浸漫着的街巷，逐漸提着他的布袋和藤椅，在市聲頻雜的街頭上消失了。街上到處，都是流動的攤販，在兜售着各式的食物，和家庭日用的所需品。沿路可見，一些印度人驅趕

着黃牛，在馬路上行走時，造成了交通堵塞的現象。這種幾乎使全線交通癱瘓的現象，幾乎無日無之。在樓房內，走出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是撿拾垃圾為生的。兩個老人佝着腰幹，推着一輛轆聲不絕的小木車。他倆夫婦行經偉良夫婦的面前，那老者眯細着眼，把打着縐褶的臉孔，望向偉良，說：「呵，偉良，好幾天都沒有見到了你了！」他的說話聲充斥沙啞，彷彿喉膈裡掛着一口痰，使他說話時，呼吸帶着點困難。

「陳伯、伯母，你們都好！——」偉良溫和地說。他看到，兩個老人在背脊上都滲浸着溫濕的汗水。那老婦大約是耳聽不靈的，她仰着爬滿紋溝的臉膛，對偉良夫婦楞望着。偉良和麗芳，頓時想到兩老人的遭遇，心裡黯然。嘴上不說話，但臉上的表情，却轉瞬間，變成愁淡無光。老人好像看出了偉良夫婦的心事。他一手枕在木車把手上，一手把闊大的草帽，套在頭顱上，說：「偉良，你的工作好嗎？大約不會再漂泊到外地去了吧！說實在的，你在本市，找一點小生意做，不是更好嗎？呃！——」老人說話雖然絮叨，但他的心意，明顯地却是好的。

偉良有萬種的感慨和慚愧。他把嘴角輕搖了一下，眼色有意無意地，向麗芳瞅望了一眼。他倆夫婦宛似有同樣的心事。二人把眉尖收攏着，用一種無奈和愁傷的神色，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老人雖然眼鈍，但很快就洞悉了他夫婦的心理。他感到自己有點瑣碎和絮叨。臉上流着歉意的，對偉良說：「我看，我們還是上街求生活去了！——」他對老伴說：「我們趕快推動車子吧！」可是，偉良却揚手，阻止着老人夫婦，說：「不，陳伯和伯母，我們就談談再走吧！」麗芳也附添着說：「我們談談嘛，陳伯，伯母！——」四個人在樓房外的車棚下佇下腳來。一種莫名的熱流，自棚頂的鐵皮下撲下。四個人有點難過的，彼此在喘着氣，並不住用手拭着頸槽內的汗絲。

「陳伯，你們家的阿祥，他最近怎麼啦？」偉良用關切的語氣，對陳伯垂問着。麗芳也同情的，嘆了一口淡淡的憂悵氣，說：「你們最近有去探望他嗎？法庭什麼時候要開審呢？呃！——」兩個年青夫婦，望着這一對垂暮的老伴，心頭又酸澀又苦痛的，真不知道，該如何對這對，被愁苦羈困着的夫婦，開言疏解才好。他倆唯一的兒子，因為誤交損友，和一批地痞流氓，合謀私運毒品，而讓緝毒當局逮捕了。他向警方提供了線索，充份的合作，把其他的運毒要犯，一併歸拿入案，成為了控方的重要証人。可是，他的反正行為，讓逃逸的運毒餘黨，痛恨入骨。他們曾經多次，秘密派員騷擾陳伯夫婦。他們要陳伯轉訊獄中的阿祥。他們說，只要



阿祥在法院內，吐露了多少運毒集團的機密。只要他出賣運毒同人，陳伯夫婦就要置死於地。並且，他們恫言，只要阿祥涉步踏出法院一腳，他們就用亂鎗，把阿祥射成蜂巢。

這件事，全樓房的人，都無有不知悉的。當時，報紙上刊載了這節新聞。警方也派人來駐守了幾天。但幾天之後，陳伯兩老又被冷落了下來。運毒餘黨們，雖然暫沒有遣人上門來驚擾，但陳伯兩老，一直在担驚受怕中生活。阿祥的命運，仍要由法院的最後裁奪。他們自然請不起律師。但法院已派出律師，替阿祥辯護。這幾天，整幢樓房的鄰里，都在絮叨的議論着阿祥的命運。連陳伯老夫婦，也讓這種無形的恐怖，壓抑得滿臉焦灼的表情。他對偉良夫婦，沉吟地嘆聲說：「這個孩子不學好，使我們兩老，一直沒有好日子過！——」

偉良把一手覆按在陳伯的肩膀上，說：「阿祥不會有事的，陳伯！他和警方的合作，可以減輕他的罪刑！」偉良雖然感到，自己的話略嫌空洞，但對這對年邁貧瘠的夫婦，他實在也拿不出，更能撫慰他倆的話來。陳伯搖着頭，在闊圓的草帽下，他的臉色沉黯得了無光采。他喃喃的自怨說：「家門不幸，才衍生了這樁禍事！——」偉良說：「你們到拘押所，探望過他，呢？——」他問的時候，看到老婦已泫泫地澀着淚。她顯然已聽清楚了老伴和偉良夫婦的說話。她感到唯一兒子的命運，就在法院這幾天定案後決定了。身為母親的，除了無限的心痛，就是無限的悲哀和迷惘。

偉良夫婦無言的，用散茫的眼光，望着陳伯夫婦，在強抑着愴痛。兩肩跳顛的，聲調綴不成語句的陳伯說：「阿祥在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好像很懺悔的模樣。他說，他對不起你。本來他跟隨着你們的建築隊伍，在外埠飄泊工作的！但是，他最後吃不了苦，說做建築工人沒有出息，所以，就——」陳伯說得難過的時候，語調顛抖得幾不成聲了。偉良這時候，幫助他把木車輛推向雜院外的一棵矮矮杉樹下。從這裡仰面而觀，可見到整幢樓房，巍峨的矗立在那裡。屋脊貼在湛藍的天穹上，白雲悠悠。但樓房在歲月的侵蝕下，已透出殘剝和衰敗的表象了。

麗芳在偉良和陳伯老夫婦，一起轉步趨向濃蔭的黃楊樹下，她就向陳伯老夫婦招呼了一聲，然後向自己的家門走去。兒子若輝在那裡，向她招着手。麗芳轉身走落虛黯的門扉後。全幢樓房，在晌午時分，有一種靜謐得使人難過的氛圍。雜院內，一群鷄鴨把污濁的溝水，搗得四下飛濺。不知從那裡街外游蕩來的野狗，在雜院的小路畔瞌睡。

偉良看看陳伯兩夫婦，在這樣的遲暮老年，仍要推着殘破的木車，沿街去撿拾破爛。他心裡潮似

的，溢起無限愁緒。他想起，當日阿祥和他一道，聯同另一摯友阮坤，三個人一同遠赴外埠工作。那種風吹雨淋、辛勤勞動的工作，除了讓他們賺到三餐一宿之外，竟然無法養活家裡的雙親和妻兒。三個人一度越洋，到隣近國度裡，在胡椒園裡幹活。後來，胡椒園因經營不善，那英澳集團的資本家，就宣佈了歇業。三個人異地流浪了一截時間，最終下了一艘漁船，在浪濤滔天的海洋裡謀生。那種海上生活，既枯燥又單調，使到隨船而去的人，相繼的沾上了各種生活惡習。人們除了學會賭博，就是酗酒。另外的人，就是手不離煙的，在捱過長日漫漫的時光。

偉良和阮坤，在這種近乎摧折人心的環境裡，一直保持着清明的頭腦。他們不會沾染上惡習，也沒有因此對生活氣餒。他們認為，生存的意義，就在於克服困難！在苦逆中，把自己鍛鍊成，一個人格和志向都高大的人！可是，他們三個朋友，性格却各異。偉良是一個沉納而內向的人。他極少也反對，在和惡劣勢力鬥爭時，採取激烈的行動。他認為，一切都可以循序爭取的。他和阮坤，形成了兩種極端。後者是狂熱的社會改革份子！他內心永遠燃燒着怒燄。他認為，這個社會之充斥妖魅魍魎，就因為殖民地腐朽政權滋生出來的。他認為，一切罪惡的淵藪，都與制度攸關。一切惡勢力，都在殖民地主子的庇蔭下，而蔓延而腐蝕了整個社會！社會的公義所以被戕毀了，真理被扭歪了，都是人為的禍害。他嚮往一種革新的力量！他認為只要推翻既存的舊制度，新制度就會於焉產生！他和偉良的激辯結果後，這對既是隣居，又是摯友的，一段時期，曾經彼此疏遠了。他們有一截時間，彼此都沒有互通聲氣。在他們三人，偉良阮坤阿祥，自海洋生涯回復到陸上生涯後，阮坤就悄然的匿跡了。他甚至沒有回到樓房裡來。他那孤老的阿媽，每天仍在樓房對街的榕樹畔下，在擺賣香煙和花生米渡日。她每見到偉良的時候，總是抬起蒼老的臉膛，轉着迷濛的眼睛，對偉良呆望着。她很想知道，她唯一的兒子阮坤，到底飄泊在人海的那一方？為什麼再遲歸的遠道歸人，都拖着疲乏的身軀，在朝霞瀾漫的故巷、或夕陽斜照的街頭出現了，而阮坤就杳無踪影呢？——她還來不及問偉良，後者已掩抑不住內心的沉痛。他不想讓老阿媽知道，如今阮坤已走上了一條，凡常人無法想像的道路！他已經讓一種朝天的熱火燃燒着了！他要憑一種獅吼似的行動，摧腐拉朽，在蒼夷破落的國土上，建立一種人人企羨和人人平等的制度！

偉良在本市建築工地上，找到了一份出賣勞力的工作。阮坤又在一個夜幕低垂的初夜，趁着微淡的星光，在工地的宿舍前，和偉良再次聚晤了。兩

個老朋友，一言不發的，步向工地街外的印度人茶攤。二人在灰淡的氣燈下，把對方仔細的看在眼里。多年的摯友，彼此心感神會。他倆不說一句話，但彼此已完全瞭解了對方的心意和際會。在印度人攬上兩盅咖啡的時候，偉良終於溫吞地說：「阮坤，你終於回來了！」阮坤的臉廓，在燈火和星光下，顯得崢嶸和傲岸。他一雙充滿信心和豪情的眼珠，骨碌轉動的，望着摯友說：「我們總算又見面了，偉良，你高興嗎？」他說話的聲音宏亮，使聽着的偉良，耳鼓裡嗡嗡作響。偉良垂着眼臉，沉聲的應對說：「自然高興，不見你大半年了，妳老阿媽很是惦記你！——」提起「老阿媽」，二人同時想起，一個向僕着身軀的蒼蒼老婦，在市塵瀾天的大路畔，半溫涼的榕樹腳下，守着一片小攤，在販賣着零碎的香煙和花生米。她一雙殷切盼子的眼睛，不時讓淚水浸沒了。但她沒有哭，也許高年的老人，早已忘記哭是什麼的一回事了！

印度茶攤上的煤氣燈，光暈的周沿，又是飛躍着無盡的虫蛭。一群虫蛭在撲火後，自行焚化，而在半濕乾的桌面上掙扎着。阮坤不知是記起了老阿媽，或是被火焚的虫蛭吸引了。他軒昂的臉相，一下很難得的黯淡起來。他的眼色，流露出一種既倔強又悲哀的異光來，他自語的說：「我都知道了，偉良。我這次回家來，除了看阿媽，也想在本市找點事做，偉良！——」阮坤一口氣的把話說完。在他桌面的偉良，沒有則聲領首表示瞭解。

在工地的崎嶇泥濘上，阮坤把一地的泥礫，踢得飛揚四濺。他仍然與過去一樣，渾身都是勁道和力量。渾身都溢着充沛的精力。他向耿耿星河的黑空，吐揚着氣，揮舞着雄武的臂幹，說：「我回來了！——」在黑麻的建築盤地上，像響着迴聲似的，「我回來了！——」餘音裊裊的，在空際旋升着。「你是回來了，阮坤。可是，阿祥却又離開了！——」偉良走在工地的沙石場，腳下踏着鬆軟的沙礫。他有點如陷在雲絮裡的飄忽感。他看到，阮坤瞪大眼睛，在問：「阿祥他怎麼啦？他也在這工地裡工作哦！」阮坤也腳下浮蹉的，踏在輕軟如酥的沙礫裡。偉良嘆了口酸澀氣，說：「可憐的陳伯倆老伴，他這個唯一供養他倆的兒子，在工地做事，才不滿半月的時光，就和一群地痞流氓混上了！他的遭遇可能很慘。他如今，因為和人運送毒品，被拘押在羈留所裡！——」偉良的說話聲越說越沉，宛似是對一個新喪的摯友，在默唸禱詞似的。阮坤却在黑黯的工地上，使力的，用腳踢射一只鐵罐子。鐵罐子「咯嘣」響鳴不休地，滾向傾斜的溝槽內。他嘯聲似的，用唾罵的口吻說：「阿祥這小子，太不學好了，竟然要學人家去運毒！」

——在樓房的正面雜院內，低矮杉樹下的陳伯

老夫婦，在把檢拾垃圾和舊物的小木箱，一起用緩慢和沉重的步伐，推向陽光明燦的街市外。在臨開動的時候，陳伯喃沉地，低着頭，把他全副臉容遮蔽在草帽下。他低沉的聲音，僅能令偉良聽到他說：「阿祥這孩子，太不學好了，竟然要學人家去運毒！——」在兩個男人推着轆轤不絕的小木車聲中，偉良除了聽到陳伯在吟沉的嗟嘆，老婦則顫動着肩峰，在抽抽嗒嗒的啜泣。偉良吸了一口晌午後，令人喉腔發燥的酷熱氣，他抬頭望了望，雲氣不定的藍白晴空。一批失群的雀鳥，偏高偏低地，在全市殘陋的屋脊上飛躍着。

### (三)

黃昏的日影，把樓房後座的煮炊房，照耀得半明半黯。這裡是整座樓房，所有住戶的煮炊、洗濯，和浴廁的所在。這裡本有一片不小的天井。在這裡，往常人們都攤晒着，各式菜乾、鹹魚、荳米，和臘味。也有幾戶人家，把洗濯好的枕頭和棉被，在天井橫繫着繩索攤晒。不知是那戶人家，把幾塊滲油的燒豬肉，橫掛在半空晃晒。一些仍在滲浸着血水的豬肝和豬腸，當空被太陽蒸晒着。地上龜裂的磚階上，幾家貓，在仰脖和揮舞着利爪，向掛陳着的豬肝和豬腸，不住的咪聲叫嚷着。當空即是群蠅飛舞。一群蜜蜂自屋外飛來，牠們群噬着豬肝豬腸上的血水。一種難聞的腥臭，在天井的內外盤升起來。有人走過時，蒼蠅和蜜蜂即受驚擾，噙然不歇的，在黃昏寂寞的天井和煮炊房內，聲沉聲低的嘶鳴起來。

麗芳和孩子若輝，母子倆把一捆乾柴，合力地搬擯上灶位上來。炊煮房內，一列長排的爐灶，大小不一的，陳擺在污糟邇邇的灶台上。這裡舉目所見，都是黑塌塌的飯鍋、鐵鏟和水壺。也有半生鏽的菜刀和湯杓，紛陳地攤擺在灶台左近。有人把湯水打翻了，一天都沒有揩滌。幾只老鼠，偶然趁着人們離開灶台時，迅捷地探出頭來，把湯水裡摻着的食料，拽進了灶台的黝暗角落裡。一戶人家在燒水，水壺沸騰的升起熱氣，壺蓋「咯咯」地響，但是一直不見這戶人家出來熄火。水氣和柴煙氣，把整片炊煮房，罩在如迷霧的幽谷裡。

麗芳搗了一壺水，在爐灶上起火燒晃着。她把半乾濕的柴枝，幾經周折才燃燒起來。煮炊房裡湧起的柴煙，熏得人無有不流淚和咳嗽的。有一個老婦，正在天井的水龍喉下，洗濯肉塊和菜花。她皺着眉，嘴裡「嘖」了一聲，說：「偉良嫂，妳燒的柴，還不曾乾透嘛！——」她埋怨的口氣，引起了樓房後座二樓的一戶人家附應。那嵌着青紋玻璃的窗扉，被緩緩地推開。黃昏刺人眼目的光芒，罩得那推窗的人，皺着眉峰，並張開手掌，擋蔽着陽光，說：「真的薰死人了嘛！——」那是一副女子蒼白

的臉。她才不過中年上下，但臉頰已泛起橫紋。血色好像是褪盡了，整副臉孔，看來真似是一塊，沒有髹上充份油彩的面具。

麗芳滿臉歉意的，用竹扇加上嘴裡的吹氣，好不容易，才把爐灶內的煙氣，緩熄下來。樓上的窗戶內，另一戶人家也冒出頭來。這又是一個中年的婦女。她和剛才推窗，並一臉都是泛白無色的中年女性，互相眺望了一眼。她二人宛似仇人似的，相互瞪望了一眼，然後，中年婦女撇着嘴，說：「我還以為天上打雷似的，一片嘈嚷！」她說完，隨即把窗戶內的竹簾放下。那「咔嚓」的一聲，滿有挑撥性的，使隣窗蒼白着臉的女人，很感氣惱的，把窗扉沉重地，嚴扣起來。她在窗扉臨帶上之前，用重重的唾罵，說了一句：「潑婆！不要臉！——」她把自己隔在幽黯的窗扉後，天外的陽光，自天井口的屋簷掛下，一天都是溫熱和灼眼的光華。一群灰鴿在夕光中跳躍。這時候，突然那原先的中年婦女，用急遽的動作，把竹簾重新嗖地掀起。她凸露着血絲滿佈的眼珠，厲聲地叫罵道：「誰叫潑婦？嘎？嘎？妳這種不要臉的娼妓！萬人騎的爛貨！——」她謾罵的迴聲，在黃昏的空氣下震盪着。簷翼上的一群灰鴿，也在飛躍中，轉動着詫異的眼睛。樓房的煮炊房，一時漲滿了緊張的情緒。

麗芳不能忍受婦人間，這種粗厲和卑俗的詈罵。她揮揮手，把站立一旁的孩子若輝，支使着回到樓房前的內房去。她一面舀米洗濯，另一方面又忙着，把天井前，自家洗晒的棉被，七手八腳的收攏着。炊煮房不知什麼時候，已聚集了一批忙於煮炊的婦人。鐵鍋和鏟子的敲動聲不絕，有一個婦人殺了一只母雞。雞只在砧板上掙脫起來。雞聲「咯咯」地，在天井的裂磚上，不住撐揚着四肢，不住的哀鳴中，把滿身的鮮血和毛絮，濺濺和飛揚得四處皆然。婦人擎着菜刀，對着垂死的雞只，惡聲地咒罵着：「你這死雞婆，我宰了你！——」

婦人在天井內罵着雞只，一邊揮揚菜刀，把慘嚎中的母雞，兜頭一刀的劈成兩截。一排如箭簇的血絲，伴着腥氣，在黃昏日影的晃照下，一蓬蓬的升揚起來。她這一場殘酷的屠殺，令得煮炊房內，一群站在灰黯的灶台上的婦人，人人不自覺的，感到心膈裡溢滿酸澀。她們不知是恐怖或難過的，都讓心跳攪動得頭腦發漲。麗芳蹲立在天井唯一的水龍喉下洗濯魚腥。她蹲着的地方，正好緊伴着殺雞的婦人。婦人把菜刀朝天拔起，然後的篤響一聲，整只雞頭，被劈落而滾在水龍喉下。流水很快就把雞頭的血絲洗淨了。那母雞瞪突着眼睛，向蹲立在水龍喉畔的麗芳凝望着。麗芳幾乎不能自己的叫嚷起來。她臉頰上漲紅並且麻熱。她不能再目睹這慘象似的，連忙把手上的鮮魚和畚箕，一起抓着，走

回煮炊房的虛黯空間。

煮炊房內，隨着日輪的西沉，而逐漸披上銀灰似的黯影。婦人們在默默的煮炊着，爐灶內的柴枝或烏炭，被烈火熊熊燒得噼啪響。鐵鍋裡的米飯，被蒸發成一團香氣，在污濁的煮炊間蔓延開來。這時候，不知是誰扭亮了電燈，如斗似的毫芒，在烏黑的橫樑上照耀着。有一婦人，被煙火熏得不住咳嗽，並流着淚。婦人們除了偶爾絮談幾句，大家都像是，被某一種傳來的聲響，吸引住了。聲音來自二樓。原來是，先前的兩個中年女性，已在二樓的遙遠所在，嘶聲的對罵了起來。兩個女人，用尖厲的聲音，惡毒的語言，在罵着並揭露着對方的陰私。兩個女人越罵越起勁，甚至，在初月俯照的天井下，可聽到她們摔門和拍桌的聲響。間雜中，有隣里的男女們勸說着。也有孩子們驚懼的哭嚎聲。最嘹亮而又嗓音宏偉的，是那婦人，在嘯聲地，斥罵着另一個婦人：「死不要臉的野雞，妳不是要勾引男人嗎？大白天的，袒胸揚肚在屋子裡走！萬人騎的娼婦，妳不要臉！——」接着，另一婦人着魔似的，踩着腳，把樓板踢得咚咚響。她大概是和那婦人撕打起來了。只聽到噼啪的，摑耳光的聲響。也頻聽到，兩個女人又喊又哭的，互相摔擲着物器，一時漫天的噹啷聲，透過遙遠的空間，傳到樓下煮炊房裡來，也傳到樓房前後，每一戶人家的耳膜裡。偉良趁着雜院前，唯一高照着的燈泡在看報紙。那是備作人們上落路階時，權作照路用的，燈色雖然昏濛和清淡，但却有幾個，中老年的住客，在那裡，陳擺着幾只破椅和爛桌，在那裡納涼。各人手裡，不外攤着一份摺的日報，就是低垂着頭，在納涼中半睡，在緬懷前塵的種種。幾個吮煙的人，和偉良一樣，在一道略為破圯的石墩上，彼此聆聽着，樓上遙遠空間，傳來兩個婦人悍厲的嘈架聲。那聲音喑然不休的，使到全樓房的人煩躁。在淡黃燈照下，兩個男子正在桌面上對奕，他惱怒的，在棋盤上拍擊了一下，嘴上噴着涎沫咒罵道：「兩個爛女人，不知在嘈吵什麼？一月頭裡，總有三幾回是喧鬧不休的！」說着，他和他的對手，把棋子重新擺放着。夜風和夜露，使到各人的背脊上微微發涼。

偉良在半幽明的燈光下，翻開已告斂摺的當天日報。他翻到了本地社會新聞版。在不太顯眼的角落，新聞報導了，本市某建築工地，在連迭的發生了工傷事故後，日昨全場發生了工人暴動。在警方和鎮暴車的鎮壓下，暴動現場已被控制，唯一名工地監工黃某，被發現在暴動狂亂中，被工人群毆致死。另一政府工地安全稽查員，亦身負重傷。警方已將此事件，列為刑事法案處理。——新聞的結尾，報導中提到，據未經証實的消息來源說，該工地

會中的人員，正進行一種前所未有的罷工行動，正在鬧得沸沸揚揚，據悉已採取了防範措施。在鬧得沸沸揚揚之外，另有一幅小小的工地現場照片，在報紙的顯眼處，偉良可以看到，將近半中的建築工地，被搗毀後變成一片的殘破。

放下手上的報紙，偉良沉重而條長的，舒了一口酸澀氣。他的耳鼓，已把樓上又遠又近，不歇傳來的婦人相罵聲，逐漸摒隔，而讓昨日如溝的工人怒吼聲漫沒了。他的眼簾上，復映着一群憤怒的工人，在推倒一座高聳的起重機時，齊聲地，叫喊着各式激烈的口號，其中一句，很讓偉良印象深刻：「埋葬殖民地主義者，打倒吃人嚙骨的資本家！——」工人群，齊手合力，把工地辦事樓砸碎了。幾十個工人，揚起手上的木棒和銅拳，紛紛地捶打着滿臉鮮血的黃財。後者最終，在工人群的踐踢下，翻身墜在泥溝裡。他的呻吟聲，被喊着各式激烈口號的工人聲掩沒了。工人們在阮坤和幾個積極份子的協助下，放了一把火，把幾輛停佇在工地辦事樓前的轎車焚燒了。火勢在幽淡的雨絲下，很驕恣和熾烈的焚燒着。

偉良在冥想中，做了一個很特異的動作。他把整幅發皺的報紙，全罩覆在自己的臉龐上。他把頭靠在牆壁上，背脊寒涼的，耳畔聲到牆根的蟋蟀叫，也聽到壁虎群在互相咬噬和追逐着。蚊蚋聲很響。這時候，他才驚覺樓上的婦人嘈罵聲，已告歇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隣開動的收音機。在播講着各種語文的新聞後，是播送本市政府競選，各候選人的慷慨陳詞。幾個敵對的政黨領導人，在互相攻訐中，不歇的強調本黨的完美黨綱。候選人之一說：「只有我們的黨，才可以代表本國國民的利益！國民要改善生活，要全面發展國家的經濟和建設，只有信賴本黨，投下你神聖的一票，支持我們，讓我們組織一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為你們，為你們的下代，創造一個繁榮而安定的社會！——」候選人說完，透過空間，傳來群眾叫嚷的喝采聲和鼓掌聲。其間偶爾夾着不清不楚的喝倒采。一種熱烈激昂的情緒，在廣播中，透過微涼寂寞的夜晚空氣，震盪着街巷前後人們的耳鼓。

「這些傢伙，說得口沫橫飛，幾乎要跪下地來，向選民們許諾爭選票。但是，一旦競選過後，你們要找他見一面也很不容易！——」樓房前的雜院內，有一個年青的男子，正在水龍噴下洗腳和刷身。他蹲坐在裂磚上，讓水龍喉嘩嘩地，從他的頭顱上沖下。他的話，引起了其他人的興味。十幾個在納涼的人，如蚊蚋似的，語調模糊的絮議着。有人翻着報紙，在仔細閱讀着，各政黨相繼刊在報紙上的文告。有人在嘿聲的冷笑着，不知在訾議着什麼。

偉良把整幅報紙罩在自己的臉上。他這一個怪異的動作，很引起他身畔，正在石墩上吮煙捲的隣里，對他用肘肘觸撞了一下，說：「你怎麼啦，偉良？——」後者如驟醒似的，從報紙裡冒出頭來，說：「不，我只是瞌睡一會兒！——」他感到眼皮有些苦澀，看到當空的明月，在浮雲掩蔽中，發出不明不晦的異光。「今夜真的涼快哦！——」偉良無來由地，嘆着口氣說。這時候，收音機傳來如火如荼的競選廣播。一個語言生動的候選人，舌燦蓮花的，在遊說着選民說：「不要在神聖的投票競選中，被投機取巧的政客誤導了！你們的一票，關乎整個國家社會的存亡和榮辱！你們如果在甜言蜜語的蠱惑下，把你們神聖的一票，誤投給了無信無行的政客，你們在未來的數年來，就要面臨饑饉和失業的痛苦！你們的生計不保，孩子要失學，市面要蕭條，國家和人民，要陷入水深火熱的災難中，沒有人給你們住屋，沒有人給你們麵包！——」那個候選人，幾乎用歇斯的理的語調，煽動着民衆的情緒。他大聲疾呼的說：「要一個貪污無能的政府，或一個廉潔有效的人民政府，全由你們的一票決定！只要你們認清我黨的目標和宗旨，在投票日用你神聖的一票支持我們，我們誓必踐履諾言，為你們和你們下一代，創造繁榮美好的明天！——」這候選人如雷的嗓音，幾乎令所有聽廣播的人感動。大家在噤默得有點異常的氛圍中，用疑惑的表情和眼光，相互互望着。那個洗滌完事的青年人，腰圍下掛着浴巾，頭壳上沾着淋淋的水漬，他說：「這傢伙也不是一個好東西！你們知道囉，他上次當了選。據說，平地裡變成了幾家公司的名譽董事。他本來在市政局租賃了一片小房子。可是，當選之後，他買了樓房，也僱了司機，替他開駛那輛大得驚人的外國轎車！——」他說話的同時，靠坐在偉良身畔的石墩上。他和偉良近在咫尺。他欲有打噴嚏的衝動，把整個頭顱古怪地搖晃着，滿頭滿臉的水漬，的嗒地濺在地面。終於良久，他才自喉腔裡狂吼一聲，把鼻水和涎沫噴溢在空氣裡。

偉良對年青人說：「你要着着涼的，小柯！」那青年對偉良睜望一眼，說：「每當落夜，天氣就轉涼了，偉良哥！——」他用手拭去鼻涕，這使到石墩上，另一個正在挖耳孔的中年人，皺着眉頭，向他「噴」聲，嘆了一口氣。偉良倒不以爲忤的，對年青人說：「小柯，最近販魚的生意還好嗎？我看到你，新近買了一輛電單車！——」偉良手指向雜院朝大街開向的巷衢裡。那裡停佇着一輛新電單車，車後架上綴着一只箱籠，上頭覆蓋着油厚的蔽雨帆布。

年青人小柯攤攤手，表示無可奈何的說：「沒有法子囉，偉良哥！我每天早上，天還朦朧不清時

，就得赶到十英里外的魚市去，運載鮮魚到菜市上賣！我沒有足夠的交通工具，是不能謀生的！——」小柯的說着，一邊用毛巾，把身上的水漬揩淨。這時候，二樓的一家窗戶內，一個老婦人把一副老臉，凸露出來，說：「小柯，當心着涼了！——」她蒼啞的嗓音中，飽含着對親兒的關愛和體恤。在月光和星花下，小柯拭着鼻槽內的涕液。他仰頭對老婦人說：「不會的，阿媽！——」可是，在他說話的同時，他又響了一個嘹亮的噴嚏。老婦在黯淡的窗戶內，怨嘆了一聲。然後，隨手把衣褲各一件，自窗戶內擲向雜院裡，說：「你這孩子真是！——哪！這是你的衣褲！——」老婦隨手揚晃，把兩件家居的常服，臨空擲下讓小柯接住了。他說：「多謝阿媽！——」說着，竟當着雜院衆人的目睹下，穿著衣服。然後用蹦跳的動作，躍入雜院旁近的一片小木屋後，就趁着夜色的虛黯，而迅捷地換妥了褲襠。衆人微感到他的滑稽，無不低聲地哧笑着。天上的明月，忽爾的驟亮了起來，加上了雜院過道上唯一的燈火，通處都讓銀灰色的光花罩住了。偉良忽爾有一種溫暖的感覺。這裡他住了整十年，從來沒有像今夜那樣，突然覺得，他和這座樓房，是同一命運的。不只是這座樓房，就是這裡的住戶，他們共處了整十年的時光。平時，他們雖然忙着各人的生計，但是一種憂戚與共的默契和共鳴，却不時在他們的心弦裡敲出樂響。他們平時，雖然疏於往還，但是，大家都把對方視為好鄰居。只要一家人有不幸和厄難，至少鄰里的人，也會上來用親切的話語撫慰幾句。雖然他們，極少有在物質上給予援手，但是那種默默的關懷的眼光，却使人享受到，久久不能退却的溫暖！

可是，正當偉良在就思着左隣右里時，那樓房二樓的後座，先前兩個嘈架的婦人，仍在嘔氣似的，在走路時，有意地把樓板踢得價響。她倆偶然，還含沙射影的，用露骨的語言，在諷諷着對方。樓房前後的人，也少有人願意多加的搭理她們。兩個婦人終於在索味寡趣的形景下，各自偃息下來。最後，那個蒼白臉孔的女人，披着一襲印花的皺裙，臉上鬆着紅暈似的胭脂，手裡拎了一只皮包，肩上掛着一塊飄逸的彩巾。她踢着篤聲不歇的高跟鞋。人在夜風中透着身上的香水氣，轉出了樓房的甬道。她昂起首，但却難以掩飾她內心的自卑和窘迫。她在雜院內外，蹲着坐着納涼的人群，衆人一致的眼光下，向巷衢外，華燈灼亮的街頭走去。那裡，衆多夜生活的人群，已匯成了一股人流。小販們高掛起氣燈，賣膏藥要雜技的，除了豎起橫幅和旗幟，就是敲響了銅鑼。幾個胡鬧的白種人水兵，正在向幾個滿臉脂香的女性兜搭。街前街後，疏落地出現一些單身女子。她們穿著着彩衣，在街角逡巡着

。「可憐的女子！——」雜院內，不知那一個人在說。這時候，一個碩胖的男人，在雜院的路階上，陳置了一把帆布輪椅，簽身躺着並搖着蒲扇，在對明月瞻望着，說：「這樣的明月呵，真的讓人感到詩樣的美！——」偉良放眼向他望去。這人戰發前是一個搞文化的人，戰後孑然一身，在樓房的甬道內，賃了一片高架床位。他如今，每天在街市的騎樓過道上，替人撰寫書信過活。他也撰寫各式揮春零沽，在本樓房的各戶人家，幾乎每年都獲他贈送揮春。他經常比擬為詩人，故極具雅意。也因為他通曉英文，這裡住戶，每當收有殖民地政府，付來各式文書時，都央求他解說，或者，有時勉為其難的代為書覆。碩胖的男人，各人都稱他作「秦先生」。一些與熟絡和投契的人，則呼其「秦夫子」！

偉良正和小柯在石墩上傾談着，兒子若輝就踏着銀灰的月色，走近他的身畔，對他說：「阿爸，阿媽說開飯了！」他的嫩臉上，已無早些時候的陌生和乾澀。他對父親已漸然的，產生了熟絡的感情。偉良逆着燈光，望着孩子的臉龐。他一瞬間，感到骨肉至親的愛。他憐惜地，用手撥了撥他頭際上的軟髮，說：「好，我陪你回去！——」他站立起來，感到夜霧已在蒼空罩下。街外遠盡處，有一幢新建峻的大廈，頂層已掩在霧靄裡。一架夜行的飛機，在雲和霧之間穿行，機上的安全燈閃灼不已。在地面上看去，那飛機在嗡嗡聲相伴下，像一只怪鳥，神奇地穿行在黑空。孩子怔怔地，看着泫泫的黑空不語。偉良很瞭解的，用手撫摸着他的嫩肩，說：「那是飛機，輝兒！」偉良和輝兒拖着手，踏着油濕地，鋪着夜露的石階，向內房走去。在步過秦先生的帆布椅時，只見到後者掛起老花眼鏡，在喃沉地，唸着手裡的一封信。他身畔蹲立了一個臉型尖瘦，皮膚褐銅色的中年男人。他在頸圍上圍了一條面巾，並不時指拭着鼻腔內的涕液。他難掩內心焦躁地，說：「信上怎麼說，秦先生？我老婆——」提到他的「老婆」，他竟然有點羞澀的，伸出舌尖舐弄了一下唇皮。旁邊的人，也被他吸引了視線。大家都把眼光，聚集在中年男人和秦先生身上。中年男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阿貴。他是碼頭上的槓夫，是一個戰前從中國鄉下飄泊來此的勞動階級。他感覺到衆人，都把好奇的眼光，聚集在自己身上。他未免窘迫和難堪的，不住用面巾指拭鼻腔外的涕液。他帶點悻悻的口氣，再催請秦先生說：「信上有沒有批准我的老婆，秦先生——」

秦先生摘下老花眼鏡，在燈光和月色下，他搖了搖頭，用同情和難過的語氣，對他說：「阿貴，你要把你在鄉下的老婆，接過來團聚，是不是？—

一」秦先生說話的嗓音很低，使人意會到結果的失望和無奈。阿貴頹然地說：「我們已分開整十年了，可是——」他還沒有說完，聲音已扭歪得不成聲調了。秦先生把信箋摺疊好，遞給阿貴，說：「這次又是不批准了，阿貴！——」秦先生也難堪起來。他移動一下碩胖的身軀，帆布輪椅被他壓砸得吱嘎響。「我提出申請好幾回了。可是，唉！——」阿貴把信件拏在手裡，喃沉地說着，神情在呆楞中，夾着愁苦。周沿的人，也宛似同情的，用嘆聲表示了內心的不安。在偉良拖着孩子，踏入內房時，他聽見某個善心的隣居，對阿貴說道：「阿貴，大選過後，你不妨可以試找一下本區的議員。說不定可以給你一點幫忙！——」阿貴不知是否應對的，一直在幽明不定的雜院裡，自語的喃吟着。

偉良和麗芳，兒子若輝，同坐在侷促的內房裡。三人圍坐在狹小而陳陋的飯桌前。一盞附着燈罩，光芒黯淡的燈火燃燒着。房子因為臨窗就是雜院外的景緻，在晚風的吹拂下，有點微寒的清風，使屋內的人，不期的感到肌膚有如針砭的刺痛。麗芳欲抽身起立，要把半舊的窗簾子放下。偉良却擺手，制止說：「不好，麗芳！讓新鮮的空氣送進來吧！——」麗芳溫順的，回坐在飯桌前。桌面上擺了兩碟魚菜和一碗清湯。孩子若輝正在扒飯。他在進膳時，不時溜轉着眼睛，向父親和母親瞪望着。偉良看了，內心有說不出的憐愛，他問：「輝兒，你的學校假期有多長？——」他問的時候，聲氣壓得很低。他和麗芳，同時地，用眼梢瞅望了昏沉的閣房。在那深褐色的布帷後，隱然透來老阿媽的酣睡聲。

偉良不待麗芳和孩子回答他的話，他逕先的問說：「阿媽進過了晚飯不會？」他問向着麗芳。他的妻子捧着飯碗握着箸著。她本有一副天然俏麗的臉孔，也有女性與生俱來的溫柔 and 淡定。可是，生活的奔波和重壓，使她看來，帶點早衰和頹唐。她翻了翻有點沉重的眼皮，一邊扒着飯，一邊說：「已經吃過了。阿媽最近的胃口不佳，只可以吃一碗小量的飯米！——」麗芳說着，在燈光所能照及的地方，她回身向閣房的所在眺望一眼。

偉良咀嚼着飯菜，但喉腔內全無味道的感覺。他只感到內心如錐痛的難受。他想到，一個帶着癱瘓身子的老阿媽，由本已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妻子，費神和費力的照拂着。這種苛重的負擔，當真不是一個弱資女性所能負荷的。可是，這種無言的苦，竟讓她沉重的負擔了好幾年！——偉良內心又痛又愧，他抬起一副寫着傷楚的臉膛，向妻子耽望着。他正欲說話，妻子麗芳已搖晃頭，對他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偉良！這是我們的家人，我和你都有同樣的責任！——」她那種純直和賢淑的

神情，使偉良既感動而又愧作的，用沉重的聲氣說：「麗芳，這幾年，妳真的捱了不少苦！——」他說着，已擱下碗箸。孩子若輝，也露出不解的眼神，望向着父親。偉良頓覺得不忍的，對孩子撫慰說：「輝兒，真的很乖。在你假期結束之前，阿爸帶你到郊外旅遊一次，好不好？——」孩子仰着臉，露出幼齒，說：「好，阿爸！要帶阿婆和阿媽一起去！——」他伶俐的，用手指戳了一下閣房上的阿婆，又望了望母親麗芳。偉良一時臉上燥熱。他打算對孩子撒謊，但一時卻又語塞了。孩子的天真和純樸，却讓他感到沉痛和紊亂。他坐在飯桌前，噤聲無言的，咀嚼着自己內心的酸楚。房內頓時被愁苦罩滿了。

麗芳默默地，把盛滿飯粒的磁碗，遞給了默然不語的偉良。後者如夢驟醒似的，把飯碗接在手裡。他感激地沉應了聲，說：「謝謝，麗芳！」後者即露出苦澀的笑，說：「你極少在家裡吃飯的，偉良。把心懷放開一些吧，呃？——」她難得的笑容，使偉良瞬間間，像把青春歲月追攔回來似的。他想起當年呵！那美麗和甜蜜的歲月。偉良推着手推車，在沿鄉鎮的，兜售着各式的日常貨品。那些和他熟絡的鄉鎮人家，都齊呼他的名字是「小杜！」那時，他在生活之前，仍然是充份的懷着信心！他以為一個人只要秉着正道而行，努力的工作，前程遠景一定是十分光明的！那時候，他也和一切年華鼎盛的青年人一樣，胸藏高大的理想！他們嚮往一種社會改革運動。他們以為，只要有階級壓逼的地方，就一定有階級的反抗。

像一切有愛有恨，敢言敢行的青年人一樣。他，偉良在謀生之餘，經常把時光和他的熱情，在某一個政黨的鄉鎮分部理渡過，並無條件的奉獻出來。政黨的題旨是：「反殖民地鬥爭，創造公平合理的新社會！」政黨的基層組織，大都來自鄉鎮四野的貧民和工人。政黨的口號和旗幟，鮮明地吸引了貧民和工人的興趣。因之，所經之處，洶湧澎湃地，激起了連迭的政治工潮。在一次大規模的反殖民地示威中，貧民工人第一次，和殖民地政府的軍警衝突了！那次血濺街頭的階級大衝突，相當凸出地，表現了該政黨，不容輕侮的群眾力量。人們普遍的，把該黨視為正義力量的化身！人們認為，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浪潮，將在該黨的催湧下，迅速的沖潰頑固而腐朽的殖民主義者的城堤！

偉良很快就掉進了鬥爭的漩渦裡。他和麗芳，是隸屬於一個組織單元裡的成員。他們的職責是，組織所有鄉鎮貧民的文化力量，進行徹底而積極的文化宣傳工作。他們揭櫫的題旨是：「從文化根基上，徹底的洗滌殖民主義者，在文化和教育上，滲透和播揚的殖民主義奴隸思想！」麗芳本是一

個農家的女兒。她那天然的純樸，很快就感染了濃烈的政治色素。她和偉良偶然在鄉鎮間相晤，又偶然的，同在一個政黨組織裡做事。他們由政治理想上的同道，而衍化成了個人的愛情關係。他兩人在頻忙而熾熱的政治鬥爭中，慢慢地讓愛情，在心隅的一角，悄悄地茁長了起來。他們在昏天暗地的政治鬥爭裡，却意外的種下愛果情花。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他們在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涯中，懷下了他們的唯一孩子若輝！

可是，偉良和麗芳的愛情發展，加上意外的身懷有孕，使到其時，已轉入半地下活動的偉良和麗芳，在工作上行動上，都有諸多的妨碍和不便！組織方面，對他兩人有嚴厲的批評和懲治。偉良和麗芳，被嚴酷的，指斥為「溫情的個人主義者」！兩人被分配在，兩個不同的組織單位工作。偉良被遣去，做市區地下的宣傳工作，也負責傳遞組織上的機要訊息。麗芳則留在鄉鎮外的某離島上，做資料收集工作。她被指示說，在組織上未加允許時，不得和偉良重聚！

這一對有情人，瞬刻間即跌入痛苦的深淵裡。偉良和麗芳，二人在半地下的政治鬥爭中，有整整旬月的時間沒有碰上。他倆甚至隔絕了訊息，彼此也不知道對方的下落和活動。甚至偉良母親的家裡，麗芳也不能涉足一步。他們為政黨的事業，而捐獻出一己的熱忱和誠摯。而政黨竟又不能，對他們私人感情，給予諒解和支持。最終，甚至曲折傳來訊息說，組織上為了很快的，掩護他們的活動和行止，決定要麗芳，經由人工流產術，把腹內的孩子廢去！這個不能証實的傳言，送到了偉良的耳中。他既羞惱又痛楚的，幾乎把自己的整個心腔扯碎了！他震怒的，對領導他的政黨負責人，嘯聲的斥問說：「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嗚？為了反殖民地鬥爭，我們奉獻的，難道會比別人少？為什麼摧殘我倆的愛情？為什麼戕害我倆的孩子！——」他發瘋似的，在斥問和自問中，把理智推落了狂亂的邊沿。沒有人能回答他的問題。在組織鐵般的紀律下，他的嘶喊，最終於在潮奔似的政治活動中，被有意無意的淹沒了。他和麗芳，雖然隔着不同的空間，但是他倆已有了離心的動向。他們不再積極的，在反殖民地鬥爭中，奉獻自己了！他倆同時想到自己，也想到了下一代。他倆對這嚴苛的反殖民地政黨，開始感到幻滅和頹唐。他們耳聞和目睹了幾許的血腥現實，他們看到，有些背叛組織的劣徒，他們用紀律去懲治別人，却在紀律的掩蔽下，去結黨營私！有些人甚至，挪用公款去追歡買笑。有些人，則利用地位上的權職，去追求或陷害異性！在紀律逐漸被腐蝕的時候，偉良被殖民地政府的政治部拘押了。他在一天晨光微曦的時候，由着幾個便衣的

偵探，押送上了警備深嚴的政治犯拘留所。一個留着鬍鬚的英國警官，在對他進行嚴密的詰問。他一直沒有則聲，他心裡只惦記着麗芳，和她行將誕生的小生命！他對英國警官，通過傳譯說，他願意放棄他的政治鬥爭！他唯一的要求是，請他們協力，把陷在命運叵測的麗芳救出來。他只要看到她安全，他就願意全心的投誠！他最後的一句話，很令英國警官不解，但他畢竟自語的說出來：「不是我不要他們，是他們捨棄了我！——」他說完，無比沉痛的，把臉脛捂在闊大的雙掌裡，讓淚水如潮湧的，透過指節淌在膝蓋上和地板上。

偉良在拘留所裡，足夠的捱了兩年的歲月。他在獄中，是接受一種，對政治羈留者的優渥待遇。他可以在指定的花園間散步，可以閱讀經過裁剪後的報紙，也可以在食堂裡，收聽定時的新聞廣播。可以每個月，和他唯一的親人老阿媽，通一封信。只是，他要求殖民地政治局，為他提供麗芳的詳細下落。但當局對他的要求，擱之不理。他們表示，偉良的懺悔自過書，仍在殖民地最高當局審理中。一旦有所表決，即行通知在迷惘和痛苦中的偉良！

一想到自己手著的懺悔書，偉良背靠在羈留所中，冰涼的磚牆上，內心有如絞的傷痛和慚愧。他感到自己，真的是反殖民主義的叛徒！他固然是憎恨，那些偶然出現在政治隊伍裡的僥倖和敗類。也唾棄那一小撮，在政治鬥爭如濤湧下，用口號和教條，去扼殺善良和同道的政界小丑和惡棍！他對小部份人嘆息和失望，但他對整個光輝燦爛的反殖民主義鬥爭，是肯定，而且是於心有愧的！他感到，是正義的反殖民主義鬥爭選錯了他。而他，也辜負了這一場，滔滔烈火，和代表着弱者必然戰勝強者的正義鬥爭！

終於在一個，羈留所外春鳥囀鳴的早晨，他收到監察員遞給他的一封信。他看到皺摺的信箋，密密麻麻地，寫着老阿媽的每一句叮囑。他知道信是記錄了阿媽的口語的，執筆的是一好心的隣里。他每次手拏阿媽的信，熱淚就流淌下來。他在內心裡，用激動不休的聲音，在呼喊：「阿媽喲，阿媽！——」他每當寂寞的神傷的時候，就把阿媽給他的信，鋪在冷涼的磚地上。用出神得近乎癡呆的眼光，望着那些密擠着文字的信箋。那代表着母親巨大無私的愛。也代表着一個年邁的慈母，用無比的耐性和剛毅，企盼着身陷囹圄的兒子，早日脫縛歸來，而重投慈母的懷抱！母親的愛，是那樣的晶瑩和透剔。使人看到，那份愛心的跳躍。使人耀眼，也使人感動中，深徹領悟到，天地間至偉的愛本乎如此。

可是，這次偉良在半昏沉的羈留所裡，看到阿媽新近付來的書信，字跡是娟秀而矜定的，一字一

劃都代表了，一個女子的深情和慧質。她把信內的每一句話，都寫得清晰而韻飽，每一句話，是代表老阿媽的心意，也代表了她的心聲。她，就是偉良憂心忡忡，魂夢以繫的麗芳！她寫這封信，表示了她的安全和無恙。她雖然脫離了政治潮流，但組織上並沒有加害於她！她之能夠免於羈留，也証之殖民地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和他取得了妥協和折衷！他倆一直在政治鬥爭中，從不曾涉入橫蠻的暴力行徑中。他和麗芳，都不是暴力主義者，因此，他倆越發和現有的政治鬥爭路線格格不入。他倆轉入半地下的政治活動時，有一小撮人用血和暴力，在街頭上展開鬥爭，但偉良和麗芳，一直在這股熱流之外。他倆一時感到迷惘和不安，不知道是自己對大時代的趨向認識不夠，或是自己跟不上政治氣候。在一連串的街頭濺血，和火焚與騷動之中，偉良和麗芳都置身於事外。組織上對他倆不滿，提出的批判和苛責，益使他倆感到，自己已到了抉擇的關頭。他們已感到，自己的政治鬥爭精神，已逐漸的離開了時軌。他們畏怯的逃兵思想，使他們在如茶的政治鬥爭中，漸次的冷卻下來和落伍下來。

麗芳在這裡，表明了自己已和偉良的老阿媽同甘共處。她表示，因為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局沒有開禁，所以，她和老阿媽，一直沒有可能上羈留所來探他。她在信內，第一次向他透露，老阿媽年邁患了風濕症，目前有些微的癱瘓現象。她雖盡其的照料老阿媽，但目前一直葯石罔效。她很傷感和抱歉，對偉良透露了這樁壞消息，增加了他此刻的心理負擔。但她認為，做為人子，即使如何的困厄和傷痛，也要接受這樣惡劣的訊息。何況，和他同樣感到沉重和不安的，還有她這樣的一個，朝暮期盼着他早日歸來的女子！她對偉良說，一切都應盡放心。她會伴着沉痾的老阿媽，和帶着他倆的未來孩子，盼望着他重出生天。為上一代克盡人子的責任，為下一代，盡其父母的養育劬勞。她說，如今她在做一些輕可的事業。她在一家私立的幼稚園裡教課。她對着一群爛漫的兒童，頓時感到生命的可持，也感到前程仍有信心和光輝。她願意，在血的洗禮後的餘生裡，和偉良共同廝守未來的百年歲月！她相信，如果天道仍有持正，那麼，她相信偉良和她，仍然有幸福和美滿的日子好過！——在她的信梢，署上了「你的妻子手書」，並陳言說，她每日晨曦，都虔心禱告上蒼，祈告福蔭老阿媽偉良和她倆的未來孩子！

偉良在羈留所內，手持着麗芳給他的第一封信。他感激而又激動的，伏在冰涼的鐵欄上痛哭！他已經許久不曾哭過了，即使半地下的政治鬥爭生涯中，他嘗遍了許多現實生活中的苦楚。他嘗到了，終日在殖民地政府的警察和幹探的圍捕下，他過

的是戰戰兢兢和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也不曾因此落過淚，也不曾因此心酸過！但是，如今麗芳一紙書函，却使他流下丈夫的熱淚！他感到，自己在人性上，仍然是脆弱的！他早已喪失了政治鬥爭的熱忱。或者說，毋寧是他根本不適宜搞政治鬥爭！

在絡繹下來的兩年歲月中，偉良在羈留所內，望着星光和星滅。也看着日白和日黑，在亙古如常的嬪遞着。他和麗芳，終於被允准，在每月初時探望一次。每一次，麗芳都帶着酸澀和憧憬的心懷，告訴偉良，他倆的孩子，將要降臨人間了。人門雖然擾擾攘攘的，但新的生命，至少是象徵了新的希望。他們把此生的種種殘闕和不快，盡情地忘却。而在新的生命中，找尋到新生的寄托，和新生的伊始！

偉良在羈留所內，把新寫好的一封信，交付給印度人監察員，由他傳給羈留所的監管，而送到麗芳的手裡。那封信，他替自己新生的男嬰，取名為若輝。他和麗芳一樣，珍惜他倆這個，在父母親一生最危難時刻，誕生下來愛情結晶。他們在孩子的身上，看到過去自己的辛酸，也看到自己的未來！也許未來真的是光芒燦爛的！——偉良在步出羈留所重重的門禁後，他踏在穩實的地面上，翹首望了望蔚藍的天。也耳聞着椰林內外的鳥鳴和風籟。一群追逐中的山鳥，自由地翱在雲塊上下。田廬上有農稼在播種。遠處的田畦，風漾着青嫩的禾苗。林木幽深處，可見到勞苦的莊稼人，在晒穀和洗滌着大小的樹膠桶。幾戶竹綴的人家，在門簷上晒揚着各式的衣裳。

偉良走在黃塵喧揚的泥路上。他鼻腔裡，濃郁的泥土味。一種重獲自由的激動和感慨，使他不能自抑的，立在路央，站在陽光倒影下的椰樹影裡，他淚涔涔地流滿臉頰。他淚眼模糊的，回首瞥望了，那幢囚禁了他二年歲月的羈留所。那土灰色鋼骨水泥的圍牆，那牆頂上的鉄蒺藜和守望塔。那厚重而綴滿銅釘的鉄門，如今都在他的背脊後，在遙遠的方向，寂寞而冰冷地，矗立在土坡之後。那個守在鉄門外，持鎗的辜加兵，在用毫無表情而寒漠的臉孔和眼光，目送着偉良俊瘦的身影，在火燙的陽光下，一直向椰林蕉林的遠方消失而去。

轉過了鬱綠蔥蔥的椰林，在路畔的一角，小小而用鉄皮綴成的巴士車站棚裡，偉良眼睛一時酸澀，竟然讓眼前的景象震懾住了。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站立在酷熱氤氳下的車棚裡。她是麗芳！她手裡揣抱着一個新生的稚兒。她用淚眼望向略帶憔悴的偉良。她用黯啞和幾乎帶着哭聲的口吻，對偉良說：「偉良！——」後者迅步上前，把眼前人揣在懷裡，他用唇皮舔着她的淚珠。他用輕柔的手勢，撫摸着孩兒的嫩臉。他說：「我們終於在一起了



，麗芳！——」她說：「我盼望了你，有兩年長了，偉良！——」偉良俯身，第一次仔細地，鑒看自己的親骨肉。他說：「爲了他，我們要好好的活下去！」麗芳沒有言語，她只是頻頻頷首的，用淚眼模糊的看着偉良。後者說：「阿媽好嗎？麗芳。」她答說：「阿媽行動上很不方便，我沒有把她帶出來！——」她的聲調，略帶神傷的說。偉良一下子也明白了過來。他心懷愧疚和憐惜的，對麗芳說：「這兩年，真的是苦了妳呵，麗芳！——」二人情不自禁的，在燥熱和破陋的候車棚內相擁起來。一輛牛車由印度人驅策而過。印度人揮着鞭子，望着這對熱情難禁的男女。他嘴裡呼嚕地，催趕着曳車的黃牛，一邊向路上，頻吐着腥紅點點的祇椰液。

回家的路上，偉良一路上，憑着巴士車塵末斑鳩的玻璃車，望向隔別多載的鄉郊和市鎮。在羈留的兩年間，湊上過去幾年的半地下生活，他亡命奔波於四野，幾乎極少時候，能夠認真而仔細的，看看這個城市的真實面貌了。一路上，他看到代表着殖民地權威的英國米字旗，在各政府機要的設施上，傲然而爽颯的飄揚着。一幢幢雪白優雅的殖民地官員舍邸，屹立在萬花頰放的山崗上。一群英國紳士們，在廣袤的草坡上，騎着俊馬在打着時髦的馬上球。一群穿著罩形長裙的英國婦女，手裡拿着紗傘，在烈日當空下，一邊拭汗，一邊嬌聲地爲各賽手喝采。周沿一群黑黝的馬來人印度人，則垂手而立聽候着派遣。

偉良和麗芳，默默地觀看着窗外的景緻。偉良心潮如瀉的，使他的臉龐上，溢滿了酡紅的色彩。他搖了搖勺，一言不發的，緊抿着唇皮。他沒有說話。麗芳也沒有。她把一只手，從酣睡中的嬰兒身上抽出來。她的手掌，如發燙似的，傳達着無限的關情。她在巴士車隆隆響動中，仍能語調清晰的，把充滿情意的話對他說：「偉良，我們並不適合他們，對不對？我們並不是違逆他們，只不過彼此不能適應，我們最終退出了政治隊伍！——」麗芳期望着偉良，把一只灌注着熾情的手遞給她。她那只自嬰孩手裡抽出來的手，和偉良的手，互相搓握着，而一種巨湧似的激情，在二人心腔裡升起。偉良在巴士轟落紅塵萬丈的市衢時，他的內心慚愧和激越，已漸趨平靜。他用略帶疲倦，却感情飽滿的聲噪，對麗芳說：「妳真的是瞭解我呵，麗芳！——」他在離開羈留所後，第一次用篤定和專注的眼光，望向平淡中包蘊着柔情的麗芳。後者有一種被愛和被瞭解的滿足和愉樂。她滿臉燥紅的，任隨偉良盡意的搓捏着她的手。車上各族人等都有。幾個印度人大概是工地的勞動者。他們渾身淌汗的，在揮着手勢，用激動的語氣，申訴着工作上的勞苦和不

平。另外，一群中國籍的勞動者，在述說着某工廠進行糾察和罷工的事項。在巴士車落入一片圍着鐵籬笆的工廠，工人們搭起篷幕，在大叫小嚷着，呼叫着罷工的口號。工廠建築的周沿，豎揚着各式標語的橫幅。幾輛鎮暴車和警車，在閃着灼亮和攝人的警訊。街前街後，盡是觀看熱鬧的市民大眾。

偉良在巴士車漸次離開罷工現場之後，他皺尖着眉頭，用慨然的口氣，說：「一切都仍然沒有改變哦！——」他的聲音是苦澀的難聽。麗芳只是「嗯」應了一聲。她沒有說話，只是全情專注在酣睡中嬰兒的臉上。她彷彿一切的憧憬和希望，都放在懷裡小生命的身上。車窗外的人聲和車聲，甚至高鑽入雲的罷工口號，也在她的耳畔淡化，而變成逐漸擴大的，嬰兒酣睡中的均勻呼吸聲。——偉良也只是輕喟一氣，眼光瞭望車窗外。在過午陽光的覆照下，他熟悉的城市，輪廓分明的，映亮在他略帶疲累的眼簾內。

——下來的幾年時光，偉良一直負起了家庭的重担。生活的愁苦，隨着殖民地政府的疏於發展經濟，加上環球性的生產力衰退，在中下層的小市民，真的是勒緊着褲帶，在過着痛苦和徬徨的生活。失業的人有增無已。有人失業多年，也無法求取一份僅足糊口的低職。街頭上，失業流浪的人日衆。盜匪和犯罪的，也無日不在報端上出現。工業界生產呆滯，部份昧於天良的資本家，却千方百計的去壓榨和剝削工人。工人在某種政治勢力的推擁下，漸次的，形成了一股和殖民地政府相抗衡的力量。各種口號，或各式傳單，通過各式媒介，傳遞到各階層人等手裡。有些激越份子，甚至走上暴力對抗的道途。有人在政府設施上，縱火焚燒。或者，偶然仍可在報端上，赫然的看到，有人敢死的，在殖民地政府官邸外，燃放定時炸彈。一口氣之下，幾幢象徵着，殖民地宗主國權威和尊嚴的公衆設施，被人漏夜的炸稀爛。

偉良在職業上，一直輾轉流徙了幾處所在。也在苦澀的勞動生涯中，體嘗到了人間的酸甜苦辣！從前，他在鄉鎮間零沽各式日用品，過的畢竟是自由式的買賣生意。他那時期，極其罕有的，才會感到使人氣餒和厭煩的人際關係。但是，轉落政治鬥爭的漩渦後，回復自由身，而投入五光十色的勞動生涯後，他才痛感到人世的複雜和紊亂。那些善人的可愛，和惡人的可鄙，給偉良的衝擊極其浩大。他親眼看到，資本家吮人血肉的可惡。也目睹到無產者貧苦階級，有時爲一己短視的利益，也可以出賣自己和出賣朋友！他感到，一切都沒有改變！

( 2 —— 待續 )

## ● 風訊 ●

- ◆ 洪泉的中篇小說『解圍』開始在今期起連載。此中篇長約七萬字，約在四期內刊完。本來，『解圍』已排定在去年九月號刊出，但因為技術上的原因，才延遲至今期刊登。
- ◆ 一個才七萬字的中篇，要分開數期來刊登，也是逼不得已的事。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長篇連載，如果還要一期完刊登一個幾萬字的中篇，就沒有多少篇幅可以刊出其他性質的文章了。爲了要表現出內容的多樣化，我們唯有撥出較長的時間來連載，以讓每一期的內容顯得更加多姿多采。
- ◆ 劉紹銘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有很多小說，是不適合在報章連載的。因為報紙副刊讀者，多數是抱着「追故事」的心理來追看副刊上的小說，而編者，爲了迎合讀者口味以促進報紙的銷路，當然對連載小說的內容、文字以及寫作手法有所限制。最大的限制便是，在每天刊登的那麼區區五六百字到一千字字數的片段裡，要求作者每天都來一個高潮，以增加讀者追看下去的興趣，那麼，也就達到促進報紙銷路的目的了。但是我們都知道，嚴肅的小說創作，是不可能每一千字便出現一個高潮的。所以能夠獲得報紙編輯青睞有加的，無非是一些武俠、言情、偵探、奇情香艷的流行貨品吧了。因此，例如像七等生的斷斷續續文字，王文興的『背海的人』，雖然是創新的小說，也難有在報章連載的機會。
- ◆ 現在我們回來述及『解圍』。雖然『解圍』不像七等生王文興等人的小說一般艱澀難懂，但也與本地報章副刊的一般連載小說迥然有異。我們甚至可以大胆的說，除了本刊，這樣的小說將很難很難在其他園地得到刊登的機會。我們這裡寫作人的處境也真是慘淡，千辛萬苦寫出的心血之作，得不到酬勞是另外一回事，連發表的園地難以取覓，都是頭痛的現實問題。
- ◆ 我們已經在378期很詳細的闡明本刊連載中長篇小說的原因，今次，借着『解圍』開始在本期連載的機會，再次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還是要重複那句話：如果『蕉風』不登，有誰會登？

##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爲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自序

● 劉抗 一九八一年秋



劉抗照片

要是用歷史上幾個藝術巨匠的年齡來作為本文的開端，倒是一件頗饒興味的事。

文藝復興期的米克朗基羅，壽高八十有九，達文西六十七，拉斐爾犯天忌祇有三十七歲。十七世紀低地國的林布蘭和呂朋斯兩人同樣享年六十三。近代後期印象派的塞尚六十七歲，哥更五十五，梵谷也早夭，年僅三十七；儘管他們在世間所度過的寒暑，彼此有很大的差距，但開時代風氣之先，登藝壇階梯之絕頂則一。

我今年七十一歲，以這有生之年來和他們相比，很明顯的，祇有米克朗基羅大過我十八歲，其餘的都較我年輕，尤其拉斐爾和梵谷幾乎相差一半；固然，在學藝成就上，在歷史地位上，我萬萬難望米克朗基羅的項背，也無法跟梵谷齊肩，然而，我所嚮望的抱負，所欲拓展的世界，則和他們一般無二。我祇是把他們當作精神上的伴侶和支援者而已。

換一個角度來說，廿世紀的文化動向及藝術思潮，不但遠較達文西及呂朋斯時期廣泛而靈活，也比塞尚和哥更的那一段日子更急進，更狂熱；而我又是一個東方人，無論心靈或氣質，都和他們有所不同，拿起筆桿來，腕底產生的形象及韻致，便迥然有異了。

我一向喜歡以格局雄渾奇偉，氣勢洶湧澎湃，意念深邃幽遠幾個主旨來作為揮灑的依據，務求畫面生機充沛，情趣盎然，表現宇宙間凡百事態。為達致這些指標，我就經常翻翻書本，久不久到名山大川走動走動，也常鑽入人羣堆裡去，藉以充實內涵，擴大視野。

這集子裡所刊印的圖片，是我半世紀以來創作生涯的一部分成果，由於戰亂的關係，留法期間及上海美專任教時的作品，大部份已散失殆盡，今日在此呈顯的，祇是鳳毛之零數吧了。

吾師海粟翁以八十六高齡在八上黃山前夕，特為畫集題字，益增光輝。同時寫了一篇序文，懇摯論述往事，殷切企望未來，愛我之深，油然紙上，教我不得不繼續向前努力邁進。

潘受先生是我國詩壇祭酒及名書法家，對東西方美術有透徹的認識，他以典雅高逸的文筆為我作序，也是一絕。

我的長子太格，搞的是建築，但對丹青素未忘懷，曾經有個時期，作過好些相當優越的圖件，可惜後來事務繁忙，停頓了下來，未免有點遺憾！他鑒賞眼光銳利，評藝態度嚴正；平素我們之間的話題，不會離繪事太遠；我的畫集他出力最多，包括中英文的翻譯，同時也寫了一篇有關我的文字，俗語說，知子莫若父，現在可以倒過來講。

愛妻人濱，不但日常生活中是個好伴侶，對我的藝術工作也獻出寶貴的助力。有了她，我可以怡然讀書寫畫，絕無懶散之慮。這回的作品展出，畫冊文集的刊印，事務巨細，她幾乎樣樣參予，單是說個謝字，是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意。

新加坡文化部暨國家博物院為我主辦一個規模宏大的回顧展，以我個人言，可將前半生從事藝術創作的勞動，作個總結，藉為未來發展的借鏡。對公眾來說，提供不同時期的作品展出，讓他們了解一個畫人如何鑄造風格的過程；我衷心表示敬意。

# 我的父親——劉抗

●劉太格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劉抗是我的父親，老師和知友。我對他爲父，爲師，爲友的身份，相信都十分了解。我也知道在別人看來，他是一個人，也是畫家。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做兒子的倒不易作客觀的描述，而只能拼集片斷印象，勉強湊成整體，這其中一定會忽略許多要節。但他是怎麼樣的畫家，我想我有相當的認識，而且我們也就因此而成爲知交。

父親爲人的風度，叫人喜歡。表情初看嚴肅，但畫家氣息濃厚，談起話來，內容雖較認真却不致令人覺得拘束。他也有幾分藝人的心理，偶而喜歡在小組集會中出出風頭，談笑風生，妙趣橫溢。在新加坡的美術圈子裡，極少人能像他那樣，擁有對各小集團的畫友的號召力。其實，除了他個人的作畫成就之外，能爲新加坡繪畫雕刻界的軸心人物，也是父親對我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貢獻。

父親今年七十一歲，許多朋友都羨慕他，結婚四十餘年，仍和母親出雙入對。母親能適應他的一些怪脾氣，敬重他又無微不至地照顧他，不但是賢妻良母，也是畫家的好伴侶。父親平時不多談話，除非興致特別好。明顯地，他喜歡兒女媳婦，尤其兒孫繞膝。他在場時，我們都覺得他是中心人物。一般說來，他的結實的身體的確令人感到他是個中心，好像一切其他事物都旋繞着他，其中有些無意中碰到他，如果是他所探尋的，就被吸收下來。

父親也有一般男人的虛榮心，我小時看到他在上海巴黎所拍的肖像，衣裝時髦，姿態英俊，令人贊嘆。沒人會想到這是個小樹膠園主的子裔。直至今日，他的衣着舉止，仍具朝氣。不但表面如此，內心也像年青伙子，充滿追求新意境，新學問的好奇心。他好書籍，所閱讀的當然多數有關藝術，但也包羅萬象。他喜歡音樂舞蹈，他的語言表達功夫，似乎在一般畫人水準之上。寫起文字，猶如評論家，能從容解說一張畫品的藝術優點，這種寫作才幹，固然是天生的，也可能由於多與文化界人士交

遊，包括密友傅雷。父親的文章篇數上百，他處理文章猶如繪畫，既講求全文章法結構的完整，也不忽略字句的推敲，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幾和內容佔同地位。

他作爲父親對我的影響，多屬靈性上的而少實際性的。這也跟他的爲人一樣，他生活在玄想中，少有耐心處理日常瑣事。我年幼時，少見他督促學業或講解做人之道，却記得他常花時間培養我對抽象的，觀念性的，哲理上的認識。我很感激他這樣子爲我後來在智力上的發展打下一個好基礎。每次討論問題時，不論巨細，他總喜歡作個開場白，解釋問題本身與整體的關係，幾乎是在確定與宇宙的連繫。他的思緒能從東馳驅到西，從古到今，從地球到其他星球。這就是他的視野和他對時空間觀念的幅度。

父親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漢，尤其在日佔領星馬期間，他數度險避檢証的生死關頭。我記得他爲維持生活的掙扎，有一度身兼三、四間學校的課程來養育一家，還靠母親教書補貼。從我童年到出國留學爲止，家庭經濟並不十分富裕。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無線電機，大家都喜出望外。後來又添了一輛汽車，更是興奮。如此，我們一家人不感覺到拮据，反而能從許多小奢侈品上得到極大的滿足。

教畫時，父親既有耐心，又重細節。他本身不論在繪畫或素描上根底厚實。在他指導之下，我被訓練到能覺察許多東西的造型與色彩的細微變化。雖然在一個父親的眼中，他的孩子不論年紀多大，仍是孺子。所以，最使我高興的是，父親能把我當作朋友和藝術同道看待。他注重我的藝術評判，我們時常交換意見，幾乎無所不談，包括我們對繪畫，建築以及他的作品的看法。父親在我學習初期，對藝術的鑑賞有很大的影響，但我後來繼續從閱讀，觀畫及與其他畫家和批評家交往上，在這方面求進。我現在要以一個藝術愛好者的身份，在以下談談父親的作品。

我想從四個角度來看父親的作品。第一是看他所受的主要影響；第二，他對技術的見地；第三，他作畫的方法；最後，綜合這前三點，即作品本身。

父親主要的藝術同道，應該是他的老師和密友劉海粟，和我的舅父陳人浩。舅父和父親自一九二七年同學至五年前舅父去世為止，一直是難分難捨的朋友，親戚與藝術同道。父親創作初期深受後期印象派的塞尚，梵谷和哥更以及野獸派的馬蒂斯的影響。他留法期間的作品，明顯地帶有這些名家的風格。他回中國之後，就轉向中國書畫下功夫，尋求新啓示。從此，畫面更着重線條，而線條就是書法的伸延，所不同的是，與其用水墨書寫抽象構圖，父親用有彩色的粗筆與線條來描劃現實形象，在後期印象派與中國書法雙重薰染之下，作品用色強烈，用筆豪放。在中國時，作品題材配合他的風格；黃山、廬山的雄偉造型與幅度，正合他的胸襟；不比後來繪製景緻優美的桂林山水，似乎需要幾分掙扎。熱帶陽光強烈，草木豐茂，也適合他的個性。然而，他是到了和三位同道暢遊峇厘之後，才完成了他個人獨創風格的探索工作。峇厘葱籠富麗的色彩，含蓄古樸的文物，打開了熱帶美的最高境界之門。當時，對他影響深刻的三個重要文化源流，即西歐，中國與赤道，他都一一親歷，許多重要作品，都在其後一、二十年內創製的。

父親幾乎從不作抽象畫。在經過一段學習之後，就很快地脫離純粹寫實的範疇。唯一的例外是他的肖像畫。在抽象與寫實兩者之間，他的畫面所表現的，是參有他個人的藝術見解，重新組合的新形態。這種處理法，與中國繪畫及園林設計的觀念相似。中國園林設計有個公認原則，即如果要模仿自然界，倒不如回到自然界去；如果要把自然界帶進家園，就得通過園藝匠工的洗練功夫，不去複製自然，而借園林來表達對自然的解釋。中國繪畫的原理也類似。自然界的美，不能在紙墨上模仿，而須透過畫家主觀的見解，以新面目出現。父親不作抽象畫，固然反映他學習時期一般同道的立場。然而，他所選擇的藝術道路，充滿發揮他的創造慾的機會。他所能建造的藝術橋樑，從西洋油畫橫跨到中國書法，從後期印象派連接

到熱帶氣氛濃厚的峇厘，規模不能算小。

父親對他的藝術立場從不妥協。他作畫不是爲了賣畫，或取悅他人。而是爲了表達個人的構想與意境。他的作品，多不媚俗。其中有許多，氣魄可能對一般人說是太強，尤其是對那些把繪畫當作是客廳中的裝飾品的人們。父親的作品，不一定迎合有些室內設計師所要製造的優閒氣氛。這些畫不是爲了緩和視覺而是要擴大心胸而作的。

談到這裡，我們不難猜測父親對繪畫技術的看法。他看不起純爲表現技術而作的畫。如果沒其他藝術氣質，一張畫就似乎白浪費可用的人力與材料。一個人如果喜愛推敲技藝，應當把這興致花在工藝品上；如果想記錄實景，可以將創造力轉移於攝影。這並不是說父親的繪畫技術不高，他的肖像畫就可顯出他的技術水平。然而畫家的技術頂多只是做他達到藝術目標的工具。

那麼，父親如何作畫？題材選定之後，他先仔細研究那些寫生畫稿，然後用素描嘗試構圖，滿意了，就用粗線條轉畫到油布上。這之後，他又花了相當時間，在腦中思構整個畫面的處理法，包括色調與用筆。實際在畫布上揮毫的時間比較短暫，而且多數是下筆不改的。這種自律猶如中國畫法，線條色彩塗上紙之後，就沒修改的餘地。這樣子畫面感覺自然，新鮮和大膽。我有時倒希望父親能避免承受這麼苛刻的紀律。既然油畫不是水墨，前者經得起塗改，其意境可能超過單靠腦筋思構的效果。當然，父親的作畫方法，是他的藝術創造的必經過程。但是，有許多名作，是從重複塗改中產生的。

受到三種文化源流的影響，再配合他作畫的獨立性，父親幸能自由探尋各種風格。這些風格，不一定僅屬於他創作過程的某時期，而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只要適合題材。當然，他作畫時間越長久，風格就越多，他的藝術表達能力也就更多面化。

父親的畫，是用色彩配合不同形態與線條而產生的。油畫原料，不論是刀刮或筆塗，總是濃厚充沛。細節多刪掉，只要把握主題的要點。畫面氣韻，氣勢磅礴。難怪我偶而看到他畫馬來村落的雨景，黃山上的雲霧，睡午覺的

峇厘少女，甚至連她名叫蘇麗也記得，覺得驚奇。顯然的，他理解人間瑣情，也有能力表達。只是在他的腦海中，彩色，形象，線條，動態和筆觸是更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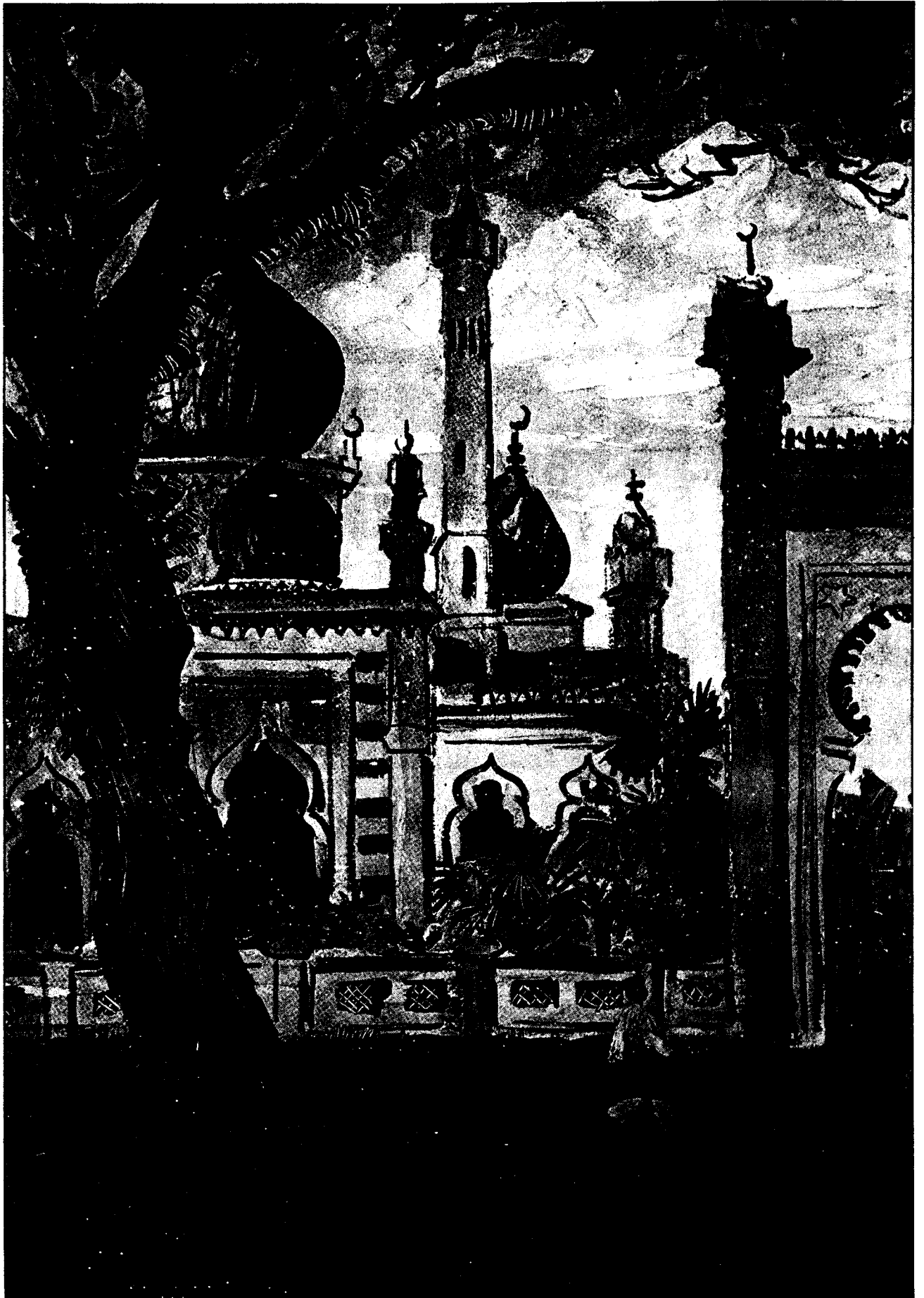
仔細看父親作品的標題，我們就不能不覺得他是個喜愛自然與原始情調的畫家。雖然他畫過幾張大幅作品，描繪建築和錫礦工友，他的世界，却偏重於有機事物，富鄉土味，而遠離城市的約束。他偶然也畫些市區內的舊屋破

壁。但這些歪斜磚牆，因為年久，也染上有機物的特徵，所以在處理人為的造型如現代摩天樓，父親就似乎有些不習慣。身為建築師，我當然希望他能增加我們的視野，作些城市風光的佳作。

父親仍然繼續熱心作畫，只是視力較差。他必定不會停頓的。他會繼續探討新風格，新意境，新技術，新題材，給他帶來更大的滿足，也讓我從旁感染一份喜悅。

## 劉抗簡歷

- 1911·4·1 出生於中國福建省永春縣。
- 1928 畢業於上海新華藝術大學。
- 1928—1933 留學法國巴黎研究美術。  
作品入選巴黎秋季沙龍。
- 1933—1937 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教授五年。
- 1935 在南京舉行之全國第二屆美展任審查委員。
- 1946—1958 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會長連任十二年。
- 1957 第一次個人畫展，在新加坡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行並出版“劉抗畫集”。
- 1949 新加坡藝術協會創辦人之一。
- 1968—1979 新加坡藝術協會會長連任十年。
- 1969—1977 新加坡國慶美展工作委員會主席連任八年。
- 1970 新加坡共和國總統頒賜公共服務星章。
- 1973—1975 新加坡電影檢查局上訴委員會委員連任三年。
- 1978—1981 新加坡歐美同學會會長連任三年。
- 1974及1979 新加坡訪華美術考察團團長。
- 1978—1981 新加坡文化部美術諮詢委員會主席連任三年。
- 1980 代表新加坡出席曼谷亞細安巡迴美展及研討會。
- 1981 新加坡文化部暨國家畫廊聯合舉辦“劉抗回顧展”• 出版“劉抗畫集”• “劉抗文集”• 新加坡電視台攝制“畫家劉抗”紀錄片。
- 1983 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社會教育館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台南博物館畫廊 } 舉辦“劉抗畫展”
- 旅行 :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緬甸、印度、克斯密爾、尼泊爾、中國、馬來西亞、印尼、峇厘、紐西蘭、澳洲、歐洲之英、法、德、奧、瑞士、意、西、荷、比、丹、瑞典。



阿羅斯打回教堂



賣叉燒



賣榴槤





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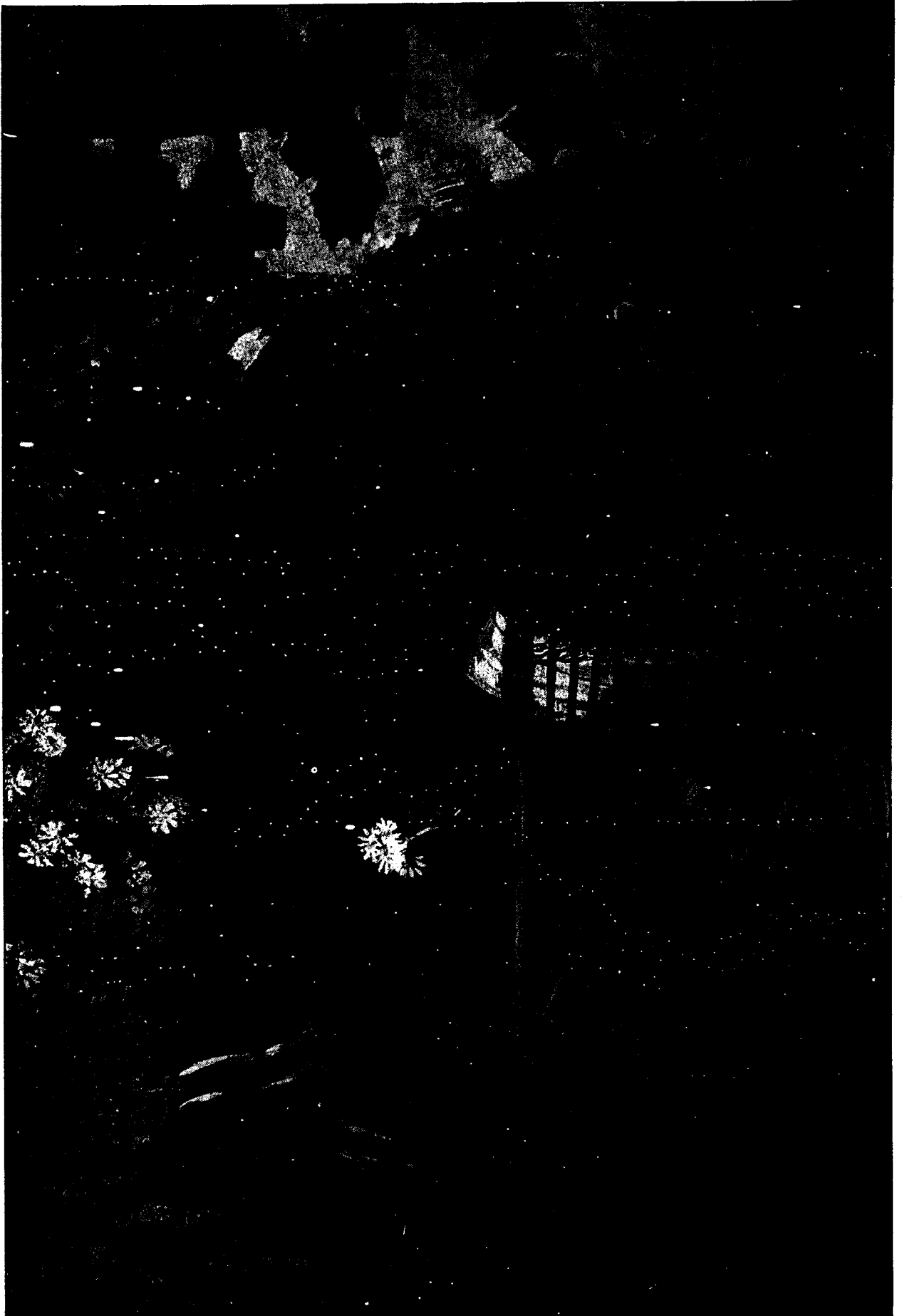
趕鴨



撿米



勿洛漁村



假寐



紅裙峇厘女



蘇里



紗里





風調雨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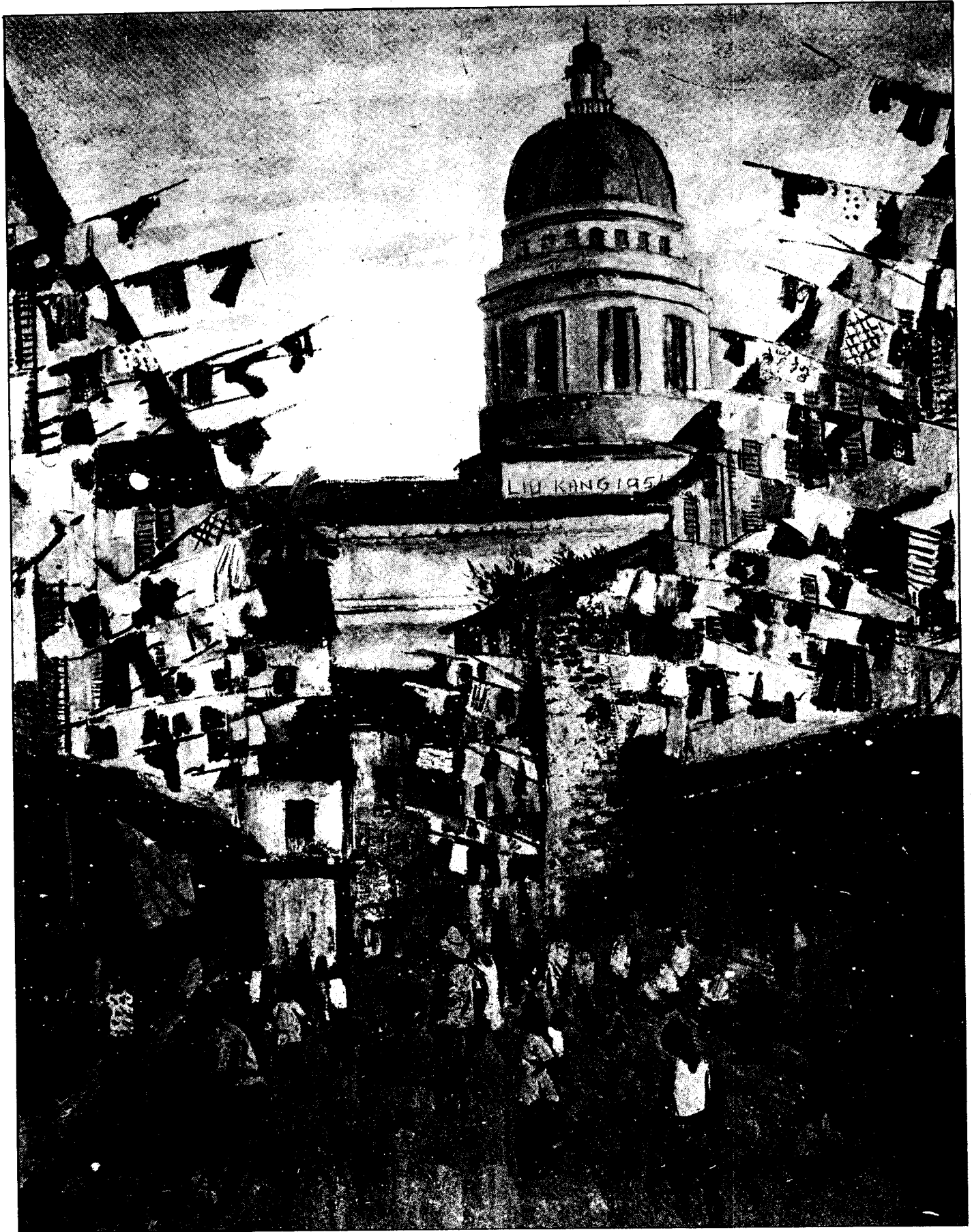


馬六甲後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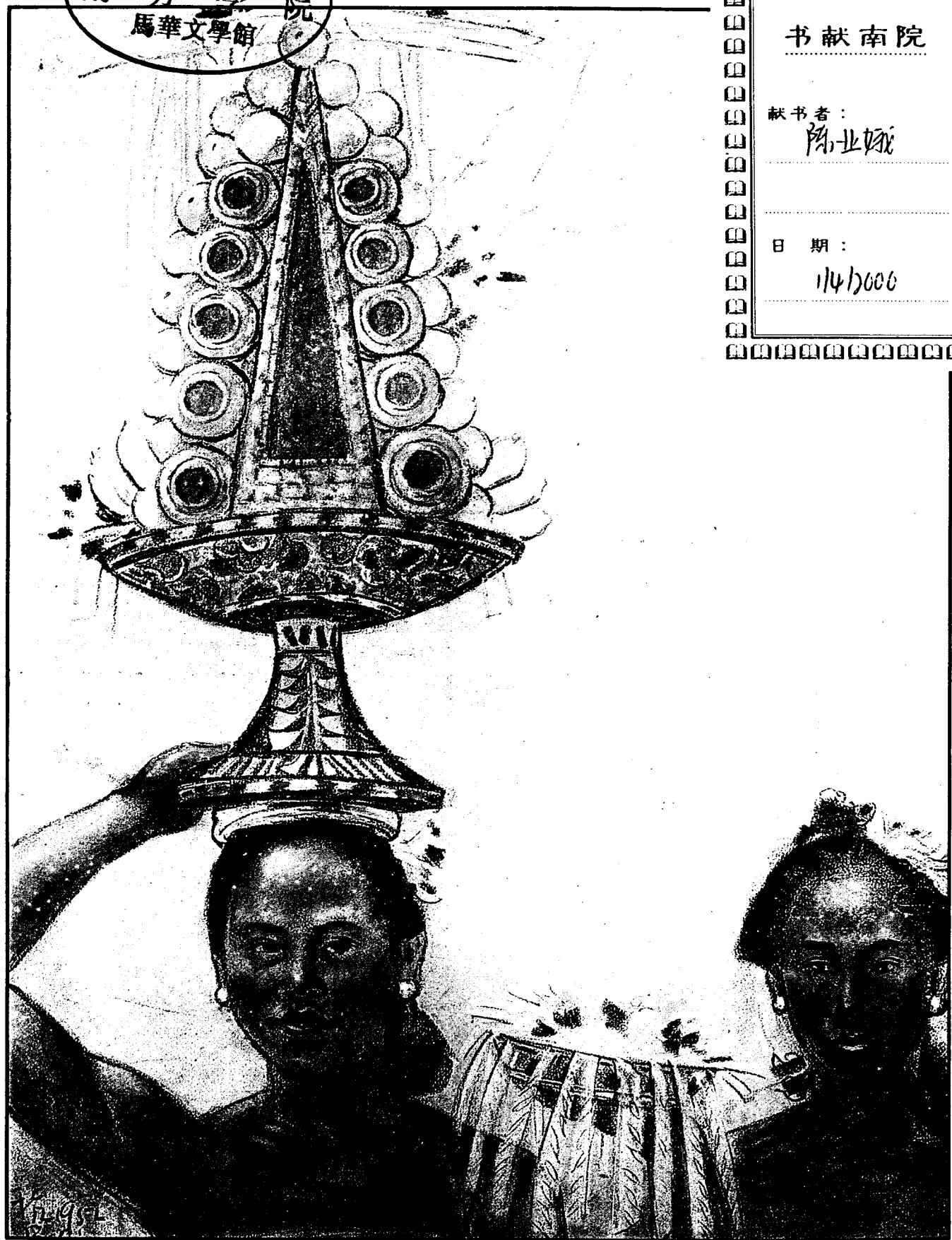


抱嬰



福南街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陳业城

日期：  
11/4/2006

峇厘祭品 劉抗

REC. 05 6/14/85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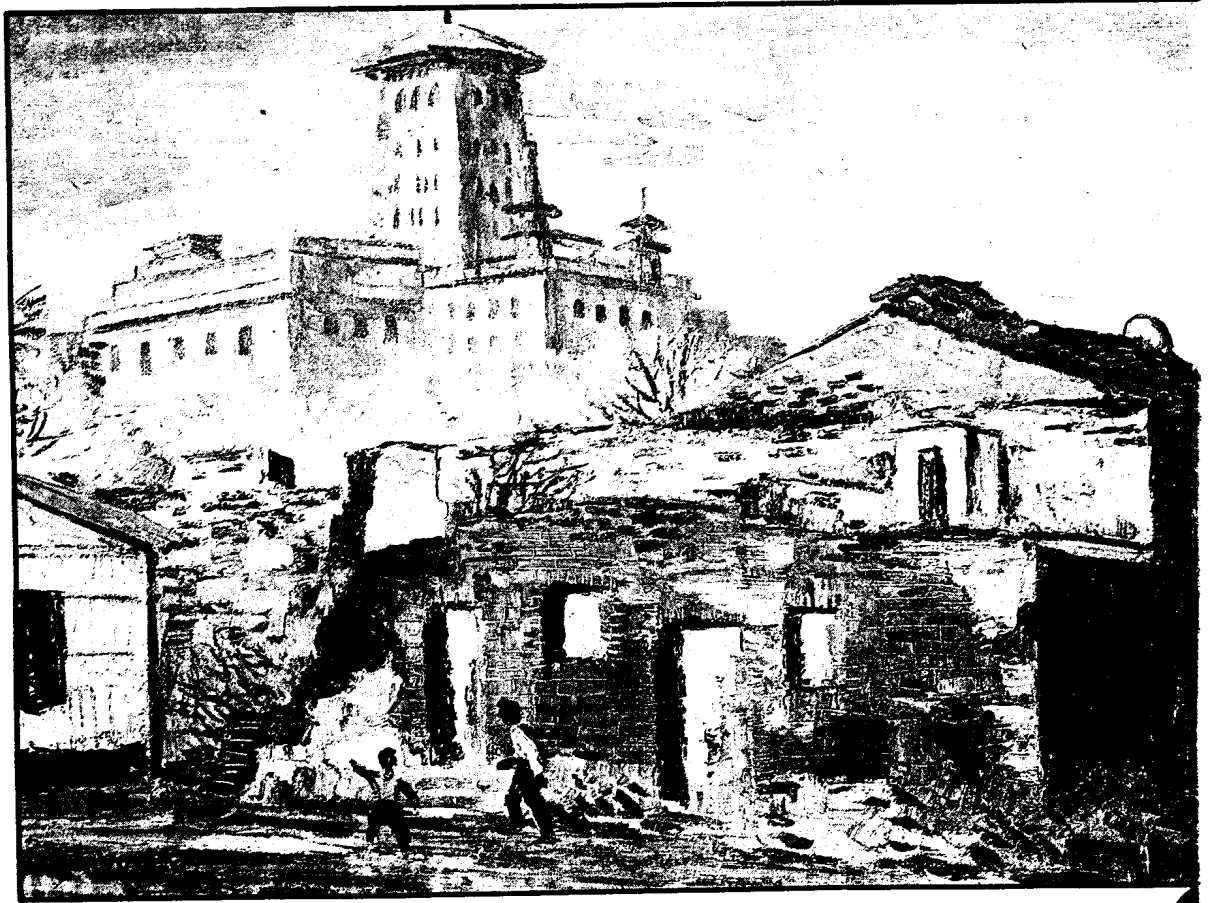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東海岸漁舟 劉抗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jen perniagaan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挑柴 劉抗



新山街景 劉抗